



## 巴山夜雨

作者：熊沐

电子书制作：知识混子 | [8x8.page](http://8x8.page)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## 作者简介



**熊沐**，本名高光。生于 1952 年。满族人。编剧、作家。曾在八十年代写纯文学小说，先后在全国获各种奖项。武侠小说以写感情和故事见长。第一部作品为《骷髅人》。以熊沐为笔名的武侠小说在大陆发行三十八种(部)，在港台海外发行二十余种(部)，在东南亚甚受欢迎。

共创作 39 部作品，由延边人民出版社和时代文艺出版社出全。先后著有历史小说《秦王恨》、《虎符》、《西施泪》、《岳飞与秦桧》、《孔子》《司马迁》六种(部)，为昆仑出版社出版；现代小说《生死荣辱》由作家出版社作家文库版。现代小说《北方图腾》由昆仑出版社出版。编剧作品：2007 年电视剧《夜幕下的哈尔滨》导演：赵宝刚、2006 年电视剧《我想有个家》导演：郭少雄、小说《挣扎》由中日改编合拍电影《葵花劫》，在日本大受欢迎。

# 魔杀佛诛

## 第一章 诛伐恶魔

卓书来到了耶律重恩的罗布泊里，他顶着风沙，找到了耶律重恩。

耶律重恩不再复是从前那风流倜傥的模样，他有些像失魂落魄名落孙山的举子。

他看着卓书，问道：“你来做什么？”

卓书说道：“我与你一样，需要来一点儿勇气，来一点儿刺激。”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不需要了，不需要了，太累了，太累了。”

卓书恶狠狠地说道：“有一个人，能给你输入新的勇气，只有你得到了她，你才能再复振作。”

耶律重恩不抬头，说道：“是谁？”

卓书说道：“倩倩，那个在艳姿楼卖笑的痴娘儿！”

耶律重恩一震，但他摇头，说道：“红顶天已死，不再复有双栖双飞的鸳鸯了。”

卓书忽地扯着耶律重恩，扯着他到了帐外，指着那一片帐篷，说道：“你再看着，这就是你的大军，他们跟你几年了？近十年了，对不对？他们得到了什么？封妻荫子，还是财富？他们冒死跟着你，在这沙漠里住，一点儿享乐都没有，你知道他们指望什么？指望你，你还有一口气，他们就会指望你！你不愿意再振作了，那好，你对他们说，你说你骗了他们，要他们解散啊！”

帐前围上了许多人，他们都是身着青衣的勇士，他们的青衣也破旧了，眼神也黯淡了，但他们看着耶律重恩，看着卓书，卓书忽地叫道：“西辽王，西辽主！”

他回头，挥着手，像是指挥千军万马，一齐吼这三个字！

突地在沙漠上似卷起了风暴一般，帐外的人叫起来了：“西辽王，西辽王！”

沙漠上的人都抬起了头，他们也重复着喊道：“西辽王，西辽王！”

他们再燃起了希望，注目着耶律重恩！

好久，耶律重恩才抬头，说道：“说，有什么事儿？”

卓书说道：“去，去杀光他们，把他们截击在饶风岭。你要抬起头来，只有两条路，一是夺了答罕的女人，再就是杀败那些击败过你的人。你可以在饶风岭寻回雄风，你干不干？”

耶律重恩问道：“怎么干？”

卓书说道：“他们都是武林中人，不懂战阵。我们在后面掩袭过去，那时把路一拦，他们全都是瓮中之鳖，要他们死，他们一个都不会活！你的西辽军拦在一边，我的吐蕃兵拦在另一边，山坡山谷都是他们，他们总不能爬上万丈悬崖吧？”

这是一条很绝的毒计，如果此计成功，中原武林人士大都会被杀在坡内。

卓书道：“我发了许多帖子，助他们请人。我也请了大理的段誉，请了倩倩的人，请了莫奴生，再请了许多门派的精英，这一次我们可以多带箭矢，一直把他们射在坡内，要他们饿死冻死。你也报了仇，我也报了仇。你如想要倩倩，要他们送出来，我也要他们把那个青青送出来！我要当场用她的血来祭我的剑，那时我便可以出一口乌气了！”

卓书仰头大笑起来。

这是一条毒计。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我怎么会相信你？”

卓书傲然道：“凭你对饶风岭的感情，从前在答罕手下栽过跟斗，你不想重振声威？”

好久，耶律重恩方才说道：“好，我跟你去。”

× × ×

饶风岭上，正是十五这天，群贤毕集，都聚在坡上，吵吵嚷嚷，竟比上一次集人更

多。

因为他们知道，无论是黑道白道，只要赶来饶风岭，都赶得上这一次盛会。在会上要处死恶魔唐逸，这是大事，没人会受什么苦楚，你不来凑热闹岂不是错过了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时机？他们要赶来凑热闹，还要在武林大会上露露脸，显一显本门本派的威风！痛打落水狗人人都会，唐逸再是恶魔，他已被活佛擒住，此时要杀他，大是容易，何不显一显自家威风，去凑上一份子？

坡上大石，早就搭起一道树搭的彩门，上写一副对联。上联是：擒恶魔报血仇冤屈得申；下联是：树正气扬名声武林结盟；横批是“天下归心”。

看来是有人想借着这一次武林大会杀唐逸的名头号令天下了。

正中太阳高挑，听得有人啸哨，说道：“来了，来了！”

便见有一大队人，从谷口渐渐走近，来到了巨石下，再复登上巨石，原来是白眉主持、大悲禅宗、快乐门主欢喜佛、疯士、鹰刀、忘世道人、无为道长等人。

再后面是一群女人，看样子都是天生丽质，人人俊美，上得台去，站在石阶后。

白眉主持回头对大悲禅宗等人一揖，说道：“此次大会，责任非轻，还请几位主持。”

大悲禅宗说道：“何苦假让？不如你们几个主持好了。反正活佛会来，就等她来了再说吧。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我也有话要说。”

众人便都等着活佛。

× × ×

山谷叮叮当当响起了铃声，原来是十几辆马车来了，当先的是一辆鸾车，看去那车十分华丽，车厢饰金，马也饰玉，飞奔到眼前，竟是纤尘不惊。

就见一位美女搭手，挑了车帘，从车里下来一位美貌佳人。

见那佳人下车，男人的第一个冲动是：我去扶一扶她才好。

美人那样子像是弱不禁风，像是久病无力，那笑貌、那笑容都令男人心醉。

众人大惊：她是谁？莫非她就是活佛？

后面那些车竟是一辆车旁有几个勇士看守，那些勇士看去都年纪很大，个个脸面严峻，沉默而立，瞠视前方。

那女人到了台前，也不见她如何迈步，便见裙裾一飘，人便到了台上。

看高手轻功，总有踪迹可寻，或是耸肩，或是提腰，一提便起，一提几丈，便是高手了。但看活佛起身，不动声色，身子未动，平平就飘上去了，众人在下面便喝一声彩！

那美艳女人到了台上，合什一揖，说道：“山中活佛向天下苍生请罪！”

众人皆是注目，看她如何处置唐逸，唐逸在哪一辆车上，她如何处置唐逸，总得对众人一说。

侧面而立的是那十大掌门，除了素女心心被害外，双修夫妻也死了，武当死了无名道长，少林寺没了澄净大师。

忘世道人说道：“当初活佛与澄净大师和素女心心定下了大计，叫做安天大计，不知道活佛可否就此事两武林诸位讲个明白？”

活佛一笑，说道：“是。”

她转身面对着坡上坡下千余人，他们有的站立，有的倚在石上，有的在坡上挖一石穴，人立在石罅处，确是站得高，望得远。她就是活佛，天下武林大都不认得她，有人认得，说道：“她是那个尼姑庵的女尼。”

可她不是女尼，披着长长的美丽的头发，站在风中，看去美艳不可方物。

白眉主持揖一揖，说道：“活佛来了，请问活佛，当初是十家门派应你之请，由素女心心与我寺方丈澄净大师出头，聚了十大门派，定了那条‘安天大计’，那十大门派就是武当、少林、大悲禅宗、忘世道人、素女心心、大欢喜佛、快乐门主、双修门主夫妻、魔刀与疯士。当初定下大计，为的是保宋室，敌强夷。我们都应了活佛的话，十大

门派共教了一个徒弟。我们知道，如果把十大掌门的技艺教与一人，那人应是天下无敌。但当十大掌门不愿时，是活佛说过一句话，请问是否？”

活佛应一声：“是。”

众人再静下来了，有人知道这段渊源，有人不知。此时知道提起故事，必有重要原因。

再听得白眉一叹，说道：“当初十大掌门怕教与唐逸本门玄功，导致此人反噬师父，叛下大罪。是活佛答应十大掌门，如果唐逸不受师训，造下恶来，当由活佛亲手杀死他，是不是？”

活佛应一声：“是。”

白眉主持说道：“好，唐逸杀了武当派的掌门无名道长，再杀双修门的掌门双修夫妻，最后再逼死少林寺方丈澄净大师，最后又杀死了素女心心……”

鹰刀突然朗声道：“素女心心是别人杀死的，我知道那人是谁。”

魔刀一句话，令白眉主持一顿，他心里愀然不喜，但知道魔刀生性高傲，也拿他无奈。便再说道：“他只是杀上武当山，便把武当一派精英全都杀光，把掌门无为道长打得残废，此人所作所为，令人发指！我们集天下武林人物至此，只为讨一个公道！”

白眉虽说原是达摩堂首座，但他生性暴烈，说着便来气了，他怒喝道：“如果不杀这个恶魔，武林不宁，天下不安！”

众人怒喝道：“杀了恶魔唐逸，杀了恶魔！”

谁再来替唐逸说话？还有谁能替唐逸说话？

没有人能在众口一辞的情形下再替唐逸分辩，也没有人能再救得了唐逸。

就听得有人叫道：“那是活佛带来的车子，在那十几辆车内必有那个恶魔！不是说活佛已把他捉住了吗？怎么不解上来？押上来，我们杀了他，我们一人嚼他一块肉，要他死无全尸！”

众人一齐吼叫，有人振臂而呼：“不去杀他，还等什么？”

他们扑到了车旁，一揭，看车内无人。再看第二辆车，从那车上扯下来几个人，再挨着一辆车一辆车搜。到了最后，终于在车上看到了唐逸。有人叫道：“打恶魔啊！”扬手便打。一时兵刃、拳脚纷纷而上。

忽地有人振臂叫道：“不许乱动！”

便见大悲禅宗与快乐门主、魔刀皆来护他，一时众人停不住手，兵刃都要招呼到大悲禅宗的身上了。

忽地听得魔刀一声吼，那些兵刃都飞起来，乱纷纷飞到了外面，落在地上。

大悲禅宗说道：“乱刀杀了他，还要召开什么武林大会？简直是一群狂人！”

众人惧他，再说大悲禅宗也是那十大门派之一，行止在正邪间，人也怕他。狂怒的人们再冷静下来，看他们如何处置唐逸。

忽地有人扬声叫道：“请听我说！”

众人一看，原来台上多了一人，此人文静俊雅，眉清目秀，是一个俊俏公子。有认得的，轻声道：“是大理的段王子，他有话要说。”

就听得段誓说道：“自来武林大会，就是要评判是非，我听说唐逸杀了那么多人，也恨之入骨，恨不能立时杀了他。但我一想，唐逸为什么要杀人？想当初他被人毒倒，救他的是十大掌门。按理说他被救后，应感恩图报才是。他为什么要杀师父？杀一个不算，为什么要杀两个、三个？为什么有的师父不杀只杀那武当掌门、双修夫妻？再说，听说唐逸救过大宋的皇帝，也救过别的人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？”

疯士一看是段王子，知道他一向心偏着唐逸，他怒声而叫道：“你是唐逸一伙儿的，当然替他说话！”

忽听得炸雷也似的一声吼：“我不是唐逸一伙儿的，我能说话不能？”

从台下一跳，跳上来一人，那人很健壮，立在台上，声如铜钟：“我是莫奴生，我



不是唐逸一伙儿的，我从前是黑汗国的第一勇士，如今我也在追杀耶律重恩，因为他灭了我的祖国，我要说一句话，段王子所说甚是有理，要说杀人，在场的哪一个没杀过人？杀过了人，要问一句你为什么杀他，有理没理，是丧良心，还是为天良？如果你杀的那人真个该杀，谁不愿意杀？单你愿意么，我也愿意！”

莫奴生说道：“武林大会好，便是在会上可以明辨是非，只凭老和尚一两人饶舌，便定下一个人的生死，那太过草率了吧？”

有人叫道：“叫唐逸说话，问他为什么杀人？”

众人在台下，此时静寂无声，唐逸仍被捆着，有的兵器扔上来，割伤了他的臂。他被浑铁索捆着，只能用身体去挡刀枪，那刀枪便有的刺在他的腿上身上！他不叫疼，只是着着黑压压的人群冷笑。

他被拥推着到了台上，面对着天下武林中人时，他的眼睛瞪得很圆。

白眉主持说道：“唐逸，你是恶魔，杀了那么多的师父，你对着天下武林中人说一句话，认罪服法吧！”

唐逸抬头，他的眼里无光，无法与阎可怜亲热，他心里很痛苦。他想着阎可怜，她此时在哪里，是不是很想念唐逸啊？她知道不知道唐逸在这里受罪？如果她知道，她会来吗？他心如死灰，似乎在死前最后再看看阎可怜，就是他最后的愿望。

忽地，他的眼睛停住了，他看到了青青，青青的样子很不错，她再也不是一个男人样了，她更妩媚，更漂亮，站在那里，看着哥哥，泪流满面。

他蓦地想到：他有三个妹妹，她们都很任性。

再一睃巡，又看到了思思，看思思那神态，似乎有十分把握能救得了哥哥，她没流泪，只是对哥哥做了一个鬼脸。

再就看到了倩倩，倩倩在远处，她的身旁有两人，那是须臾也不离开她的齐眉杨与须小仙。

唐逸忽地想到，如果他要死了，他宁可须小仙与齐眉杨这样的人叩头，他们都是妹妹的知己，比这些名门正派的人更强。唐逸忽地知道，他不光为他自己，他还有妹妹，还有蜀中唐门，那个他带着入了地狱的蜀中唐门，如今他如正在倚闾盼归。

他不能死！

## 第二章 杀手无言

唐逸忽地长啸，啸声悲壮激越，在坡上久久回响。那些想上来杀他的人恐惧了，武林中几人有如唐逸一般的功力？

唐逸盯着下面的人看，忽地他像是看到了秦桧，看到了莫其奇，看到了姜寅亮，看到了宋高宗，看到了形形色色的人。

他们都是贪欲之人。他们站在唐逸的身上，想吸他的血，壮他们的精神。

唐逸会不会让他们吸血？

唐逸想说，他没杀双修师父，可双修门的那些弟子与双修佛是他杀的。他想说他没杀武当的无名道长，但无名道长的弟子几人都是他杀的，他血洗了武当山。他想说他没杀澄净大师，但澄净大师死了，是他在场时自尽的，可色和尚是他逼死的。他还有什么话讲？

忘世道人说道：“我还有一话要说，我的家人，我的母亲，我的妻子，还有我的儿子，孙儿，一门十几口人，全都死在毒下。”

忘世道人恨声道：“唐逸，他不杀你，我也杀你！”

疯士也朗声道：“在蜀中，有四大家，如今只剩下了唐门一家了，他杀死了郭老夫人，杀死了齐骏齐骠公子，杀死了钱匡公子！”

底下有人吼道：“钱匡公子没有死，他在谷中！”

疯士昂然道：“不错，他被毒倒了，幸亏他早有防备，家里有偷来的唐门解药，不然他必是一死！”

有人叫道：“怎么知道是唐门杀人？”

疯士说道：“有请钱公子！”

钱匡果然上台了，他看着唐逸，忽地冷笑，说道：“你派人来杀我，那人没杀死我，我有你唐门的解药，是你唐门的一个叛逆拿与我的。”

唐逸大声道：“我恨不能杀了你，你说，唐门的叛逆是谁？！”

钱匡大笑，说道：“你知道什么，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！哈哈！你死去吧！”

唐逸心道：我说不出来。因为我知道，青青受过苦，她被人变过性，一个好好的女孩子，竟成了一个男不男女不女的人，可我如何说？她如今的样子神彩焕发，人人看了人人爱，我再说那种事，岂不是给青青添麻烦？！再说思思，她是离家出走，但她能与段王子在一起，得一个美满姻缘，我还有什么不满足，何必提起她？就是倩倩，她做了妓女，也不应在坡上对大家说。父亲也是一样，他死了，死在了活佛的手里，我要杀的是活佛，别人与我何干？我有仇恨，我有苦衷，对谁去说？

忽地觉得无话可说。

青青在下面叫道：“你说啊，你说！”

思思也在台旁叫道：“你说啊。”

她觉得让哥哥说出过去，人们会同情他，放过他。但忽一想，如果说出唐逸原来每月还要抢女人来幸，把那女人奸淫至死，那恨他的人更多，她反是不愿有人提起此事了。

忽地有人说道：“当初梓州死了几个女人，那是十来年前的事儿了吧？那事也是他干的，他练毒功，必得拿女人做工具，他练死了许多的女人！”

人们再吼：“杀死恶魔，杀死恶魔！”

如此无恶不作的恶魔，不杀死他，还要怎么样？

白眉主持对着活佛说道：“禀活佛，此事得活佛主持，如此结局，大出意外。请活佛下手，杀死这个唐逸。”

众人再静下来，看着活佛，看她去杀那个唐逸。

她走到了唐逸面前，忽地唐逸说道：“慢！”

活佛站住了，唐逸的声音十分清楚，坡下的人都听得真真切切：“你要杀我，你有什么资格杀我？”

活佛说道：“你杀那十大门派的掌门，也就是杀了你的师父，我答应他们，要亲手杀死你。”

唐逸大吼道：“你还答应过我，要保住我的父亲，保住我的三位妹妹不出事，你做到了吗？”

众人都知道，山中活佛是承祧而来的武林中最大的一个门派，单只看她手下的那些老人，就知道她很不简单，她手下的老人中，有人依稀记得，哪一位正是六十年前绝迹江湖的一个大人物。

活佛怎么回答他？

唐逸再说道：“自你答应我，你叫我三去京都，再下吐蕃，三次去回鹘，我去了没有？”

活佛一叹，说道：“你去了。”

唐逸说道：“你吩咐我做的事，我做过了没有？”

活佛答应：“你做过了。”

唐逸再无话了，忽地他扬声大叫道：“你有什么资格杀我？只我有资格杀你，你没资格杀我！”

活佛退下，她站在台边，对众掌门说道：“唐逸说得不错，不管他是不是恶魔，我

没资格杀他。你们自问，谁有资格，便去杀他好了。”

众人先推白眉僧上前，白眉僧一揖道：“你害死少林两僧，一是你师父澄净，二是可色，你认罪不认？”

唐逸忽地扬头大笑，说道：真是可笑，当场有许多人，你说说，澄净师父是我杀的，还是他自尽而死？”

白眉说道：“他是自尽，但被你所逼，可色和尚也一样。”

唐逸说道：“你说少林寺那一行，我手染了血腥没有，我直接杀人了没有？”

白眉说道：“那是没有。”

唐逸说道：“那好，你只能逼我自尽，如果你能逼我自尽，我便还了你少林的仇冤。”

真是大怪，但下面有人叫好，且拍手说道：“有理，有理！”

拍手的是齐眉杨与须小仙，两人大笑且拍手，直门儿叫好。

白眉黯然退下，一辆车推过来武当掌门无为道长，他说道：“唐逸，我杀你，你会心服口服吧？”

唐逸傲然道：“你凭什么杀我？”

无为说道：“你杀死了武当派的无心无生两位师弟，你还杀死了武当诸弟子。我要杀你，必杀你报仇！”

持剑的手哆嗦，因他被唐逸废去了功力，此时惨状，看去令人不忍目睹。

忽地有人咯咯笑了，说道：“莫要数烧火棍子的，一头热乎，你为什么不说唐逸为何杀上武当山？”

跳上台来的是青青，是唐逸的大妹妹。

青青说道：“无为道长，当着天下英雄，你说说，你们都做了什么？让唐逸一个人扑上了武当，杀你们那么多的人？”

无为道长说道：“胡说，我们没做什么。”

青青朗声说道：“为什么做了事不敢认？你们去了唐门，要灭唐门，连老人带孩子，被你们杀死三十九人！”

青青回头，对着无为道长说道：“请问道长，武当山上死了多少人？”

无为道长喃喃道：“二十三人。”

唐逸知道，没有那么多死在他手，无为只是胡说。但他只是冷笑，不再分辩。

青青斩钉截铁道：“是吗？你杀死了我家的唐连唐说唐匝，甚至还杀死了活佛手下的一位姐妹，她叫做可心，杀死我家三十九人，你们才死二十三人，是不是？你给我记着，大会过后，我会找上你武当山的，我要杀了你，再杀一十六人，让你们一命抵一命！”

无为道长叫道：“不光是我去的，还有许多人。有魔刀和素女，还有疯士！”

青青看着一步步走来的疯士，他盯着唐逸，说道：“我要杀了你，你是我的徒弟，我杀你，你不会不服吧？”

唐逸呸一口，说道：“你与忘世道人两人勾结秦桧，做尽了坏事，把大宋卖与金人，我不杀你，心内真恨！”

疯士大喊道：“胡扯！”

大悲禅宗朗声道：“不错，他与忘世道人所做所为，令人不齿！”

忘世道怒喝道：“唐逸，你杀了我家六人！要找你算账！”

青青拦住了他，说道：“站住，你没资格杀我哥哥，就算是他杀了你家的人，也只是死了二十九人，还差唐门十条命！”青青指着忘世道人、疯士与无为道长，说道：“如果我能活着走出此谷，我一定取你三人性命！”

坡下的人开始议论了，他们才知道，唐逸与十大门派的仇怨纠缠不清，唐逸或许并不那么可恶。

忘世道人一看不妙，他悄声对大悲禅宗说道：“你们几人要去，要主持正义，或许你杀死他，他不会不服。”

大悲禅宗看看快乐门主，再看看魔刀，两人都笑着看他，看他如何处置此事。

大悲禅宗哭了，他的泪水来了，满面都是悲壮神色。

他慢步来到了唐逸面前，说道：“唐逸，我也是你的十位师父之一，你说，我要杀你，你服不服？”

唐逸忽地抬头，大声道：“你要杀我，便杀就是了，我是你的徒弟，你杀好了，我不会不服！”

青青叫道：“不行，不行！”

再从台下冲上来两人，一看原来是思思与倩倩。两人扯着大悲禅宗，说道：“师父，你饶了我哥哥吧，你别杀他！”

大悲禅宗的泪水更多，看他神采，内心有无限的悲伤，要对着唐逸一吐为快。

唐逸知道，许多人都知道，只有在最伤心时的大悲禅宗，方才是最可怕的。

大悲禅宗要走到唐逸面前了，只是近在咫尺。

大悲禅宗流泪，轻声说道：“唐逸，你是我的徒弟吗？”

唐逸低头，说道：“是。”

大悲禅宗说道：“你有弑师心。”

唐逸大声道：“我无弑师意。”

青青、思思都觉不妙，她们扑向唐逸想护住他。但忘世道人与疯士早一步，挡在她们身前，她们怎么也过不了那两人。

青青气急了，她手里戴上了鹿皮手套，谁要杀她的哥哥，她便杀谁。不管他是不是哥哥的救命恩人，不管他是不是哥哥的师父！她要用漫天花雨来对付他们！

一撒手，便出六十四枚暗器，让那些仇恨唐门的人遭殃！

但有人握住了她的手，握住她手的是白眉主持。他一揖说道：“女施主，你还是小心些为好。”

青青大声叫道：“非礼啊，非礼啊，老和尚污辱我！”

但一吐字，便觉出不对了，原来那一旁的疯士早就看得明白，一点她的哑穴，她一叫，只是干张大了嘴，根本就叫不出声来。

没人看青青叫喊，都凝目注视着大悲禅宗，看他如何杀唐逸。

突地唐逸也哭了，他的泪水流得也像大悲禅宗一样那么悲伤，那么光明。看来哭也是庄严的，令在场的人看着他忽地心里感悟，如此哭的人一定是身怀奇冤的，不然他怎么会如此悲伤地一哭？

忘世道人大喝道：“他是用大悲禅对付大悲禅宗，小心！”

大悲禅宗要杀唐逸了，他伸出手去，手正在唐逸的头上！

看忘世道人的得意神色，疯士的欢呼，像是唐逸一死，便解了他们的恨。

活佛只是低着头，她念经，她在超度唐逸吗？

大悲禅宗忽地不哭了，他声音很清楚：“我能不能杀你？”

“你能。”

“为什么能杀你？”

“因为你是我真正的师父。”

“他们不是你真正的师父吗？”

“有的不是，

“说说看。”

当场众人呆了，唐逸能说服大悲禅宗吗？

忘世道人大喝道：“杀了他，还与他啰嗦什么？”

快乐门主忽地说道：“你叫喊什么，莫非你想去杀人吗？”

忘世道人生生吞下了一串的骂人话，他想上去杀，唐逸不服，不然他早就杀了那个唐逸。



唐逸的话很快：“双修门主待我很好，但他们忠奸不辨，替奸臣做事，来杀我。不图杀我，而无奈自尽，他们死时手里握着唐门的解药与毒药，能救自己而不救，岂不是自杀？他自杀，怕是要保他的一门，但他一门也尽死在人手，他们做了别人的杀手。”

他看了忘世道人与疯士一眼，两人不理他，让他自说自理去吧。

唐逸再说：“我与无名道长一比剑，剑不曾递出，他便毒发而死，人皆看到的，他也是中了唐门的毒而死。他是在三两时辰前中了毒，此时发力，便即死亡，这种毒是慢性毒，如果唐门有谁服下了此毒，众人可看得出，这毒要三个时辰发作。”

“你说是谁杀死了无名道长？”

唐逸的眼光停在了钱匡的身上，说道：“是他。三家中，他藏有唐门的毒药与解药。”

钱匡正欲说话，忽地听得大理的段王子一笑，说道：“刚才听得唐逸说，我便从他的怀里掏出一只小瓶来，看看是不是毒药？”

众人看，认得是毒药，还有解药。

青青大声道：“自从十大门派去破了唐门，解药毒药不只唐门才有的，早先也是，有人也偷过唐门的毒药！”

大悲禅宗说道：“你还有什么话说？”

唐逸看着大悲禅宗，说道：“师父，我不该答应你们，要报国，要保大宋，我能保我自己就好了。”

大悲禅宗回头，他忽地一摇头，振发如狮，说道：“你们大家听着，我不愿杀我的徒弟，我知道他有罪，但有人逼他，那人更该杀。”

大悲禅宗竟是走到一旁去，默坐在石上，再不睁眼了。

忘世道人恨道：“早就知道，他这人不会杀恶人，他自己就是恶人！”

大悲禅宗流泪，自是宝相尊严，再不理睬众人如何说他了。

大欢喜佛咯咯而笑，他的声音很轻，像一串鸽哨在天上飞。

他问道：“唐逸，你喜欢不喜欢我？”

唐逸笑了，脸上有一种笑意，说道：“不喜欢。”

众人一听，唐逸岂不是自找死路？他要说喜欢大欢喜佛，他便能得一条生路，至少大欢喜佛不会出手杀他。

大欢喜佛果然脸现煞气，说道：“你不喜欢我，我早就看出来，我要杀了你。”

唐逸说道：“你杀好了。我不喜欢你，但你却是我的师父，你有资格杀了我。”

大欢喜佛说道：“你小子真臭啊，你既是我徒弟，你就说喜欢我，我就不会杀你了，你硬要我杀你是不是？我要杀你了！”

他举起手来，看着唐逸，看唐逸闭上了眼睛，大欢喜佛突然说道：“小子，我教与你的招法，你对那些女人用了没有？”

唐逸说道：“用了，很好用的。”

大欢喜佛这一句问得小声，底下的人便听不见，有人叫道：“说什么，杀了他好了！”

大欢喜佛说道：“小子，我也知道是忘世与疯士那两个王八蛋捣鬼，但我救不了你，怎么办？”

他突地站起来，说道：“大欢喜佛不愿意杀人。他是我的徒弟，依本门的规矩，来人，什么时候师父才能杀弟子？”

真的从台下一翻身上来了一个人，那人粉面俊脸，真是一个风流哥儿，他一揖道：“禀师父，叛师门，害女人，不懂得怜香惜玉者，该杀！对女人绝情者，该杀！”

大欢喜佛指着台下那些“忘忧屋”的艳女，说道：“你们有人上来，能指出唐逸对你们不好，他待女人无情，我便杀了他！”

可那些女人没一个上来指证唐逸，他待女人很好，她们根本就不想要唐逸死。

上来了一个女人，她是须眉，她泪流满面，说道：“唐逸对我不好！”

众人一哄声地叫她说，大都是男人，最喜欢听人家的艳情故事。

须眉说道：“我骂他，我有时直接骂他。他也一笑了之。他为什么不打我，只是笑？他对我不好！”

众人哄一声，有人也笑了，笑她脑子糊涂了，那是对她好，怎么能算对她不好？

须眉一听，再大声道：“他对我们不好，他有时对我与侍剑两人，一欺负就欺负一夜……”

突地有人捂住了她的嘴，后面的女孩子是侍剑，她低声说道：“你是真傻，还是怎么的？”扯她下来，众人那个笑啊，有人敲着兵刃，大笑不止。

大欢喜佛说道：“他是我的好徒弟，他没背叛师门也没害过女人，我不杀他。”

### 第三章 谁杀唐逸？

大欢喜佛走下台去，坐在石块上，忽地场上暴出一阵大笑，台下的人原以为这是一场肃穆庄严的大会，谁料得让大欢喜佛几人一搅，竟是使人生出许多尴尬？便有人嘲笑那十大掌门，他们本就是黑道白道，有的互不来往，有人视为仇敌，怎么能一心做一件事？有人大是开心，有人嗟叹，有人扼腕。

忘世道人对白眉主持一声吼叫：“白眉僧，你怎么叫他们去杀那个恶魔？他们一向偏袒那个恶魔，怎么会出手杀他？”

白眉也心内惭愧，说道：“还是你来主事好了。”

忘世道人大声疾呼：“让唐门握有暗器，他的毒器可毒天下武林，你们也必受荼毒！”

有人高喝：“灭了他唐门，灭了他唐门！”

忘世道人喝道：“谁杀他不是杀，他是恶魔，人人得而诛之，有什么不能杀？”

忽地有人厉声喝道：“慢！”

原来是魔刀，他走到台前，说道：“当时澄净大师找我，说要十大门派一齐教一徒

弟，用此人去对付各国攻击大宋的势力，我便不赞成。但澄净大师说服了我，他说了一句，说是以毒攻毒。”

众人再无喧嚣，只听他说。

魔刀说道：“就像我们魔刀、大欢喜佛、素女，我们生来就是邪派人物，永远不得翻身，就是你杀了几个恶人，你也是只能有一个评语，说你是‘亦正亦邪’。可他们，就是正派人物了吗？像你无为，你带着十大门派的一部分人，去灭唐门，你杀了那么多的人，有什么理由？有仇报仇，有冤报冤，你有仇何不去找唐逸去报？杀了唐门那么多人，你也有血债。”

无为道长握紧了拳头，但他也不敢轻易得罪魔刀，魔刀在十大门派里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。

魔刀说道：“有人说我是恶魔，我不知哪里恶。有人说唐逸是恶魔，他哪里恶？有人杀了他三十九个亲人，他该不该报仇？有人害他全家，他该不该报仇？”

众人无语，他们看着魔刀，恨他多事，但有人心里也赞成，叫道：“说得好，说得好！”

魔刀说道：“我也像大悲禅宗一样，有权杀死唐逸，但我不愿杀，不愿杀死自己的徒弟，以取悦活佛！”

众人看他，他怒目瞪着活佛，看来他并不在乎活佛，他大声道：“什么活佛？能救唐逸不救，能教唐逸不教，她算是什么活佛？！”

魔刀振臂一呼，吓住了所有的人。

要知道，活佛在世，已是三二百年，谁知道她的真容是谁？看她像一个荏弱女子，但她可能是一个男人，也可能是一个老婆婆，怎么有人敢面对她挑战？

只听得魔刀说道：“你弄出一个大计来，甩了一个唐逸，他做了你要他做的一切。要有什么不对处，你也有责任！”

众人都看着活佛，等她说话。

活佛说道：“不错，我有责任，但我并没教他去杀自己的师父，杀十大门派掌门！”

大悲禅宗说道：“你的妹妹阎可怜带着忘忧屋的三十姐妹跟着唐逸，也做了许多好事，你也知道，唐逸并非是恶魔一人，他也做过许多大事。”

活佛一叹，说道：“功是有的，但杀人毕竟还得偿命。”

唐逸大叫道：“活佛，你是活佛，你从来不曾在我面前现身！”

活佛说道：“我怕你的眼睛，你的眼睛能看透一切！”

唐逸说道：“你教我杀人，你还要杀我？我也要杀你，你来与我动手吧，你放了我，我与你一决！”

大悲禅宗说道：“不错，唐逸有权要求与你一战。”

活佛正欲说话，身旁的十几个老人一齐站出来，对着台下一揖，说道：“我们十人是苍山十隐，从不过问世事，但活佛有事，我们必管！唐逸，你有什么本事，便来对付我们好了。”

唐逸大笑，说道：“原来养着这许多的狗，也罢，就对付你们也好！”

唐逸带着浑铁索，跳起来道：“我是唐逸，我做下的大事，都是活佛教我做的，如果她要杀我，我愿与她一决！”

活佛示意，让人解开唐逸的铁索，上来了一个美艳女孩子，她解开了唐逸的铁索，对他一笑，说道：“唐公子，我喜欢你！”

尽管是悄悄话，也被活佛听见，她皱了一皱眉，看着那女孩子。

那女孩子不是唐逸的妻妾，她不是俏生、笑靥、须眉、侍剑，是一个从未与唐逸亲近过的女孩子。

在那些女孩子中，她们天天议论的是，哪一天你会被屋主送与那个唐逸公子，据说他很会体贴人，他会对你好。

活佛说道：“好，魔刀你要唐逸与我动手吗？”

魔刀说道：“他说得也有理，他愿意找你寻仇，你与他去动手解决好了。”

要知道，活佛在武林中像是皇帝，她是至高无上的，谁能反对她？从前人都知道，有一些武林中的大事，不易解决，都是活佛出面，很容易便解决了。武林人都知道，武林不会乱，因为有一个山中活佛在。传说有许多，都是关于活佛的本领，说得他几乎成了陆地神仙。但谁知道，原来活佛是一个女人，还是一个漂亮美艳的女人？

活佛一说，唐逸大笑，说道：“好啊，你说过，要亲手杀死我，你杀我好了。我让你杀。只是你休让一些女孩子暗算我，把我捆住，拿到此地，你说话啊！”

活佛轻轻吐了口气，她说道：“好，我便与你动手。”

解开了唐逸的铁索，又复是一个神采奕奕的唐逸。

他扬声一啸，说道：“你欠我的太多，我要找你讨还血债！”

活佛说道：“我不曾杀你一人。”

唐逸说道：“你教人毒我，再把我弄成一个杀手，唐门从此凋零，我不杀你，天理难容！”

活佛一叹，说道：“听说过有哪一个凡人能杀死活佛吗？”

唐逸大声道：“什么活佛，装神弄鬼！你只是一个不满二十岁的小丫头，做我的妻子还没做成，装什么活佛？”

阁惜情大声道：“听说过凤凰自焚于火的故事吗？死而复生，再活百年，都是童身，你懂得什么？”

唐逸大笑，说道：“你说你有百十多岁了？真个是老太婆了？那你怎么还要嫁我？你真是骗世人？”

活佛一笑，说道：“佛现女身，以度世人。你得活佛一度，是前生之福！”

唐逸大骂：“如佛是你这种样子，藏头露尾，败人声誉，坏人品行，我看佛不做也

罢！”

忽听得炸雷一声吼，有人叫道：“你敢对活佛不敬，我杀了你！”

那老人中有二个青面老者，脾气看来十分暴躁，他跳起来，一双拳头直砸向唐逸！

众人在下，有认得他的，惊叫道：“铁拳开山！”

五十年前的成名人物，有一个怪杰，他叫铁拳开山，一拳能打得武当派掌门吐血，打得少林方丈失色。那时的铁拳开山是一个人物，连挑十几大派，令天下英雄失色。原来他还没死，竟在这里再度出面？

听得活佛一声喝道：“退下！”

他袖子一拂，那双拳忽地收拢，说道：“是。”

活佛说道：“唐逸，你与我动手，是自不量力，你要死在我手里了。”

她一声悲叹，像是真正佛心，慈悲为怀，悲悯大众，普渡众生。

众人在下面高声叫道：“别再说了，手下见真章！”

原来无论她是活佛也好，是恶魔也好，只要她到了这饶风岭，只能手下见功夫，说那么多的话有什么用？

活佛一步步走向唐逸。

唐逸忽地说道：“你把可怜弄到哪里去了？”

阎惜情大声说道：“你说的是她？她要完了，她再也不会帮你了。”

活佛出手了，大袖飘飘，唐逸忽地觉出气一滞，他的身体忽地像是遇到了罗布泊里的暴风，像是遇上了海里的大浪，他无法逃得那袖击，叭叭一声声袖击，正打在他的胸前。

唐逸再一避，但那袖似有眼，他怎么躲，那袖也追得上。而且那长袖会舞，能前能后，能左能右，他只要一避，长袖必至眼前。

叭！正打在他的眼睛上，他流泪了。

好在他有大悲禅宗的功夫，能自流泪以控制心绪，他流出泪来，现出宝相。

活佛说道：“你知这是什么？这是天女散花，别人拿此招杀人，我只是撒花！”

唐逸一与活佛动手，众人便看得直摇头，原来他这般不济。如果早知道他如此，哪里用得到活佛出手，我出手对付他便行了。但再一看，他躲那身形很快，但活佛那长袖如鬼如魅，直追在他的头上，叭叭击打他。那几下也不狠，打得他一栽一栽，但不至于倒地。

有人叫道：“杀了他，杀了他！让天下恶魔都是惊心，从此不敢作恶！”

有人叫道：“唐逸，与她动手，你一个大男人，怎么要败在女人手下？”

他们浑忘了她是活佛，是世上独一无二的活佛。

活佛打在唐逸的脸上，他的脸肿了，他看着活佛，怒吼一声：“我要打你了！”

他放出两枚暗器！

活佛一笑，站在对面不动，她说道：“唐逸，在台下台上有这许多英雄，你伤了哪一个人，我都不会放过你。也罢，我便中了你的暗器好了。”

叭叭！两枚暗器打在她的身上，一枚打在她的斩命要穴上，一枚打在她的捉命穴上！

活佛仍是面露笑意，笑盈盈说道：“这等暗器，要是打至平常人身上，岂不是伤了人吗？唐逸你再不必用此暗器了，唐门也不必再有了！”

活佛一句话，便是判唐门灭门了。大悲禅宗与魔刀在一旁暗叹：唐门灭亡，其期不远矣！

但唐逸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唐门在建立那一天起，我便有三批人去了天下各地，我要他们不出头，只要有唐门在他们就平静地活下去，如果有哪一天唐门不在了，他们会站出来的，你们！”

他指着下面的人群，说道：“你们中间，或是他，或是他，总会有一个人是唐门的人，唐门有那么多的钱财，做什么用？光大唐门，支撑大宋！哈哈哈哈哈！如果你们杀了



我，唐门也灭绝不了！”

活佛再叭一袖子，便把唐逸卷起，再丢在地上，她扬起手来，要杀唐逸！

突地，她的面前站了三个人，她们是女人，是俏生、笑靥、侍剑，她们跪下，说道：“活佛，你饶过他吧！”

活佛只用袖子一扫，三人便被扫到了台下。

突地有人扑在唐逸的身上，叫道：“活佛，你放过他吧，他杀了人，但也救过大宋！”

扑在唐逸身上的，原来是须眉。

唐逸的脸上满是鲜血，他气喘道：“须眉，你个男人婆，你不怕她杀了你吗？”

须眉说道：“活佛，你要杀便杀我，你放过唐公子，好不好？”

活佛一卷袖子，把她扔在一旁，魔刀扯住了她。

她要再扑上去，魔刀说道：“听着，阎惜情，不管你有多大本事，你杀了我徒弟，我会找你一拼的，你杀吧！”

大欢喜佛也说道：“你杀了他的徒弟，我不管！你杀我的徒弟，那可不行！”

他要上前，但忘世道人与疯士拦住他。

快乐门主说道：“想动手，那好吧，我也来！”

他也上前，正有疯士拦住他。

后面的白眉主持一揖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十八罗汉，摆阵！”

台上摆好了阵，十八罗汉拦在台旁，不许人上台。

一乱的当口，台上的青青与思思就扑在唐逸的身上，说道：“活佛，好，你要杀我唐门，我自尽给你看！你们看着，少林寺的僧人，我要自尽，有人替我报仇！”

莫奴生站在一旁，突地厉声一吼：“如果青青自尽，便是少林寺的僧人逼死的，像唐逸逼死了澄净一样，我要找少林寺算账！”

再有人长笑，说道：“世事黑白不分，本来是人愚蠢，心黑即黑，白即白。你要说

白成黑，他自然可以说黑是白。我也算一份，如果要动手，我也帮莫奴生！”

原来说话的是大理的段王子。

倩倩突然叫道：“等一等，我要说一件大事！”

倩倩握着一张纸，她扑到台上，对着唐逸说道：“哥哥，你一直不知道谁是活佛吗？你不知道她在你身旁一直弄鬼吗？”

唐逸叹息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倩倩说道：“你看！”

一张纸，是答罕死后，兀朱送与倩倩的那一张纸。

上面写着字：

“惜情亦可怜，

可怜真惜情，

惜情可怜耶？

可怜即惜情！”

唐逸看着字条，念着那字，问倩倩，说道：“倩倩，这是谁写的？”

倩倩流泪了，说道：“答罕死了，他死前写下的字条，就是说，那个一直在你身旁的阎可伶其实就是阎惜情，她就是活佛！”

众人呆了，会是如此吗？

唐逸猛地站起，他满面是血，站得笔直，忽地说道：“阎惜情，你就是阎可伶吗？你口口声声爱我，你是在玩弄我吗？”

阎惜情不答，众人在下也哄笑，有人追问，要她回答。

阎惜情说道：“我不是阎可伶。”

倩倩大声道：“这有何难？据答罕推测，如果我哥哥在看见阎惜情时，他身旁必不会有阎可伶。如果有阎可伶在，他就会听得到活佛的教诲声。哥哥，对不对？”

唐逸大声道：“可怜，你害了我！你骗我！”

他振臂而吼，像一头疯狂的狮子。

魔刀等人也惊呆了，如是活佛一直在唐逸身旁，此举确是不光彩，魔刀说道：“活佛，你只好叫出你的阎可怜，不然你无法对武林人交代！”

阎惜情大声道：“有什么可交代的，我不必交出阎可怜，莫非你们不信山中活佛吗？”

突地，底下的人一齐吼：“阎可怜，阎可怜！”

唐逸也在台上高呼：“可怜，你那对我的好心哪里去了？你真的只是一个骗子吗？莫非答罕说对了，只有一个骗人的骗子，她就叫活佛，没有一个是好心待人的阎可怜，对不对？”

他声嘶力竭，人如疯狂。

但阎惜情不动，她不愿交出阎可怜。是她不愿交，还是她根本就是阎可怜，她交不出一个自己来？

魔刀走到台前，说道：“哪一位老兄有宝刀？我想借用！”

魔道的人都敬重魔刀，知道他把魔刀毁了，此时用刀，必是有大事。便有人叫道：“我有宝刀，我有！”

魔刀拿来一柄宝刀，他笑笑，说道：“阎惜情，如果你摆布我的徒弟，你害他一死，我与你搏一千刀！”

众人大吼：“阎可怜，阎可怜！”

有没有阎可怜呢？

## 第四章 口袋大阵

唐逸再三逼迫阎惜情交出阎可怜，莫非是她将可怜害了，竟迟迟不交出？再不就是

答罕所猜真对，阎惜情就是阎可怜，阎可怜也就是阎惜情？

那唐逸恨一个爱一个，恨也恨得盲目，爱也爱得可怜。

如是阎可怜就是阎惜情，他岂不枉有那一份情怀？

唐逸叫道：“你叫出阎可怜来，我与她有话要说。”

阎惜情一拍手，从那车上走下来一个美人，看她的神态，与阎惜情无不毕肖，她袅袅走到唐逸面前，对着唐逸说道：“公子，我对不住你……”说时，竟是泪水长流，再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众人一看，阎可怜与阎惜情真个是孪生姐妹，两人长相，真是差不许多，若不细看，怎么能看得出她两人的差异？

唐逸猛一看阎可怜走下车来，心里竟是有些许安慰，看来可怜还是可怜，不是惜情，我错想她了。答罕也错想她了，也许如此更好？

但倩倩不甘心，她大声道：“哥哥，我信答罕，答罕死前所言，绝不会错！哥哥，你莫心软，你的眼睛是亮的，你好好看看，她与阎惜情究竟有什么不同？也许只有你一个人能认得出来，你真的白爱过阎可怜一回吗？”

唐逸猛一激凌：对啊，我怎么不细细看她，如我看不出还有谁能看得出？

有多少不眠夜，他眼前闪的都是阎可怜的美貌？有多少回，他能透过那衣衫看出阎可怜的身体？再有那最后的日子，与之交欢的是阎可怜，不是阎惜情啊。

他能看得出阎惜情与阎可怜的身体完全一样，但他不敢说阎惜情就是阎可怜，因为她们是孪生姐妹，本来就是一模一样的。

可他应该能看得出那个对面的女人是不是阎可怜。

那女孩子转身欲走，正因为她着急要走，方才引起唐逸的怀疑，他喝道：“可怜，站住！”

那女孩子猛地站住了，但她不再转身，不面对着唐逸。

唐逸就能看得见她的一切，他像是在审视一件美妙无匹的珍宝，细细观瞧。

她的身体全展现在他眼前。

阎惜情说道：“唐逸，你还是让她下去吧，她会伤心欲死的。”

唐逸不理她，为什么阎惜情不愿意让他好好看看可怜？他说道：“可怜，我们在那最后的日子，还很快乐，是不是？”

阎可怜说道：“不错，是很快乐。”

唐逸觉得她的声音不像阎可怜，她的声音过份甜美了些，没有可怜那摄心夺魄的媚力。

唐逸也能看得出她美妙的身材，也像可怜一样，窈窕美艳，但她的身体有那么一点儿胖，胖在那美丽的臀上。

唐逸再看她的前胸，尽管她是背对着唐逸的，但唐逸能看得出来，她的痣不像是阎惜情的，他能再看看阎惜情，又看看那女人，他能肆无忌惮地看两个女人。

阎惜情突地暴怒了，喝道：“登徒子，再别看了！你要再看，我就杀你！”

有许多人知道，唐逸有能透墙而视的本事，但只是传闻，看活佛如此震怒，那传闻当是真的了。但也有许多人心里纳闷，人家只是看看你的脸，看看你的身材，又不曾看你脱尽了衣服，有什么不好？

唐逸大声道：“看来活佛也不脱世人相，既是如此，何必自称什么活佛？我不看就是了。”

他闭上了眼。

但活佛仍是震怒，就是他闭上了眼也能看得见对面的一切，闭不闭眼有什么关系？他分明是在耍她。

但她说不出，底下的人都认为唐逸闭上了眼，那很公平。如果一个闭眼的人能认得出对面的女人是不是自己热恋的女人，那男人一定很是衷情。

有的人会心地笑，他们也有过那种时候，一个你深深热爱过的女人，你无论走到哪里，都会认出她来。

唐逸突地扬声而啸，他大声道：“阎惜情，她不是可怜，你把可怜交出来！”

阎惜情说道：“我再拿不出一个可怜来了！”

她看着唐逸，揶揄地道：“你能认得出，我是不是可怜吗？”

唐逸认不出，她真是可怜，但她自称是可怜的孪生姐妹惜情，他也认不出来。

看来唐逸只有一死了！

倩倩说道：“哥哥，哥哥，你能认得出来的，你能，你能的！”

但她也忽地明白了，答罕的聪明救不了唐逸救不了她的哥哥，看来他无望了，只能死在活佛的手下。

阎惜情慢慢走向唐逸，唐低下了头，唐逸闷头呼唤道：“可怜，可怜，你那么爱我，都是假话吗？你为什么不出来救我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，这个狠心的女人不是你，她只是像你，她绝不会是你！她要真是你，我宁可自尽！”

忽地，他看到了惜情的心在咚咚跳，她很激动，她的心在犹豫，她不愿下手杀死唐逸？

她的手停住了。

她看到了抱着一把刀的魔刀，如果她真的杀了魔刀的徒弟，他不会与她干休的。

她看到了大欢喜佛与快乐门主，看到了大悲禅宗，他们都屹立在那里静等着她杀他们的徒弟。如果徒弟死了，他们会向她挑战。

她怕吗？

不怕。

但她不杀唐逸了，她的手停在唐逸的头上。

那姿势不像要杀人，反像是要抚摸唐逸的头，像一个慈祥的老人抚摸她的孩子一

样。

可她再抬头，不能不杀唐逸了，那些要等她一击后再向天祝祷，一心巴望她杀死恶人的好人们都急煎煎地等待着；那些看热闹的人都在等一个结果。坡上的冷风吹得够久的了，他们要看一个结局，不远千里来看的这个结局快要来了，他们屏息以待。

阎惜情忽地垂泪了。

唐逸跳起来，大声叫道：“惜情，你是可怜，你是可怜，你就是阎可怜！”

她怎么说？她没话说，她没说她是，也没说她不是。

或许她真就是那个阎可怜，她在心底里可怜唐逸这呆子，可怜他终是被人戏弄，被人欺凌，她才对他有那么点儿情意，愿舍身与他亲热。也许她真是爱上了唐逸，终是被她的山中活佛的身份所拘，不能再救他了，她才流下了这泪水？更可能是她从前与唐逸是夫妻，虽无夫妻之实，但她毕竟与他喝过交欢酒？

不知道为什么，她停住了，泪光闪闪。

恰在此时，在峡谷一头响起了号炮，号炮声在谷里震响，夺人心魄！

再有人叫道：“里面的人听着，你们是中原武林人，你们都走出来，向我投降我便赐你们毒药，你们从今替我与西辽王效力，我便放过你们！”喊声也嗡嗡响，像是直叫着西辽王、投降等字眼儿。

众人大乱，有人叫道：“那人是恶鬼卓书！”

众人再不顾看活佛如何处置唐逸了，他们拥向那坡谷的峡口，正欲冲出去，突地看到，在那峡谷口上，已是彻起一道很高的树栅。那树是刚砍下来的，堆成几丈高的树栅，竟在那树栅上还扔下了许多麻包，就是你想冲上去，也是很难。

这些武林人一见，人人奋勇，向上便冲，但到了上面，就见那后面一声吼叫，一排尖桩从那高坡扫下，直扫在人身上，当时有两三人插在那尖桩上，登时毙命！

卓书在那高坡后，说道：“你们有本事，从这里上来，我叫你们上来一个，死一个，

上来一对，死一双！”

少林寺白眉主持厉声道：“卓书，你又要做什么？”

卓书大笑，说道：“你们听着，你们是中原的武林人士，如你们都愿臣服于我，我便放过你们，只是得一个个束手就擒，我自喂你吐蕃的毒药，要你只能在我手下求生，听命于我！”

不待他说完，坡下的武林人士大是暴躁，有人吼道：“杀了他！”

飞身扑上去，想冲上那树垒，去与吐蕃兵拼命，不料那树垒过高，根本就扑不上去。不待他上去，便有人放箭，一箭兜胸，便摔下来。再一看那人，箭正射在心窝，早就没气了。

武林人士气得暴跳如雷，但再也无人敢扑上去。

卓书说道：“你们听着，只有一条路，那就是一个个爬上来，手里不拿任何兵器，到了眼前，自束双手，自叫我要听吐蕃王，永不背叛！我才放你们上来，但得一个个来！”

那些武林人不吐声，他们再退回谷中。

白眉大师道：“看来卓书早就有备，我们中了他的诡计，有人叫道：“都是那个什么恶魔唐逸，不如我们把那个恶魔杀了，再冲出去！”

武当无为道长说道：不可！我们杀他，是诛恶魔，与卓书无关。”

更有人冷笑：“你想诛恶魔，只想报你武当派的私仇罢了，当别人不知么？”

白眉住持问道：“活佛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”

阎惜情冷冷道：“他能封得住一条山谷，莫非另一头也有人么？”

众人得她提醒，当下有脚程快的，疾疾而行，赶奔另一条山谷而去。

远远只见一人在赶奔，到了坡前眼看要转过坡去，忽听得一阵呐喊，从那坡上也闪出许多人来，弯弓搭箭，直射他，看着乱箭穿身，哪有不死之理？

阎惜情说道：“众人听着，有我在，有十大掌门在，大家都不要慌！”



众人对她明显不满，也不好说什么，如是她能带大家走出山谷，她便是那个令人真心信服的活佛。

阎惜情在下面叫道：“请卓书王讲话！”

卓书站在坡上，说道：“我听着呢，你有话但说无妨。”

阎惜情说道：“我便是山中活佛。”

卓书心里且惊且悚，说道：“久仰久仰！只不知活佛有什么话要说？”

阎惜情要说话，坡上坡下无人有声，只听得风声轻轻，在坡上轻啸。

阎惜情道：“卓书，你要杀光我们，也未必有那么容易，你想一口吞下一条龙，有那么好做吗？”

卓书恶狠狠道：“吞得下吞不下，我自有分寸！”

阎惜情说道：“我与你讲一个条件，你愿意不愿意？”

众人听得她要与卓书讲条件，便心内半信半疑，不知她要讲什么条件，能令卓书退兵？

卓书道：“活佛一向有经天纬地之能，不知活佛要告诉我什么，我正洗耳恭听。”

阎惜情看看坡下，此时坡下少说也有两三千人，如果他真个把群豪困在谷里，就是饿也饿死了，有什么希望能冲出谷去？

她缓缓说道：“我说话时，你们不愿意，也不要打断我的话，待得我说完，你们再说。”她回头看看群豪，说道：“此事关系几千人生死存亡，非同儿戏，但愿你们能让我把话说完。”

阎惜情大声道：“卓书公子，你听着，我们来饶风岭，就是要惩处一个恶魔，他是蜀中唐门的唐逸，他背叛师门，诛杀师父，真个十恶不赦！但如你能放过大家，我们将那唐逸交与你，你愿意怎么处置他，由你好了。”

卓书说道：“一个半死不死之人我要他有什么用处？”

阎惜情说道：“别人不知，我是知道你卓书心思，你心不在吐蕃，而志在天下。你愿意不愿意要一个听你号令的唐逸，而放过天下群豪？”

卓书心动，他也知道，一个被他们折磨得半死的唐逸，到了他手里，要他东便东，要他西便西，对他自有无尽好处，只是活佛所说，焉有那么便宜？不知道她会再要弄什么手段，到时弄得鸡飞蛋打，那便糟了。他扬声道：“我不信有如此便宜的事儿。”

阎惜情说道：“如你能放过群豪，我便把唐逸交与你。”

白眉住持说道：“活佛，此事还得再议。”

阎惜情说道：“莫非你与无为道长更有好法子不成？能救得几千人性命，强似杀一个唐逸。再说，卓书与唐逸也是宿仇，他两人到了一处，也不会合得来，到了卓书手里，他一条性命，也是悬在丝上。”

无为道长正欲说话，听得活佛如此说，他强自忍住，不再吐声。

卓书回头与黄绝等人一议，再扬声道：“不知道活佛要怎么做？”

活佛说道：“你放那些人出去，我与十大掌门留在此处，你再留下唐逸，好不好？”

卓书说道：“我怕他们出来，会再来包抄我们。”

活佛说道：“让他们自去，每一门派留下一人，呆在你处。”

卓书说道：“我要捆起来他们，愿与不愿，请自了。”

活佛说道：“不必那么啰嗦，我手下有人，让她们去你那里，如是她们从身后来袭，任你处置我的手下。”

卓书说道：“须得十大掌门也派出一人。”

阎惜情说道：“诸位掌门，你们愿是不愿？”

众掌门心恨卓书，但他们也无法与卓书再讲，只能如此了。当下推出一个弟子来，让他们先上去，被卓书手下吐蕃兵捆好，说道：“好了，你们上来吧。”

从那树丛坡上，一个个人爬上去，此时才知，要想攻上来，谈何容易，就是爬上来，

也费了不少功夫。

他们看着那几个同门师兄弟，看他们身后一个个吐蕃兵如狼似虎，拿刀架在脖颈上，如他们一动，那人便得溅血，他们只好匆匆离去，去谷口等待。

待得人走得差不多了，谷中只剩下各派掌门或是此次来的各派首领，还有唐逸的亲人。

阎惜情对他们说道：“我要与唐逸说几句悄悄话，不知道是不是行？”

白眉看看魔刀，魔刀大笑，说道：“活佛做事，一向出人意料，此次又要弄什么大计了？你去说好了。”

阎惜情站在唐逸面前，她说道：“我不是可怜。”

唐逸心内大呼：我也知道你不是可怜，你要是可怜，我那么疾呼你也听不见，你怎么会那么心硬？

阎惜情说道：“唐逸，我要告诉你，你去卓书那里，要做的一件事，就是杀了卓书，你杀了卓书，也报了你的私仇。你妻子荷叶的亲人不是都死在他手里吗？你就如此死了，岂不是大不甘心？”

唐逸猛地抬起头：她的眼睛里有可怜的眼神，她对他是那么钟情，差一点儿他便叫出声来，但他噤住了，她不是可怜，她是可怜的姐姐惜情！

唐逸说道：“我怎么会杀了他？”

活佛说道：“我解开你的穴道，你去时，杀了他，救了所有人的性命，就是无为道长也会对你再放一马的。”

唐逸回头，在远处的无为道长看着他，那怨尤的眼神令他心悸，武当派视他为仇，决不会放过他。

他一叹，说道：“好，我愿意。只是我要杀了卓书，要为荷叶报仇。武当派少林派与我无关，他们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好了。”

唐逸眼盯着惜情，说道：“你记着，如果我不死，我会再去找你的，你交出可怜来我才会放过你！”

## 第五章 刀在心头

众目睽睽下，唐逸慢慢爬上坡去，他两手抓着树枝，只有他才知道，那些武功平常的人在这倒树上如何难以行进，他装做武功尽失，如被卓书看得出来他被解开了穴道，只是来杀卓书的，他们会如何！怕不待他爬上去，便用箭射成一蓬刺猬！

唐逸好不容易爬上坡去，站在卓书面前，卓书大笑，说道：“莫放他过来，他的武功天下第一，就是那个活佛也奈何他不得，我要你上去点他的穴道。”

卓书指令黄绝上去，点唐逸的穴道。

唐逸不动，任由他在身上戳弄，弄了一会儿，黄绝道：“大王，他已是全身穴道皆封，不会再伤害谁了。”

卓书喝道：“弓箭手准备，我去点他穴道，如果他对我不利，当场格杀他！”

众弓箭手都知道唐逸比他们大王的功夫更高，一个个虎视眈眈，不敢稍懈，人人搭箭在弦，注目瞠视。唐逸真的被点了穴道，到了卓书面前，还是不能动弹。卓书疾点他身上大穴，再重重点他，竟是点他捉命穴，一点颇重，他哇地吐出一口鲜血来。

卓书大笑，说道：“唐逸，你真的落入我手了，你真的落在我手了！”

他手舞足蹈，极是得意。

活佛在坡下，问道：“卓书，你放过我们不放？”

卓书说道：“我手里有你们十几个人，你们敢怎么样？你们都是各派的精英人物，我要杀的就是你们！如我早日宰了你们，保我能长驱直入中原！哈哈哈哈！”

卓书扬声大笑，十分得意。

忽地唐逸站直了，他对卓书静静道：“卓书，你要放了他们，我不杀你！”

变生猝然，令卓书瞠目不语。

他看看唐逸，再看看坡下的活佛等人，忽地扬声大笑，说道：“臭狗子，狗人唐逸，你算不算是蜀中唐的人？他们要杀你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他们杀了你，再灭了你唐门，你那时一个亲人都不会剩下！他们会杀了你，剥了你的皮，点了天灯再把你的三个妹子拿来，做他们泄欲的工具，你懂不懂？你杀了我，你的仇也报不得！你杀啊，你杀啊！”

唐逸真的下不了手，他能杀死卓书，只要一出手，卓书必死！但杀了卓书，又能怎么样？他此时要挣开绳索，在是可能，但他不想动。

他愿意放过活佛等人吗？他不是恨那个活佛吗？要是卓书杀了他们，他会再也没有仇敌了，十大掌门会死在卓书的手，十大门派也不会再来追杀他了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仇敌——卓书。

只是他愿意那么做吗？

他眼前浮起一个人影儿来，她是笑盈盈的可怜，是那个在他的书房里静静坐着的阎可怜。

她在哪里？她被阎惜情关在什么地方？她是不是还在等谁？等着那个人来救她？她一定在等，不甘心死亡，她等的人就是唐逸，就是他！

他不能死，他要去救阎可怜。

他说道：“我不管你们的事儿了，我要走了！”

唐逸慢慢回头了，他听得阎惜情叫道：“唐逸，你回来，你找不到可怜，她不会见你的！”

喊声渐渐远去了，再不复有喊声。

卓书叫道：“杀！”

当场便把那十大门派的人质杀了，他恶狠狠道：“中原武林，无大能人，就是那个

活佛，也只有一个虚名！”

杀了那些人质，惹得下面人更是激怒，只听得魔刀吼一声：“我要冲上去，与他拼命！”

便见他一挥刀，人飞上来！

箭矢如雨！

魔刀的身上钉着几支箭矢，但他不管不顾，人冲上来，直扑那些箭手。当先的一个正挽弓待射，见那刀挥来，刀气凛凛，心内先是生惧，叫道：“杀人啦杀人啦！”他弃弓而走，正要逃走，卓书在后，一掌正印在他的前胸，那是一掌致命的“佛手印”！

那大汉倒下，后面的见不妙，便不敢再走，只是射箭。人来得近，那箭不待出手便被拨开，下面的段誉高叫道：“先走者不死！先走者不死！”

听得段誉叫，下面众豪杰都叫，一时坡上更有人起身就走，再不愿杀人。

卓书厉声喝道：“站住！”可人们哪里听他，四散而走，坡下的人也都随白眉大师身后上来。对面而立，彼此已是仇敌。

卓书身后，杀手持刀放在仍存的人质脖颈上，喝道：“动一动，玉石俱焚！”

没人敢动，白眉大师道：“我们走，卓书你须放了这些人，勿使手沾血腥。”

耶律重恩站在谷口，看众豪从另一谷口冲出，知道事情有变，便麾军赶来，与卓书会合。一见唐逸，神色尴尬。

唐逸一见他来，顿时心道：看来是耶律重恩想救我，他看在对思思的情份上，看在倩倩的情面上，才来救我。但不知他为什么神色慌张，极不自然？他不知道在耶律重恩的新婚夜，倩倩与答罕出走，以为他二人仍在耶律重恩营中。

卓书目光凛凛，对耶律重恩道：“忙了一天，得这十几个人质，不知西辽王有什么打算？”

耶律重恩道：“我对各大派无怨无恨，还是吐蕃王带走他们好了。只是这唐公子是

否可由我带走？”

卓书仰头大笑：“余人皆不足虑，只是唐逸须得杀掉。”他猛地回头，对手下人喝道：“走！”

耶律重恩也知他决不会就杀唐逸，得了唐逸，就得了唐门天下，就得了那遍布天下的唐门杀手，他怎么能杀唐逸？远望如烟，只见大军绝尘远去，耶律重恩一叹，不再理会卓书。

阎惜情也上了车，众人看她，皆是不语。只有大欢喜佛高叫：“莫要错杀了人，污了你的佛手！”

× × ×

夜深了，军帐内只有卓书一人半倚半躺在羊毛毡上，看着捆成一团的唐逸，笑道：“你一向自傲，不把我看在眼里。今日落在我手，要你生死不能！”

唐逸无声，忽地说道：“能不能让我也喝上一杯？”

卓书狞笑：“唐逸，我要你交人，交出唐门毒药解药，你才能喝酒。”

唐逸也笑：“我要交出这些，哪里还有我的命在？你想的也美。”

卓书过来，掐住唐逸的手指，叹气道：“一双好好的手，如嫩玉洁藕般，我要掰折了它，真个可惜。”

唐逸说道：“你掰折我手指，算什么本事？”

卓书说道：“我不光要掰折你的手指，我要你死不成活不得！”

唐逸闭上了眼，卓书笑道：“我知你本事，你能闭目视人，能透人肺嘛，但你要知我心事，却是很难。”

卓书说道：“唐逸，我要唐门迁蜀，是一大计划。你唐门在城都只不过是一巨富，到了吐蕃，变成王族，你唐逸也成了一方霸主。有什么不好？你在大宋只是别人手里的一把刀、一杯毒酒，要你杀人你就得杀，有什么自在可言？他们杀了你的父亲，杀了你

的妻子，还要灭你一族，你再无自在了，你此时不走，还待何时？山中活佛必杀你，你命必丧她手。”

卓书令那可怜可心进来，两人隐隐身黄碧纱，只露那窈窕身材，涡纹时时浅现。

可心凑在他的身前，说道：“如果你做了吐蕃的王族，也会有无数的女孩子跪在你的眼前，你要她做什么，她便会做。”

可怜微微笑着，伸出玉舌，轻声道：“我的舌尖也及得上乌雅乌苏了，大王说过的。”

她轻轻解开唐逸的衣服，尖尖手指轻轻掠过他的皮肤，那是很轻微的颤抖，从唐逸的腿间传来。可怜的手太有威力了，就是用刀砍，也不能使唐逸如此颤抖。

可怜说道：“吐蕃有许多的女孩子，都是吃肉长大的，当她们长成的时候，夜里就睡不着觉了，你明白不明白？”

可心微微摁着他的腿间，说道：“你是唐门公子，你是毒人，每一月就得奸死一个女人，对不对？你因此怕女人，怕女人恨你，而且女人也真恨你。”

唐逸的心里浮出他奸死的每一个女人。很奇怪，她们的面目都很清楚，而那些因他而死的美女，在他的眼前渐渐模糊了面目，就连荷叶也渐渐被淡忘了。可他忘不了那些屈死在他身下的女人，她们中了毒，快乐的呻吟渐渐变成痛苦的呼唤，他忘不了那呼唤。

可怜的话响在他心底：“如果真的是吐蕃的王族，你就可以永远看到女孩子的笑脸。你得知道，女人总是对那些可怕的男人露笑脸的，这就是做有权的男人的快乐！”

可怜依在他的身上，用她的身体的肌肉来蹭他，从来没有受过的一种快感在他的腿间传来，原来女人的蹭动也有那么大的诱惑？

卓书一挥手，两个女人夹起了他，她们的身体如夹板，夹得他紧紧的。卓书问：“你愿意不愿意跟我？”

唐逸说：“不愿意。”

卓书说道：“你只能跟我，你跟我合作，我教你如何杀了那个活佛，你不怕活佛？”



你不愿意杀她？”

唐逸未答，卓书忽地大笑：“你喜欢她，你就奸污她好了，对她讲什么客气？她原来就与那个可怜是一个人，你怎么不懂这个？”

唐逸的心跳得快了：“你知道她们确是一个人？”

卓书大笑：“你真个迂腐，她与那个可怜就是两个人，也是一同从娘肚子出来的，长的一样，肉也一样，甚至是香是甜是臭是酸都是一样的味儿，你能说她们是两个人吗？”

卓书的解释很粗俗，唐逸想着可怜，想着她在他的书房里那睡态，想着他与可怜的那一夜快乐，他大声叫道：“不，不一样！”

卓书大笑，说道：“我要睡那个女人，我在吐蕃失去了机会，我恨那一次，我太像一头阉牛！我恨！”

卓书对唐逸轻声说：“她的身体像是奶油，那么甜，那么细腻，我要她，我要睡了！”

唐逸忽地恨起来，他跳起来，一拳把卓书打倒，卓书倒地，他吐血了。

他笑，狞笑，对着唐逸狞笑，说道：“我早猜到，那一群无赖怎么会把捆住的唐逸送我？”

唐逸说道：“卓书，你死期到了！”

卓书笑，喝道：“押进来！”

押进来十几人，都是各大门派的人，卓书说道：“你要杀我，我一样杀人，你杀我一个，我杀他十个。也许更遂你意，你杀了我，我杀那十人，也替你报仇！”

唐逸下不了手，他起身着衣，对着可怜可心两人说道：“我的女人跟着我，不像你们，只像一条狗。”他走了，飘然走出营帐。

卓书也悄然走了，连可心可怜都不知他去了哪里。

×

×

×

风雨飘洒使人愁，这雨天只能饮酒，饮一个酣醉，再忆往事，更添伤感。

青雯坐在钱平的怀里，挑着他的下巴，说道：“偏一个白生生的男人会玩。”

钱平不说话，他一向很少说话，只是看着青雯的苗条身子，他很着迷她的身子，一个瘦瘦弱弱的身子，竟有那么大的火气，一与他疯起来，一夜不寐。他问：“他回来没有？”

青雯的身子贴着他，只有一双乳挤在他的身上，那软温如玉的感觉令他无思。青雯娇声而笑，呵呵颤软了身子：“你是总管，管他所有的事儿，可他不知，你竟管到了他老婆的身子。”

钱平说道：“要不是有你，我为什么要管他的事儿？”

正说着，忽地听到一声冷冷的话语：“对啊，我为什么要你管事儿？！”

两人一惊，顿时怔住。

看到了钱匡，那个软弱不能成事的男人。

两人要起身，钱匡笑了：“别别别，一旦起身便煞了风景。我最讨厌那种男人，一看见男欢女爱，便想去打扰人家，我可不是那种人哪。”

他盘着腿坐下来，说道：“你们两人谁要是举动不正常，我便杀了他！”

他再悄声细语：“什么是正常呢，那就是你们原来怎么谈情说爱，如今还怎么做，我喜欢看。我不能自己干，看总得看得开心，是不是？”

他是对钱平说，但也是对青雯说。

两人很难堪。要是钱匡进来便破口大骂，两人心里还好过些。但他只是笑嘻嘻，还要他两人一切依旧，便摆不出那心情了。

钱平平时也沉默，一字不吭。青雯冷冷道：“钱平，你是不是男人？”

钱平说道：“你心里最清楚……”

青雯道：“既是男人，死也不过一回，有什么可怕？”

两人忽地笑了，对面而笑，他们当着钱匡的面儿，真的仍像刚才那样子，甜甜蜜蜜。

钱平搂住了青雯，说道：“他愿意看，要他看好了。”

真个是狂风暴雨，两人再度陷入欢乐。像是一只小舟，在风浪里忽出忽没，青雯的身子像是一条蛇，缠在钱平的身上，她说道：“如果早遇上的是你，我决不嫁那个废物。”

钱平不语，只是拼力而为，他弄得青雯高声呻吟，她几度狂欢，再不知道有一个旁观的钱匡。

钱匡只看不语，嘴角咬住，从他的嘴角流出血来，那血滴在他的胸前。绸衣是雪白的，他是一个不能人道的废物，偏偏有洁癖，一生总爱穿白。此时白衣上有殷红的血迹。他咬住了牙，喊不出声来，他多熟悉青雯的体态啊，但他还是有些陌生，她那神情是陌生的，那狂热是陌生的，那呻吟是陌生的。只有她的衣服她的首饰是熟悉的。他想狂吼，但唇咬得无声，人只沉默。

钱平与青雯超出了平时，他们忽地像是在黑暗中再复来到了光明中，做事不再顾忌，不再怕什么人了，原来在心里的那一点点儿歉疚感也荡然无存。他们在狂欢中，也许是最后一次狂欢了，钱匡为人狠毒，决不会轻易放过他们的。

贪欢的下场可能是死亡，但死亡对他们也无威胁，他们沉浸在快乐中。

## 第六章 钱大少爷

钱匡忽地叫道：“行了，行了！”

他走上去，掐着青雯的脖子，说道：“骚货，你快活了？”

青雯笑一笑，说道：“你只是一个银样蜡枪头儿，怎么懂得快活不快活？”

钱匡拍手大笑，说道：“是啊，钱平，你过来！”

钱平走过来，他站在钱匡的身旁，体会到了青雯的震颤，她怕死，她不愿意死。

但钱匡怎么会放过他们？

钱匡说道：“钱平，你说，我为什么要你做总管？”

青雯也觉出不对，她瞪眼看钱平，莫非他真的与钱匡有什么隐密不成？

钱平沉默，只吐出一个字：“他！”

是指钱匡，忽地青雯明白了，想到钱匡平时所为，当他情热也来挨蹭她。那时他委屈奉迎，像一个女人，他一定是尝到了做女人的滋味儿。

钱匡大笑，说道：“青雯，我一点儿都不恨你，我是他的女人，你也是他的女人。”

原来是这样……

钱平仍是沉默不语。钱匡笑道：“青雯，我对你有情，我视你如我的丈夫，依偎在你的臂中睡，好生安逸。”

青雯再是脸大，也耐不得他提起那私房事儿，原来他在青雯的臂中睡，在她的怀里，吮着她的乳，像一个依偎在怀里的孩子。那时她满是母性，对他有十二分的垂怜。

哪里知道他还是钱平的“女人”？

一个男人只是个女人样子，做他的女人，有几分伤感？

青雯说道：“钱匡，你像是一条狗……”

钱匡忽地打了她一个耳光，再打一个。一个接着一个，直打得她嘴角都是鲜血。

他怒吼道：“臭女人，你当我不敢打你？”

他色厉内荏，青雯噗哧一笑。

她柔声道：“男人最不能在女人面前发威，尤其是看过他那一串灯笼挂儿的样儿时，再发威，就显得好笑。”

钱匡站立，青雯也站在他面前，对面再立着游魂一般的钱平，三个对面，最是尴尬。说什么好？当着男人说女人，也好；当着女人说女人，也好；当着女人说男人，也行；

当着女人说女人也可。只是你莫要当着男人、女人的面儿，再说任何人，你说什么，都是尴尬。

钱匡说道：“青雯，我替你选了那么多的首饰……”

青雯一笑：“你也替丫头选首饰。”

钱匡一愣，再说：“我替你做那么多的衣服。”

青雯说：“你是替你的屋子装新。”

钱匡不悦，可再说什么，当一切解释都由另一个法子被解出，你能再说什么？

钱匡缓缓说道：“你是钱平，在屋子里，你是我的男人，但在钱家，我是主子。”

钱平阴沉着脸：“我知道。”

可他知道，一个人做够了男人，再看自己的主子只是一个“女人”，他无论如何也会看不起他的。就是他再能掩饰，也绝对掩饰不住自己的傲气。

这就使钱匡不舒服。

无论他怎么喜欢钱平，但他心里不舒服，到了他想起来时，那不舒服便变得不能容忍。

钱匡说道：“青雯，我要你杀了钱平，你干不干？”

钱匡递过一柄小剑，那是一柄古色古香的剑。

青雯拿剑，慢慢走近钱平。

钱匡说道：“狗男女，一对狗男女。可你要杀了他，我就放了你！”

青雯的剑尖指向钱平。

钱平仍是沉默，可能一直到死，他也只是沉默。

当一声，剑落在地。青雯抱住钱平，说道：“钱平，我不能杀你，我不能，让那个假男人看吧，我们一齐死！”

可钱平忽地抓起剑来，直刺青雯。

钱匡抢上一步，把青雯击倒，但剑还是刺在她的肩头。

血流不止。

青雯恨声道：“你只会做野兽，你只是一头野兽，我恨与你……”

钱匡说道：“我替你杀了他！”

他一步步走向钱平。

钱平忽地吼起来：“我替你杀她，我替你干她，你松一口气，你放过我，我帮你夺回保四堂，我帮你……”

叫声嘎然而止，钱匡的手正抓在他的脸上，血流出来了，漫漫了钱匡的手。他说：“我要你干，我没要你干我的妻子。谁干我的妻子，就是我的仇敌！”

钱平瞪眼看他，说道：“你……不能……干……闲她……闲……”

钱平死了，做过保四堂总管的钱平死了。

钱匡的手伸到青雯的脸上，她身子在抖，但不敢躲避，她知道钱匡的脾气，最好别得罪他。

钱匡说道：“我娶你时，一夜一夜睡不着。”

青雯挖苦他：“你没什么能为，爬上爬下，只是爬山，有什么作为？累得只好睡不着觉。”

钱匡喝道：“再说，我毙了你！”

青雯说道：“你只有这种本事，还能做什么？男人有本事，弄得女人跟在他的身后，喵喵叫春，那才是能为。”

钱匡的手要抓在青雯的头上了，一抓，必是几个窟窿。忽地他停手，说道：“贱人，我叫你犯贱！”

他抽出鞭子，抽打着青雯。

青雯笑，说道：“抽好了，抽啊，你没别的本事，只能用皮子，用那死皮子来抽我。”

她放声而笑，笑得神经质。

钱匡叫道：“我抽死你，让你躺在床上，再也不会去找野汉子了！”

青雯被抽得满身都是血，她呻吟道：“我要看到了真男人，不管他是谁，我就去找他，要他带我走。”

钱匡恨道：“我要你死，你哪里走？我打折了你双腿，你走得成？”

青雯恨恨：“打不死就走！”

钱匡忽地扔下了鞭子，跪在床前，说道：“青雯，青雯，你不能像那个畜生，他不是人。他背叛了我，你不能，你不能！”

他呜呜哭起来。

待得他哭够了，再去擦青雯的泪水。青雯的脸上也有泪，她哭得也很伤心。她是女人，但他不拿她当女人，只当她是一个用具。

摆在房子里的用具。

她再也不愿意做摆设，她哭道：“钱匡，我与你今生今世无缘，你放过我吧。”

钱匡跪得久了，膝也跪得软，他轻声说道：“你做我的妻子，是我的荣耀，你不愿意吗？”

青雯说道：“我不愿意被打得流血。”

钱匡把她轻轻放在床上，小心翼翼地解开她的衣服，像一个柔似水的男人，用清水毛巾轻轻擦那伤痕。

青雯在流泪，他柔声道：“我也不想害你，只是情不自禁，你疼吗？”

他对青雯那么心疼，哪像一个残暴的狂人？

他轻声说：“我愿意天天搂着你，我怕。我从小便是受了女人的苦才成一个废人的。”

原来钱匡从小便喜欢一个丫头，他闹嚷着，要那个丫头陪他睡，那时他才十岁，便由那丫头陪睡。那丫头也不是一个好货，天天夜里摸他，把他摸得夜夜流水儿。后来他

再长大时，便成了一个阳萎人了。他恨声道：“女人有什么好？只是那么一块臭肉。我恨，我恨女人！”

钱匡再成狂人，他狠狠揉弄青雯，说道：“你是我老婆，我不弄你，我弄谁？！那个臭丫头弄我，天天夜里把我弄得出水，她悄声问我：‘你愿意不愿意，你好受不好受？’我哪知道，只觉得那味道儿很好，怪怪的，怎么不好受？我说好受，她就笑我，说道：‘你看男人都和女人在一起，在一起就是那么摸，你不懂。’我那时才十岁，懂什么？我知道她害了我.....”

他狠狠揉弄青雯，她流泪，浑身很疼。

钱匡睡着了，他折腾了好久，累了，才睡着。

青雯拿起剑，对着钱匡，要杀了他。

她下不了手。

无论怎样，他毕竟是她的丈夫啊。

她知道那夜当钱匡与她在洞房里，再也不能施出男人的威风时，他流泪，说道：“青雯，我对着你时，时常不敢呆很久，你也知道的。”她那时问：“为什么？我知道你，你平时与我在一起也总不能久呆，总是来去匆匆，你说你有事，我不知你有什么事儿。”他说：“我不敢与你在一起久呆，尤其是在夏天，我穿的衣服单薄，怕自己耐不住，便出了丑。我与你在起一会儿，便像是逃走一样。你也知道。”

原来这样。

她嫁与钱匡，知道他是蜀中巨富，但她当时心内郁郁，也怕钱匡不爱她。可她还是嫁了，钱匡原来并不是不爱她，只是怕当着她的面儿丢丑。

他只能流水儿，不能流汗。只有在女人面前挥洒汗水的男人，才是令女人销魂的男人。

可他不是。



钱匡迫不及待地要对青雯说话，他忽地扯起了她，说道：“我是一个好男人，我有很成功的大事业！”

青雯睡意朦胧，问道：“什么大事业？”

钱匡说道：“我与吐蕃的卓书大王有约，他帮我得蜀中，我杀了唐逸，两下谁也不亏。”

她轻声问：“你如何杀唐逸？你那一点儿本事，连他身前都去不得。”

钱匡哈哈大笑，他两手轻轻拍着青雯的乳，那乳太高了，高耸的乳峰令钱匡着迷，他拍孩子一般拍着那乳，说道：“我在他身边埋了一颗毒弹。他不是会用毒吗？我要毒死他！”

钱匡对青雯说他的计：“蜀中天下，应是有我，郭家败了，齐家败了，只剩下了我一个，我不杀他，谁来杀他？！”

青雯问：“你怎么杀他？”

钱匡说道：“我有一个兄弟，他叫铁胆张。”

× × ×

唐逸再呆在书房里，他几乎天天睡在书房，吃在书房。家人以为怪异，但无人敢问，唐逸心境不佳，谁知道他在想什么？

铁胆张进了书房，说道：“我是不是你的兄弟？”

唐逸点头，铁胆张平时对他很少说话，只是默默帮他。虽说上一次帮了须眉她们，但唐逸不怪他，须眉是他的干妹子，他不帮须眉帮谁？

铁胆张说：“你是唐门主人，不能灰心丧气。”

唐逸无声。

铁胆张说：“我看你与她总在一起，知你有情。但大丈夫不能因情害事。”

铁胆张出去了，唐逸不会听他的，但他是朋友，话总得说。

突地，有一只鸽子飞来，落在唐逸的窗前，咕咕一叫，唐逸以为有可怜的信儿，急去抓它。

果然有信：

能来一晤否，娘娘庙前祝，当告君实情。

唐逸进了娘娘庙，他知道蜀中人都知道他，远远看到他，人们都躲进，怕沾了毒气。

他祝拜道：“娘娘，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！”

他再三拜祝，走出庙门，那庙祝是一个女尼，有几分姿色，一揖道：“唐公子，请留步，有人请唐公子借一步说话。”

唐逸无言，只随她去。走在回廊，九曲十八弯，角檐隐现，好一个深院庙宇。再走几步，到了一间静室。那女尼一揖道：“出家人不染俗家事，公子自去吧。”

唐逸进了屋，他看到的不是可怜，是钱匡的妻子青雯。

青雯的脸色苍白得可怕，她柔声说道：“公子来了，我以为公子接了信，不会愿意来。公子来了，是一大幸事。”

唐逸不知说什么才好，自从可怜失踪，他人更木讷。

青雯说道：“我请公子来，是有事要求公子。”

唐逸说道：“钱匡不死，我留了面子，再要求我什么？”

青雯起来，露出薄纱下的玉臂，唐逸看她，心里暗道：论起雪肌玉臂，她比起可怜来，也不遑多让。

青雯说道：“唐公子，我要告诉你的，不是钱匡的事，而是你的事。他有一个人在你身边，他会害你。”

唐逸不信，含笑：“有那种人吗？想害我的人不知有多少，多一个也不多。”

青雯的尖尖笋指碰着他的后颈，说道：“有人杀了你，我不甘心，我知道你钟情于我，为什么不占有我？”

唐逸说：“我占有的女人太多，神经全麻木了。”

青雯咯咯笑，说道：“你错了，越是占有女人多，你越会想着好女人。这同占有珠宝玉石一样，你有许多，但只是喜欢几种。你只能喜欢几个女人，听说你日夜思念那个阎可怜，她有什么好？值得你日思夜想？”

唐逸说道：“她很好。”

青雯哭了，只流泪却无哭声，她恨道：“我不好，我不好吗？你看看我，看我好不好？”

她脱下长衣，让唐逸看她。

唐逸不想着，但她脱得太快了，他无法不看。

青雯幽幽说道：“其实我不脱，你也看得见。”

她也知道唐逸能看得清身着衣服的女人。

她脱尽了衣服，坐在床上。如果唐逸不看到她身上的伤痕，决不会理她，一看她身上尽是伤痕，惊道：“谁把你伤成这样子？”

青雯不在意，她斜倚床上，说道：“看这里，是他咬的。”

那是圆圆的乳，她的乳可是最美的，就是美艳如仙的可怜也不如。高耸的乳挑起男人的欲火，那是埋葬男人的坟丘。可她的乳被咬得青一块紫一块，极是可怜。她的胸前有几处烫伤，那伤痕都结了疤，在明艳如玉的雪肤上，有一块块的疤痕，看去更是触目惊心。

唐逸抓住了她的臂，急道：“是钱匡打了你？”

青雯泣道：“他打我？打是轻的，我怕他打么？要他打好了。”

她伏在唐逸的怀里痛哭。

唐逸忘情，他抱紧了青雯，一个可怜的女人，真是可怜。

青雯说道：“唐逸，他不是男人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唐逸点头。

青雯说：“你不懂，他没有男人那玩艺儿，他根本就不是男人。唐逸，你为什么不杀了他，你杀了他，我给你跪下了。”

她真在床上跪下，爬起来再跪下。

唐逸扶住她，她说：“你能不能安慰一个从未尝过男人滋味儿的女人？”

唐逸无话，他慢慢脱下了长衣。

他得到的女人太多，但如此为女人，怕还是头一次吧？

他很有精神，在那间禅房里，与青雯搂在一起。他很吃惊，瘦弱的女人竟是那么有力，抱紧了他让他体味窒息。

唐逸来了兴致，他把女人服侍得很舒服，她的呻吟告诉他，她在兴奋的波峰浪谷里嬉戏，永无止歇。

两人无声了，休憩时天地都是静的，他们已听得见前面庙里的梵唱。

唐逸说：“你不嫁与他，是一个好女人。”

青雯说：“我是好女人，你是好男人。”

好男人与好女人凑在一起，会生事的。

## 第七章 残酷情杀

青雯呻吟，在呼唤唐逸，在唐逸的眼前，似乎她不是青雯，而是那个与他一夜缱绻的可怜。但她那高耸的胸乳向他提醒，她有些陌生，有些熟悉。

青雯说：“我的亲亲，我从未在床上流过汗……”

唐逸说道：“女人只应在床上流汗，哪能在身上流血？”

他抚摸着女人的身体。很奇怪，她的身体很瘦，后背很性感，没有许多的肉。但她

的乳高耸，胸挺得很直。她的脖颈很细，挑着一颗高傲的头颅。

她抱住了唐逸，身体在抖，说道：“我不知道有这种快乐，死也值了。”她抱着唐逸的手很有力气，抱得他几乎透不过气来。

唐逸惊异她的身体，她的身体竟是那么软，但一旦与他交接，那柔软便化没了，身体的呼唤使得她的肌体坚挺起来，那坚挺是实在的，使他着迷。

她是贪婪的，不等他歇过气来，她便扑来。一次再一次，他总是陷入疯狂……

夜以继日，再至黑夜。

他几乎总是放不开，当他与素心等在一起时，总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心意，就是他是病人，对于女人的贪欢不能放得很开。但在青雯面前，他再也不是病人了，她也不是救他的女人，她是一个需求很多的女人，她太饥渴了。

她跳到了地上，说道：“唐逸，你给了我狂欢，我让你看我跳舞。”

舞蹈使卓书的“北里之舞”逊色。青雯的身体是柔软的，像能呼唤它，使体内的魔鬼走出来，她的身体弯成一团，再渐复挺直。听得那踏踏的脚步声，唐逸看着她的身体，看她一次次给他一种新形体，一次次让他震颤，青雯的眉眼、体态都十分淫荡，像是一个饱经风月场的淫妇荡娃。

气喘是一件呼唤，他再复激动，两人再滚在一起。

什么时候了，他不知道。

她也不想着什么时候，她与他再也听不到那梵唱了，就是出家人也累了，她们都去歌息了，不再复唱经，可他们两人一次次无休无止地做爱，把身心掏空。

“你为什么要嫁与钱匡？”

“我的儿，我不嫁他嫁谁？当时在院子里，我看到了他，他那样子，只能用一句话形容，玉树临风。”

“你看他真是一个男人？”

“如今看出来不是了，也晚了。你为什么不杀他？”

“留下给你。”

“我不愿意要他，

“为什么不愿意要他？”

青雯提着他的耳朵：“告诉你，我得了你个男人，视天下男人如粪土。”

×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×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×

铁胆张面对唐逸，说道：“你去寻别的女人，为什么不去寻自己的女人？你找可怜，她一心为你，你有心无心？！”

唐逸盯着铁胆张的脸看，忽地笑了：“我不是一个好人，兄弟，你别拿我当好人看。”

铁胆张怒道：“唐逸，你不能拿可怜的一片情全当玩笑！”

唐逸大声道：“兄弟，我明白了。我们喝酒，好不好？”

铁胆张仍是怒气冲冲，他坐下来，与唐逸饮酒，他说道：“我铁胆张看你是一条汉子，硬要跟你。我也得你照顾，你拿我当亲兄弟一般，就是各大派的人剿杀，你也不动摇。我看你是条汉子，但你不能负可怜！我对不起你，可怜没对不起你！”

铁胆张忠心义胆，令唐逸十分感动，他笑，说道：“好，我听你的。”

两人饮了一坛酒后，铁胆张再叫道：“拿一坛酒来，我要再喝！”

唐逸大声道：“你不必再喝了，你再喝，得喝醉。”

铁胆张笑，笑得很苦涩：“喝醉怕什么，就是死在这里，也要喝！”

两人喝光了五坛酒，唐逸醉在桌上，说道：“兄弟……我不行……”

他颓然倒地。

铁胆张站起来了，他忽地拿出一条浑铁索子，把唐逸缚住，再拿出一条绞索来，把他吊在房梁上，唐逸仍是不醒。他喝得太多了。

铁胆张大叫道：“唐逸，你醒醒！”

×

×

×

唐逸醒了，他看到了铁胆张，说道：“我怎么比你高那么多？”

铁胆张说道：“对不住了，唐逸，我不是你的好兄弟，我是钱公子的人。”

唐逸便又看到了钱匡，钱匡带着他的人，站在眼前。

他们怎么进了密布暗哨的唐门，唐逸忘了，有铁胆张在，谁想进来，都是轻而易举。

钱匡说道：“唐逸，你完了，你再也不愁了。你能去阴间与你的那些死女人相会，这里面也有青雯，我的妻子，你与她不是也弄得天翻地覆吗？”

唐逸大声道：“原来你知道啊，我以为你只是一个银样蜡枪头，原来还是一个窥私癖！你都看到了？”

钱匡恨恨道：“我把那臭女人杀了，把她的尸体大卸八块！你要不要她的臭肉？拿过来！”

一个男人拿着一只坛子，坛子里装着肉，那是流血的鲜肉，看得出是一个女人的身体。

钱匡拿来那坛子，给唐逸看，说道：“你再抱抱她，卿卿我我，如今她已是一块臭肉了！”

钱匡怒喝道：“杀了他！”

唐逸酒也醒了，他一声喟叹，失望太多。他从未对女人失望过，但可怜的姐妹们骗了他。他从未对朋友失望过，因为上天终是给了他铁胆张这样的朋友。但他还是得失望，铁胆张也背叛了他！他并不是可怜的人！

他看定铁胆张，说道：“钱匡，我不愿意你那臭手碰我，让他来杀我好了。”

钱匡大笑，拍拍他的肚腹，说道：“我不愿意干那种事，我的肚子就一天比一天大。你来弄他吧，我成全你，唐逸，我拿你那阳物与她的那臭肉放在一起，让你们死后也能亲热。哈哈！”

铁胆张来了，他手里拿来两枚铁胆，他说道：“唐逸，你最好不动，我用两枚铁胆打在你的眼眶上，一击毙命，好不好？”

唐逸说道：“我一直以为你是我的朋友。”

铁胆张说道：“我原先就是钱公子的人，我的赌场就是钱公子的赌场，你没算计到，只好认倒霉。”

唐逸闭上了眼睛，但铁胆张对他最是熟悉，知道他闭不闭眼，都能看得清眼前一切。他喝道：“着！”

铁胆飞出，一击何止千斤气力？两枚铁胆直射唐逸！

唐逸不动，那两枚铁胆叭地正打在他的眼眶上。

流血了，真的流了血，但也不如铁胆张说得那么厉害，只是流血而已。

铁胆张大没面子，要知道他在江湖上与齐眉杨齐名，凭的就是他的两枚铁胆，如今只在唐逸的眼眶上打出一点儿血来，真是大没面子。

他怒喝道：“唐逸，再有本事，你也逃不掉，不如一死！”

唐逸大笑，他忽地一震身子，那条铁索扯得房梁大响，咯咯一响，房上直掉泥土。下面的人都叫起来，房梁吱吱响起来，钱匡大叫道：“杀了他！杀了他！我不愿意看他那样儿！”

铁胆张与钱匡的几个杀手一齐扑来！

没了唐逸。

当他们都扑奔那个吊在梁上的唐逸时，人没了。

唐逸坐在房外，他的手里拿着那一条浑铁的吊索，看着从房内逃出来的人。

人一逃出，那房子轰地塌了！

唐逸卷着铁索，说道：我平时最恨的就是出卖朋友的人。”

铁胆张面色苍白，他知道性命不保。



唐逸要杀人，那很容易。就是拿浑铁索捆住唐逸，也捆不死他。

唐逸说道：“我只有两个朋友，一个是可怜，一个是你。”

只有两个朋友，还有一个背叛了他，他心情如何？

唐逸说道：“你死吧！”

他只出手一招。

铁胆张死了，他的嘴里吞下了一枚铁胆，那是唐逸射去的，身上没有一处伤，只有眼角流血。

唐逸只在他的头上轻轻地拍了拍，像拍一个孩子，要他早早去睡。

唐逸慢慢走向钱匡，他说：“蜀中四家，只有你还活着了。”

钱匡大叫道：“杀了他！”

冲来几个人，都倒在唐逸身前。

一个个中了毒，最后冲来的那个人身体发抖，弯成了一团，吐了，他吐出一条小蛇，那蛇还在游动。他叫道：“蛇，蛇！”冲在前面的人刀砍来，砍在他身后人的脖颈上，血腥扑面！

他不知怎么竟是身子挪转，面对那人。唐逸把手放在他的脖颈上，摸了一摸。他也死了。

只有钱匡站在唐逸的对面，他问道：“你要杀我？”

唐逸冷冷道：“你活着有什么趣儿？”

唐逸要杀他，钱匡忽地大叫道：“不可，你不能杀我，青雯没有死，她还活着！你要杀了我，她必饿死！”

唐逸问道：“她在哪里？”

钱匡说道：“你必当着她的面儿，说你放过我，我才告诉你她在哪里。”

唐逸叹气说道：“没有用的，我就是放了你，你也得死。”

钱匡说道：“你杀不死我，我会逃走，我要去吐蕃。”

唐逸笑了，说道：“好主意。”

如果钱匡真去吐蕃，卓书就会多来几次中原，那样杀他便容易了。

唐逸说道：“你说出青雯在哪里，我派人跟着你，看着你去吐蕃。”

× × ×

唐逸进了暗室，这里是钱匡窥人私事的地方，他常在屋内窥人私事，看他家里的男人做事，他这屋里能看到钱平的屋子，能看到院里四五家仆妇的屋内，他乐于看人行房。

唐逸看到了青雯，她的身体倦成一团，躺在一团破布上，看到了唐逸，她哭了。

突地，钱匡一冲，冲出了屋子。

铁门当地落下，只剩唐逸与青雯两人在屋内。

青雯叫道：“不好，扯住他！”

唐逸一扯，只扯住了钱匡的衣服，听得唿喇一声响，那衣服碎了。

原来钱匡早有防备，他的衣服烂的，一扯扯不住，他便到了铁门外。他叫道：“我抓住唐逸了，我抓住唐逸了！烧啊，烧死他两个狗男女！”

铁门外一阵子慌乱。 ，

唐逸蹲下身子，扶直了青雯，说道：“你还好吧？”

青雯哭着，说道：“好什么？直到今日，身体都是懒的，睡得死死的，不然怎么会被他弄到了这里？”

原来她夜来太过贪欢，与唐逸那么狠狠一爱，回来时好不容易走到了家。钱匡问她几句话，她脸面放光，满心欢欣，答得也是驴唇不对马嘴。钱匡便起疑了，乘青雯去睡时，拿起她的衣服闻了又闻，拿起她的首饰看了又看。

他是钱匡，是不同于一般人的“男人”，他能从那首饰的形状上看出你在床上翻滚了几个来回，他能从那衣服的气味上闻出你在哪里宿夜。

他知道了，一定是在一个尼姑庵或是庙寺。

他叫来车夫，说道：“我记着你是跟夫人一起嫁来的吧？”

车夫战战兢兢：“是是。”

钱匡说道：“如果夫人死了，你也死了，你说她家里会不会怀疑什么？”

车夫更哆嗦了，他颤道：“说什么……说……说不说……”

钱匡问道：“你只有一次机会，夫人在庙里还是寺里？”

车夫道：“庙，庙。”

钱匡仍笑：“她与哪个男人在一起？”

车夫眼里是惧色，他怕，但钱匡只说一个字：“说！”他忙吐口道：“是唐逸。”

钱匡慢慢伸出手去，说道：“这块银子是赏你的，拿去吧。”

一块银子一下子塞在车夫嘴里，他张口要吐话，但久久吐不出。车夫死了。

×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×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×

青雯说道：“我害了你，我害了你。”

唐逸苦笑：“害我的人太多，害不死我。”

青雯抱住了他，说道：“我一天都身子软软的，我活在幸福中，喝水时也偷偷地笑，睡着时也偷偷地笑，你让我真做了一回女人……”

她搂住了唐逸，说道：“死有什么了不起？我陪你死！”

唐逸也看得出，这间屋子都是铁墙铁门，他与青雯真的无法出去了，他伏在青雯身上说道：“我告诉你一个秘密。”

青雯在听，伏身在他的怀里听。他说：“我有过许多女人，但与你那一天一夜最畅快。”

青雯笑了，她抿着嘴笑，原来她是最有本事的女人。

既是必死，何必自苦自己？

×

×

×

两人再欢乐。

此时青雯早就是熟家了，她令唐逸也吃惊，原来女人交媾的本事不是学来的，是她们天生的，她们原来不曾做过，只是身体的某一部分未被唤醒，一旦唤醒了她，便是疯狂般。

热汗，昏谔的话语，一生再生的信誓，都说得甜甜的，说得浓浓的，情浓似酒，人心如醉。

唐逸与她都觉得热，两人都脱下了衣服，原始的人氏都是这样的吧，他们那时怕不会害羞。唐逸的个子比青雯长些，但也胖些。青雯的身子细长，看去怎么也不像比唐逸更矮。她轻声说道：“我头一次对着自己的身子，是在镜子前，我头一回不怕、不羞，你让我知道自己很好看。”

她把奶放在唐逸的头上，两只奶夺去了唐逸的头，他埋在那坟丘里，醉了。

好久好久，青雯说：“我愿意要一个孩子。”

唐逸说道：“我就是。”

他知道，他们两人一定会死在这里，就是钱匡不杀死他们，也会饿死他们两人。

青雯说道：“你后悔不后悔？”

唐逸说道：“我后悔没早遇见你。”

青雯吃吃笑了，说道：“你心里喜欢的人是可怜，你一心喜欢她，是不是？”

唐逸说道：“我担心她，她是我的朋友。”

青雯说：“你没与她.....在一起过？”

男人女人一旦真有了肌肤的热恋，便言语无忌。

唐逸说道：“她是我的朋友。我告诉过你，我与她亲近过。你不愿意？”

她叹气道：“我怎么会不愿意？我只想，她与我在一起时，会不会恨我？你要再走

出去时，会不会与我在一起，还天天想着她？”

唐逸说道：“我不知道会不会。”

青雯叹气，说道：“你是一个很诚实的男人。”

两人再在地上滚，他们知道，此时的天地只剩下了一间死屋，一间能做坟丘的死屋。再贪欢啊，这大概是最后的一次了。

## 第八章 活人吃醋

身体滚动，他们再复进入第一次那样的狂欢。

几乎是很奇异的感受：他们像是头一次这样做，但又像是一个百年，像是一生一世都这样做过，这只是每一次的重复罢了。

男人会巧妙地让女人舒坦，那种快意，从心尖子上哆嗦出来。看得出嘴唇的颤抖是处女式的，快感从心里熨出，滚成一片浪。

男人也快意，他忘了他是一个唐门的主子，他的额头中间从前总是皱一个“川”字，这会儿那个字不见了，只有平平坦坦的快活，心里无复再有愁苦。

十大门派的凶杀算什么？他不是要死了吗？死去原知万事空。

他不再想那些人，不复想那些仇恨。

铁门是锁着的，便不必知道黑夜白天。人愿意体味一切时，那是忘却自己的时候，当你不复有自己，一切都不再存在了，只能用心体味快乐，体味对方的一颦一顰，体味那欢快。

青雯说道：“我身体光滑多了，不信摸一摸？”

唐逸不必摸，也知道那身体是什么样子的，他在暗夜里也看得清青雯，但他还是摸一摸。他的手捉在青雯的手里，一味地游动，寻找他的熟悉。

“在你一生中，你最愿意与哪一个女人在一起？”

“不知道。我喜欢可怜，但我与你在一起，最快乐。”

她生气了，握着他的命根：“你真个无情，你看她好在哪里？”

唐逸说道：“不知道。我只与她在一起一夜，我那一夜好怕。我与女人在一起时，真的没那么怕过，我怕她看不起我，怕她不愿意与我在一起，我怕她拒绝我，我怕很多。那一夜究竟是什么滋味，过后也忘记了，似乎与其他的女人在一起时没有什么两样啊。”

青雯说道：“情更深时情转薄。”

唐逸说道：“是啊，但不一样，我与你在一起，便是一个疯子了，我想到了我的头一夜。”

他想起了荷叶，荷叶的身体并不是那么好，与他以后的女人比起来，哪一个怕也不如。但他就是想念荷叶，思念荷叶，一生也不能忘怀她。

他们累了，也饿了，青雯说道：“我很渴。”

是啊，做爱的人会口渴的，渴得要命。

唐逸说道：“没有水，只有我的口水，你吃一点儿好了。”

他再与青雯做爱，她喘息说：“不能再做了，再做下去，我只会死。”

唐逸搂紧了她，说道：“你会后悔？”

她轻声说：“不会，我愿意死在你怀里，我愿意你与我交媾时死，在最快乐时就死了，那我一生最后体味的就只是快乐了，有什么不好？”

蓦地当一声响，似乎有人在哪里窥视，原来在他们的铁屋上方，有一个小孔，那里面有一双仇恨的眼睛：“唐逸，再干啊，我愿童看，我真不知道人还有这本事，能干得这么欢。你们不饿吗？不渴吗？青雯，我拿下去一个香蕉，你给我舔它，我便给你一钵水。”

青雯看也不看，说道：“我不要你的水，我有唐逸的水，足够了。他有许多的水，

可惜你也有水，但你一见了女人，水就流光了，是不是？”

钱匡大笑，说道：“不错，我小时候便弄了，弄得早了些，才会狼狈。但你们两人要死了，再也没有水了，只有骨头，一身皮包骨头。青雯，你杀了唐逸，我放你上来。”

青雯笑一笑，看着唐逸，说道：“你愿意让我杀你吗？”

“愿意。”

“可我不愿意，我要用我的爱杀了你，杀了我自己。”

钱匡说道：“真是可惜啊，青雯，你怎么说也是我的妻子，我把你放在那一座院子里，怕人知道你在那里，我愿意让你一个人安安静静。可你天生是一个贱货，怎么会安心？我让你偷汉子，这一回你偷着了，到死时都有了一个汉子，你偷啊，偷吧！”

钱匡在上面看，青雯甜甜蜜蜜地看着唐逸，说道：“那个假男人看你，你敢不敢做爱？”

唐逸说道：“从前也有人看着我，我那时更有本事。只不过那时是女人看，如今换了男人了。”

青雯笑说道：“什么男人，你叫他男人，是抬举他了。”

钱匡笑说道：“对啊，我哪里是男人，我只是一个看客。”他笑道：“唐逸，你拿走了我的老婆，我拿走你的性命，彼此彼此！”

唐逸沉浸在对青雯的爱恋中，他一心一意体味青雯的火热。她的唇是病态的，那么热，她的身体在发烧，似乎是她性命的最后一点儿气力，她说：“唐逸，再爱我，再爱我！”

唐逸在她的呼唤中，再找来自己的野性，但他担心，青雯不会武功，她的体力与生命渐渐消失。可她抱住了唐逸，不准他离开，她喃喃道：“你忘了我的吩咐吗？”

她要在那性的欢娱中，一点点死亡，她不愿意在静等中死去。

唐逸何尝有过这么郑重的交媾？他与荷叶有过，但那是他愧疚在心，一心怕荷叶死

亡，而今青雯要在交媾中死去，要在她最后的生命一息离开身体时还与他亲热，这是令他身心颤栗的事啊。

他小心把青雯放下，说道：“青雯，你放心吧。”

青雯说道：“你说过，一辈子不娶妻子。你惦念着荷叶，是不是？”

唐逸点头。

青雯说道：“我与你在这里呆了几天几夜，我也不知，大约能有十天了吧？”

她的生命之火已很微弱，但青雯还要贪欢，她只能一死了。

她用干渴的焦唇去吻唐逸，唐逸也去吻她。他心里忽地想到：女人的渴情是不是总是如此，一旦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情爱时，会烧灼全身心，去爱一个男人？

那个男人是最快乐的。

他不禁狂欢，青雯也陷入狂欢中。

只是青雯怎么在呻吟时再无声了呢？那上面的钱匡大吼道：“唐逸，你干死了我老婆，你干死了我老婆！”

他那狂喊声，令唐逸大惊，他如梦初醒，轻轻放下了青雯。

青雯满面光彩，气息全无，看来她真是在快乐时死在他的怀里了。

钱匡大声道：“唐逸，你也死吧，你死好了，你早一点儿死，陪我老婆一齐去阎王殿！”

他从那孔里灌水，一直把铁屋子灌得满满的。

唐逸沉在水里了，他再不浮出水面。

钱匡大喜，叫道：“打开那屋子，捞出尸首，我要把他割成几段，让他的身体分成八块！把那贱货也割了！”

打开了铁屋子，捞出了唐逸的尸首，再捞出青雯的尸体。钱匡忽地说道：“不对，不对！”



淹死的人都肚子胀得大大的，可唐逸的肚子不大，青雯的肚子也不大。

钱匡说道：“那贱货不大肚子是对的，她早就死了。可这唐逸就得大肚子了，他怎么不对劲儿？”

忽地那几个抬唐逸的人都脸色铁青，你揪住我，我揪住你，对面咕咚倒下。

唐逸冲来，扯住钱匡，叫道：“早就该叫唐门的杀手宰了你！”

他扯住钱匡，钱匡大笑，说道：“唐逸，你也必死，你是十大门派的敌人，我也帮你做了许多事，我毒死了那个武当派的老杂毛，那双修门的臭夫妻偷了我的解药，可他们也双双死了！我也帮你杀了十大门派许多人！我恨死你了！唐逸你个毒杂种！”

唐逸扯着钱匡，把他带到了院前。院前聚满了钱家的人，他们人人持械，都来攻唐逸。

唐逸喝道：“钱匡作恶多端，我必杀他！你等让开，免得受死！”

众人不散去，只是静静看他。

钱匡大声道：“你们听着，我们钱家的人恨他唐门，是他唐门的人害得我们家破人亡！”

钱匡叫吼过后便一挣。唐逸当他要拼命，便揪紧了他。再一看，他竟是没气了。原来钱匡早就自备毒药，不得已时自吞下去。

×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×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×

唐逸抱着青雯，去埋葬她，他喃喃说道：“青雯，如果我不对荷叶发过誓，我就娶你做我的妻子。”

蓦地，他怔住了，眼前出现了一人，那是净衣素色的可怜。

她真的是阎可怜。

唐逸一看，便知道她就是可怜。他猛地哭了，泪水在他的脸上，他毫无羞耻地哭。

阎可怜不说话，只是温柔地抱住了他的头，把他抱在怀里，越抱越紧。

×

×

×

过了许久。

她说：“你在找我？”

唐逸说道：“答罕说，你与惜情只是一人。我不相信。”

阎可怜不愿分辩，她只是一笑。

唐逸心道：她那么温柔，惜情那么狂傲，两人真有天渊之别。我就是眼再瞎，也看得出阎可怜与阎惜情不同。

可怜抱着唐逸，轻声说：“唐逸，你那一夜对我……”

她有无限温柔，若是须眉，便会大声豪气地说，她如何快乐，如何感受。但阎可怜只是轻轻吐出一句，便生羞涩。她那一夜与唐逸在一起，过了许久，尚不能脱下她的长衣。唐逸轻轻替她脱衣，她只是推却。唐逸着急，扯坏了她的衣服。她竟哭了，唐逸哄了她好久，正十分泄气，忽地她失声而笑，轻声说道：“我是不是有些做作？”

那一夜，唐逸抱紧了她，两人在那暗夜里滚。

他的动作很是轻柔，他是头一次体味如何对待一个温柔的女人，阎可怜的身体与那几个女孩子真的不同，她的体肤是那么细腻，喘气那么轻微，真像是他再一用力，就会把她弄得零碎。他伏在她身上，再过一会儿，她就受不住了，轻轻地喘，说道：“我受不住，我受不住了……”

唐逸意犹不足，他伏在可怜身上，轻声说道：“可怜，你受不住，我让你歇息一会儿。”

阎可怜轻轻抚摸着唐逸，说道：“公子，我让你失望了吧？”

×

×

×

可怜忽地看到了青雯的尸体，她轻声说道：“她是谁，你那么悲伤？”

唐逸说道：“她是青雯，是钱匡的妻子。”

可怜说道：“你不会为谁的妻子那么伤心的，她一定是你的意中人。”

唐逸看看可怜，再看看死去的青雯。如果唐逸是大奸大恶之徒，他一定会巧言掩饰，说青雯只是一个屈死的女人，与他无干，那样便可讨得可怜的欢心。但唐逸此时心内正苦，他说道：“我与青雯头一次相爱，便那么快乐。我与她相交，是我最快活的时光，她是一个最可心的女人。”

阎可怜头一次听得唐逸当着她的面儿夸赞一个女人，她低下了头，显是对唐逸的心境也很是震惊，她说道：“但愿你能有一个好女人。”

她幽幽说完，起身便要走。

唐逸唤住了她：“你要做什么去？”

阎可怜满面是泪，她说道：“我要走了，你要埋葬你的心上人，我在这里，你怎么能对她说上几句喁喁情话？”

唐逸见她话头不对，便也木木的，他跪在地上，把青雯埋了，说道：“青雯，我不会对不住你，我不愿不住你。”

待得他对青雯说尽了心里话，再一抬头，不见了阎可怜。

看来可怜真是生气了，她不愿意再看到唐逸对别的女人好，她心内在吃醋，她不愿意唐逸一心系青雯身上。就是一个死人她也不愿意对她宽厚些。

× × ×

青青、倩倩、思思三姐妹重逢了，此时重逢，全是因为唐逸。但唐逸又走了，落在卓书的手里，她们一计议，只有去找卓书。

卓书看到她们三人一齐来，顿时眉开眼笑，他大声道：“好啊，三姐妹毕至，我真个是大饱了眼福。”

他回头对段馨说道：“段王子，像你这般没有什么情趣的男人，思思怎么会看上你？思思，不如你嫁与我，我让你做吐蕃王妃，你看如何？”

思思看着段骞，只是一笑。

卓书拍手道：“可惜，可惜，世上有这种奇女人，甘愿附骥做一个庸才的老婆，一生碌碌无为，可惜啊可惜！”他再对倩倩说道：“倩倩，人生几春秋，你不能总做烟花柳巷人，不如你嫁与我，我让你做吐蕃王妃，好不好？”

倩倩说道：“卓书，你是一个明白人，交出我哥哥来，便算罢手。如你不交，我们不会放过你！”

卓书冷笑，说道：“你也欺负到我头上来了，你看卓书人好欺负？”

青青怒道：“卓书，我与你有几笔账未算，你先交出哥哥来，不然我杀了你！”

卓书扬头，说道：“好大的口气，就凭那一手‘漫天花雨’，你就能杀了我？”

青青戴上鹿皮手套，说道：“不信就试一试。”

卓书不怕这三个女人，但他怕身后的那几个男人。一个莫奴生就够他受的了，再加上一个段骞。更有齐眉扬与须小仙，他怎么能应付得了？

卓书心道：我是卓书，是吐蕃王，怎么能与她三个臭女人一般见识？只他们都是又臭又硬的人，怎么与他们分说？他看看段骞，段骞那么有风度地笑着，显是对她们姐妹三人的话有些不以为然。卓书心道：我拿话语挤兑段骞，看他如何说。

卓书便说道：“段王子，你是大理王储，自是明晓事理，你说，那个唐逸在我眼里，怎么会比吐蕃的国务更重？我也不会因他误我大事。”

段骞对他一揖，说道：“卓书大王，此话深得道理，只是唐逸如今在哪里，还望明示。”

卓书说道：“他在哪里？我一离开那饶风岭，便放了他，他去了哪里，我怎么知道？或许是那个活佛抓住了他，或许是藏到了哪里。他可是众矢之的，谁拿到了他，便是拿到了宝，可以号令武林天下的。”

青青喝道：“卓书，不管你如何巧辩，我一定要杀了你！”青青视卓书如眼中钉，恨

恨地看着他，说道：“我要教你再尝一次‘漫天花雨’的滋味儿！”

她手里握着暗器，要杀死卓书。

段譽拦她道：“青青，不可造次！我们要找的是唐逸，休与卓书纠缠！”

青青怒道：“你与他无怨无仇，自可以放过他，我不会！”

思思看段譽脸面绯红，知道他有些受不住，便笑说道：“姐姐，我们去找哥哥，如果哥哥真的离开了这里，我们便放过他，不然我们再来找他好了。”

卓书恨恨道：“你去找好了，再休拿那个恶魔来缠我！”

## 第九章 若即若离

当段譽与思思睡在一起时，他抱着思思，看思思睡。

在他眼里，唐门三姐妹都是天人，但倩倩媚骨多些，看去不甚稳重，再说在她身前身后有那么几个男人跟着，至少有须小仙与齐眉杨两个大男人跟着，看去十分不顺眼。而那个青青更是一个骚女人。从前听说青青是一个很稳重的女孩子，听得思思说，她是一个一心钟情莫奴生的女孩子，也好生敬重她。但眼下一看，青青那妖娆劲儿，比起那些不知羞耻的卖笑女人更是风骚。她对着段譽笑，说道：“妹夫，你与妹妹一起睡，还是与我们在一起？”

莫奴生扯着她走了，她临走时还回头一笑，说道：“这些男人里，还是你最有些男人样子。”

思思看着青青，她也惊诧莫名，奇怪青青怎么会这么放肆。段譽心里不悦，但也不说。他看不惯像青青这种人，在大理王宫，他接触的都是稳重娴雅的女子，哪见过青青这样？

思思扯着段譽走了，走时还听得青青银铃一般的咯咯笑声：“妹妹，我不抢你的情

郎，你急什么？”

× × ×

几人住店，这店虽说不大，但还干净，段謇与思思的屋子是一间正房，很清静，只是有些小。思思偷眼看看段謇，他正襟危坐，坐在那里，像老僧打坐，人已入定。好久不见他动，思思心扑扑直跳，心道：我与你从未在这神情下住在一起，今夜怕你会动我了。思思一想到此，竟是心跳得很厉害。

她躺在床上，装睡。待得段謇也累了，便会来就她。她心内打主意，要是段謇今夜与她相亲，她便把一生的幸福都托付与他。

但段謇只是坐在那里，他在打坐。他知道，莫奴生他们以为他与思思早就成亲了，所以不曾问过他，便给他与思思一间房，他再怎么说？他不能对他们说，他与思思不曾成亲。他只是仰慕思思，愿与思思结成秦晋之好。

思思咬着牙，她在等着，等得太久了，太久了啊。莫非段謇不知道她的心意？她愿意与他在一起，愿意一生一世与他相厮守啊。

隔壁传来莫奴生与青青的笑声，他们在一起了，乌鸦呢？那个一心一意守着莫奴生的女人在哪里？青青笑得很放荡，看来她是挑起了莫奴生的欲火了。

两人正甜如蜜。

莫奴生说道：“我看乌鸦在那里，是不是有些不快乐？”

青青摸着他的身体，说道：“一个男人，在一瞬间能让一个女人快乐，便算是大能为了。你想让两个女人同时得到快乐，那不可能！”

青青的唇总不闲着，她在吻莫奴生，她的唇不如乌鸦的，有那么动情的力量。她喃喃说道：“我不如她，是不是？莫奴生，你得了两个女人，你无她不欢，对不对？”

莫奴生不动，他的兴奋有一丝歉疚，他觉得对不起乌鸦，此时乌鸦在哪里？她走出去了，在青青扑向他时，乌鸦就走出去了。

她在哪里？

青青说道：“你神不守舍，我去找她。”

莫奴生不动，他心里也希望乌雅能回来，就是不与青青再做那种游戏，他也希望乌雅能回来。

× × ×

青青搂着乌雅回来，乌雅神情淡淡的，她看一眼莫奴生，心里猜他并没有尽兴。她心里竟是有些暗暗高兴，没有她乌雅，莫奴生不会快乐。莫奴生说道：“她在哪里？”

青青吃吃地笑：“真亏你提醒我，不然你的乌雅会在走廊上待好久，会把她冻坏的。”她抱着乌雅，那神情好生亲热。别人如看了，一定会生妒两人好得像是亲姐妹一般。

青青对乌雅说：“乌雅，你也是他的女人，我也是。我与你将来就像是亲姐妹一样，你何苦要走出去？人家知道的，知你是不愿意看我们在一起亲热。要是不知道的，还当我是嫉妒女人呢。乌雅，你与莫奴生亲近一点儿，我看看，看你与他在一起，真是比我更好些么？”

乌雅不能不听她的，她想莫奴生，盼着与莫奴生亲近，但当着青青的面儿怎么能显得与莫奴生亲近？但她看着莫奴生，看着他如海一般湛蓝的目光，正用期盼的目光看着自己。她怎么办？

她知道莫奴生期望她能留下来，不让他与那个一心淫乐的青青单独在一起。她能做什么？

莫奴生看着青青，青青说道：“莫奴生，你愿意与我在一起，还是愿意与乌雅在一起？再不就愿意与我们两人在一起？”

莫奴生不理她，只是盯着乌雅。

青青看着乌雅，神情风骚而放浪，她浪声浪气地说道：“乌雅，你愿意与莫奴生在一起，我也不反对，你何不对他施展一下你的本事？听说你与那个乌苏能令卓书一生一

世也忘不了你们，有什么本事，拿出来看看。”

乌雅很不舒服，她轻声说：“我没什么本事。”

青青恶狠狠道：“你有什么本事，拿出来看看，有什么了不起？”

莫奴生不得不插话：“青青，你不必逼她。”

青青跳起来，脸面逼在莫奴生的跟前：“我不逼她，我来逼你好不好？”

她用她的身体来蹭莫奴生，使得莫奴生也兴奋起来，她轻声说道：“乌雅，你看，他是一个男人，一个健壮的男人，就不会不对我有兴趣。他对我有兴趣，便是我的福份了。你愿意不愿意看我与莫奴生做爱？”

乌雅要走，青青说道：“乌雅，你不能走！你要走了，我要你后悔！”

莫奴生躺在那里，他恨自己。如果依他自己的心意，他决不会对青青的献媚有反应。但他的身体并不争气，一旦青青对他放浪，他的身体便迅即有了反应。那是令他尴尬的反应，青青咯咯笑着，说道：“都说男人有什么情义，依我看根本就是胡说！你看莫奴生，就不是我，再换了一个更风骚的女人，他一样会对她亲说道：“是吗？真的不一样吗？我看未必。你看乌雅与我有什么不同？你与她根本就没有在一起过，但你与她在一起，不也挺好的吗？你不是也不愿意放弃她吗？所以男人不必对女人说什么钟情，那都是假话，都是胡说！”

青青对乌雅说道：“如果我不让你走，你就走出去，我便要让你后悔，我让你一生都后悔！”

乌雅知道，青青是一个说得到做得到的女人，她经过那么多的风浪，如今做事，更是一意孤行，根本不听人劝告。如果她真的一气走出去，莫奴生会受苦的，他会吃青青的苦头。

她想闭上眼睛，不看他两人。但青青不让，青青笑说道：“乌雅，你得看着我们，我与他亲热，你得在一旁看着。你得知道，我是如何与他亲热的，一会儿你再来，你再



与他亲热。那样我便知道你比我更强在哪里，知道莫奴生为什么那么快就移情别恋了。”

乌雅不语，莫奴生也不说，他们不肯说出在草屋的秘密，为了莫奴生的内伤，她与莫奴生用一种只有卓书能体味到的方法去医治，他们成功了，莫奴生好了。

莫奴生有些别扭，但他在青青的风骚调情下，男人的欲望很强。

他们在亲热。

乌雅的心在滴血。

她不喜欢青青。

在未见过青青前，她梦想着与青青很好地相处，两人亲如姐妹，一同爱莫奴生。她也知道，像莫奴生这样的男人就是与青青在一起，与她在一起，也没什么不好。但她想错了，她知道，青青心里是恨她的，她根本不想容纳乌雅。

乌雅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做爱。

青青说道：“男人在做爱时，都愿意满嘴胡话。你说啊，你说啊，你莫非是一个哑巴？”

莫奴生说道：“青青，我天天到处找你。”

青青说道：“是啊，找到了，你找到我了。”

莫奴生再不说话了，他确实是天天在找青青，也找到了。

但再说什么呢？

他看着乌雅。

青青吼道：“你莫看她，看她做什么？她又不是你！你只说你找到我，你想什么？你想什么？”

莫奴生说道：“我要找到你，我要娶你做我的妻子！”

青青吃吃笑：“对啊，你找到了我，你也娶我做妻子好了。只是你有一个女人了，你拿乌雅做什么？”

莫奴生说道：“我离不开乌鸦。”

青青大声地笑，笑得整个客店都听得见，她大声道：“是啊，你娶了我，再与她相好，那是最好对不对？”

乌鸦说道：“我会侍候你们，我侍候你一辈子，好不好？”

青青大声道：“我不用你，我用不起你！你是莫奴生的人，我怎么敢用你？我有秀早，她会侍候我，我不要你侍候！”

乌鸦心道：如果秀早不去别的房间睡，她来这里，看着你们两人做爱，她也受不住。我只要忍，我知道莫奴生的心意，我知道他不喜欢你，他只喜欢那个对他有情的青青，不喜欢你这个妖精青青。

听得隔壁有人在走动，那是思思的房间，可能是他们说话的声音太大了，把思思两人吵醒了。

青青大笑，说道：“莫奴生，我让思思来，你对她说，你在成都交与我两个孩子时的心境，再说说你此时的一肚子狗杂碎，你说，思思会怎么说？”

莫奴生不语，他欠青青的太多，青青为他几乎是死了两次，再为了他受尽辛苦，他能说什么？

乌鸦说道：“青青小姐，我来侍候你，好不好？”

乌鸦流出了热泪。

她知道青青会折磨她，但不知道会如此难堪。她不愿意吵得人人皆知，吵得人人都来看青青与莫奴生，看他们像是看猴子耍，那又何必？

青青轻声说道：“乌鸦，你是莫奴生的救命恩人，我不会拿你怎么样的，我对你会很客气。只是我对莫奴生，怕就没那么客气了。他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，我对他何必那么客气？”

乌鸦流泪，她知道，如果没有乌鸦，莫奴生在她的面前，会是一个刚强的男人，她

不敢对他稍加微辞。但在乌鸦面前，一切都变了，她会变本加厉地折磨莫奴生，给乌鸦看。

莫奴生能受得了这个吗？

看他在愤懑中，对她用情，与她亲热，那心思似乎不在她的身上。

乌鸦也看得出来，他那热情没了，只是一个健壮的无灵魂的人。

段謩看着思思，他说道：“思思，要不要我去劝一劝他们？”

思思摇头，她知道青青有一些乖戾，她也弄不清楚为什么，段謩怎么去劝？

但段謩笑笑，说道：“我去劝他们，他们会听的。”

×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×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×

他真的去了，敲门，也进了门。

段謩说道：“夜深了，我睡不着，我们饮酒。好不好？”

青青大声道：“夜深了，睡不着，我们有更好玩的事儿，何必饮酒？”

她那挑逗的神情，令段謩很不愉快。他心道：青青以为我是一个风流主子，那就错了。我只是钟情于思思，对她没有什么兴趣，她不必那么风骚卖弄，太过份了。”

但他只对莫奴生说道：“我们来饮酒，好吧？”

莫奴生此时正是难受，有个人来饮酒，那是最好。他说道：好啊，好啊。”

床是凌乱的，青青与他在胡闹？但为什么乌鸦也在，莫非莫奴生喜欢这种淫戏？

段謩说道：“来吧，我们一醉方休。”

莫奴生笑一笑，说道：“醉了好，醉了便不知道如何做人了。”

段謩大声道：“醉了，也做得一个正直的人，莫兄说是不是？”

莫奴生最怕他说教，但听他说，总比受青青的气好些。他便附和道：“是，段兄说得是。”

两人饮酒，一连二杯。

莫奴生能饮，段譽也能饮，两人饮起酒来，再论江湖，便谈笑风生。

他两人渐渐谈得来劲儿，一旁可是冷落了三个女人。思思一边打哈，一边心道：段譽看来是有些毛病，他不愿意与我在一起亲热，反是愿意与莫奴生在一起饮酒。看来他对我那一点情意，也是少得可怜。他再做了大理王，一定是天天愿意在宫里批文案，不愿意与我在床上亲热。他只是一个板板正正的王子，是一个不懂得人生情趣的人。

青青更恨段譽，她本来想挑起两人的欲火，让那个段譽看她也眼红。但段譽看看她，不再理她，只是与莫奴生饮酒，两人越喝越是有兴，这令她心恨不已。如果不是段譽与思思来，她此时早就得逞淫欲了，连带着还羞辱了乌雅一顿，这是何等好的时机？但段譽与思思来了，看思思那无精打采的样子，便知她也是累了，乏了，她不愿意段譽跟莫奴生饮酒。但她不愿意，段譽愿意，她又能怎么样？乌雅此时的心情反是好受一些了，她知道，段譽来了，救了她与莫奴生。她最怕的是，莫奴生忽地来了愤怒，把青青扔在床上，扬长而去。那样她一生都会心有愧疚。

来了段譽，让莫奴生再也不必单独面对那个贪欲的疯子

青青，这样好多了。乌雅替他们两人斟酒，对他们笑，令两个男人开怀。

段譽再对莫奴生谈起了屯兵治国之道，乌雅也在认真地听着，莫奴生也像是在洗耳倾听。思思很是反感，她不明白，为什么段譽到了哪里都要大谈他的治国之道？如果不谈这个，人家就不知道他是名闻天下的四大公子吗？人家就不知道他将来必会治理一个大理国吗？思思听过了许多遍，段譽的大道理从来没有新的，都是他一讲再讲的，思思忽地很反感，她不明白段譽为什么要起来与莫奴生夜谈，她轻声说道：“我要去睡了。”

段譽对她笑，说道：“人生得一知己，大是不易。我要与莫兄秉烛夜谈，你要睡，就去睡好了。不如让青青去陪你，你们姐妹两人也好久不在一起了。”

青青哪里肯去睡，她瞪眼看着莫奴生，像要把他吞下肚去，她说道：“我等等，等你们谈完了，我再睡。”

段寨不懂她是要赶自己走，他大笑道：“女人贪睡，男人多思，这是对的。”

他再不理睬思思了，思思看看青青，青青不动，根本就不与她去，再看看乌鸦，忽地乌鸦说道：“我与思思小姐去睡，好不好？青青姑娘？”

青青当着思思的面儿，自不好对她再说什么，她说道：“你去睡好了，难道我不会斟酒吗？”

× × ×

乌鸦随着思思走出来，一出了屋子，泪水长流。

思思回头，看到她流泪，便说道：“乌鸦，你怎么了？”

乌鸦蹲在地上，哭得无声，但哭得极是伤心。她没料到爱上莫奴生会有如此下场，也没想到莫奴生会对她这么有情，她如能扔下这段情事，起身就走，那有多好？但她不能，她自从离开乌尔忽，心都放在莫奴生身上，她不能离开他啊。

思思扶起了她，说道：“乌鸦，你有什么苦楚，对我说说，好不好？”

乌鸦擦干了泪水，说道：“没什么，我们去睡吧。”

一直到睡着了，两人再没有说什么，只是各想着自己的心事。

## 第十章 生米熟饭

思思忽地夜里发烧，竟是烧得说起胡话，她时常在梦里叫耶律重恩的名字，一叫时，乌鸦就看着段寨。

段寨苦笑道：“她心里惦念着耶律重恩，你叫我怎么办？”说话时那愁苦，竟是写在面上。

乌鸦轻声说道：“公子不必焦急，要是能对思思姑娘好一点儿，她的心慢慢会忘却的。”但说时自己也心中不信，难道她真的能忘却耶律重恩，再与他段寨两情缱绻，爱

河一度吗？可他期望如此，只不知思思是不是那么想了。

被乌雅看出此情来，令段骞大伤情面，他轻声说道：“思思就是如此，她心里惦念着个人，对那个人就依依不舍，我离开了她，她会更惦念着我的。”

乌雅走出去了，她想给段骞与思思单独在一起的机会。

段骞看守着思思，思思仍在发烧，他呆呆看顾了她一个时辰。

乌雅再回来了，她的手里握着一把草，笑说道：“公子，我用这些草炙炙她，或许她就会好一些。”

段骞知道乌雅是好心，他笑说道：“那好啊，我帮你。”

当下两人便把思思的衣服都脱了，段骞看着思思，竟是不能自持，他的身子微微颤抖，她要是他的妻子了。

乌雅笑说道：“一看便知，段公子与思思姑娘还未亲近过呢。”

段骞一叹说道：“思思冰清玉洁，我怎么能冒犯她呢。”

乌雅说道：“公子别太过认真了，女人像是花朵，她盼着男人来摘，但又有些心内矛盾：怕他摘了，一扔就枯，不好好照应。你就很大胆地摘那朵花吧，但只记着，摘过了花，不能随手就丢，时时看顾她，那就好了。”

一时说得段骞心内痒痒，只是看着思思的身体。

乌雅噗哧一笑，说道：“公子别傻看了，帮我抱她到那桶内，我要用文火去蒸她。”

段骞抱着思思，思思体滑如凝脂，竟是一抱令他心颤。

乌雅说道：“其实呢，男人对于女人，只有占有的心思，没有爱怜的心意，便使女孩子心酸、伤感，你要对思思姑娘好一点儿，她会听你的。”

说罢点了火，乌雅说道：段王子，你还从未烧过火，是不是？”

段骞忙答说是是是，乌雅再笑，说道：“你来烧火，如是她醒了，你就唤我。”

乌雅出去了，段骞看着坐在桶内的思思，心里咀嚼着乌雅的话，越来越觉得她太过

大胆，怎么能对女孩子那么冒犯？怎么能对思思不加体恤，便对她侵犯？那样不行，不行！他情不自禁去摸思思的肩，滑如凝脂的肩头，使他绮念百生。

忽地思思醒了，她的眼睛正盯着段褰：“我怎么了？”

段褰说道：“你病了。”

他忙拿回自己的手。

思思问道：“我怎么这样子？”

段褰忙说道：“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是乌雅要把你放在桶里的，她说放你在桶里，蒸一蒸，你就会好的。”

思思一想到乌雅与段褰把她放在桶里，不由得眼也红了，她声如蚊蚋：“你抬我放在桶里的，是不是？”

段褰也慌了：“乌雅抬不动你啊，我只好去抱你了。”

思思想着段褰抱着自己情景，心内又慌又乱，不知说什么好了。她坐在桶内，大大出汗。

段褰说道：“乌雅来了。”他长吁了一口气，生怕思思怪罪他，乌雅来了，正好不说此事。

乌雅待得思思汗出得差不多了，便说道：“思思姑娘，要段公子抱你出来，放在那床上，我再帮你救治一下，好不好？”

思思慌极，想说不好。但乌雅一心治好自己，怎么能拂了她的好意？她忙说道：“好。”

段褰也怪，像是抱一块玉石，双腿蹲屈，再复伸出臂去，把那臂伸直，便去抱她。

思思心里好笑，便噗一声笑出来了。

段褰吓一跳，差一点儿把一个思思扔在地上。他叫道：“别笑别笑，我受不住了。”

待得把思思放在床上，他再赶忙拿一条单子给思思盖上，说道：“我给你盖上，谁

也看不到了。”

思思心里一叹：你看得够了，还说谁也看不到了，真是迂腐啊。但她也不能说什么，只是看他，不吐一声。

一会儿乌雅来了，看他两人正在端详，像有话说，又似无甚大事可说，那神情可笑至极。乌雅说道：“思思姑娘，我替你拿捏一下，病就好得快，你愿意不愿意？”

思思能说什么，她只一笑。

乌雅看着段譽，他要走开，乌雅淡笑：“段公子，你不必走开。如果真能用你的一阳指功夫来抚摩她，那她受益更大，

段譽看着乌雅，见乌雅伸出手来，她的手指瘦瘦的，可能不十分有劲，但她那手指摠在思思的肩头，思思就嗯地叫了一声。

乌雅说道：“你不必吱声，只是闭眼体味就行了。”

段譽看她一指两指三指四指分用，一会儿一变，那指法竟是很繁复，摠在穴位上，用力很大。看来思思受用也非同小可，竟是微微沁汗。她的身体越来越是斜向乌雅，那身体在呼应着乌雅，整个身心都沉浸在舒服中。

乌雅捏了许久，方才对段譽说道：“公子，此时她的骨骼都是放松的，你要好好看着她，不要她动。”

乌雅走出去，只剩下了思思与段譽。段譽看着思思，她身上都是汗水，看来乌雅替他拿捏，也着实出了大力。段譽说道：“思思，你要不要喝茶？”

思思摇头，她只觉得心内一片空明，一心与段譽好生亲热一番。但段譽仍是那么平静，令她心内有些恼火。她问道：“你昨夜……是不是很想我？”

段譽心道：我昨夜与你听得莫奴生的屋子里有响动，我便去了那里，我怎么想你了？但他只是点头。要知道他是大理的王子，自不会那么没风度。

思思说道：“你想我，你为什么不来看我？”



段骞笑说道：“你床上有乌鸦，你与她睡在一起，你忘了？”

蓦地思思想起了耶律重恩那一夜误奸倩倩的事儿，她是听得青青说出的，而青青是听齐眉杨告诉她的，如果齐眉杨不告诉她，她非得当面问倩倩不可。

思思一心与段骞亲热，但看段骞那神色郑重的样子，不由心里暗暗叫苦。她怕段骞把她看成一个淫荡女人，她也知道，倩倩与青青都是好女孩子，但不知她们过去的看了她们，都是暗暗皱眉，看她们那放浪形骸的样儿，就知道她们都是淫妇荡娃，哪里肯认她们是名门闺秀？

思思唇是湿润的，她轻声说：“公子，我有话要对你说。我.....我.....”：

看她脸色潮红，段骞竟是心里一扑通，心道：坏了，看思思的样子，分明是有些心神不定。我是大理主子，怎么能做那种苟乱男女之事？他这里正犹豫，听得思思说道：“段公子，你对我有心么？”

段骞说道：“思思，我与你虽没正式拜堂，但我早就当你是我的妻子了，你说这话，是怕段骞坏了心肠吗？”

思思笑红了脸，抓住段骞的手，说道：不是，不是，我只想.....”

她斜睨了段骞一眼，心里恨他迂腐，一个大理王子，竟然不解风情，让人怎么能信？但段骞偏偏就不解她意，不知道她此时身心都是解开，一心慵懒，只想与他交媾，哪里还有一丝其他的念想？只当她是烧得发胡话，便不再理会。

思思忽地抓住了段骞的手，说道：“苏学士说，人有情思，又岂在朝朝暮暮，我看他说得不对。你没有朝暮，怎么会再有情思？没有情思，哪里在乎那朝朝暮暮？段王子，你来不来抚慰我？”

看她双眼眦斜，一双玉腿摆在床上，一头乌发对着段骞，令他也心跳不已。他蓦地心道：原来我当思思是一个大家闺秀，我在秦桧府中，对秦桧说她是我未过门的妻子，那时我何等爱慕她？如今我看她那淫荡的神色，与她那两位姐妹也相差无几。我为什么

要娶她？我真的一心要娶她么？

段骞心里升起了一丝不快，他不愿意思思是那种放浪不羁的女孩子，他不喜欢那种女孩子。

忽地，段骞的心里一阵子恶心，他心道：我怎么会恶心？是不是也像思思，病了？但他再一抬头，他再不恶心了，只是看灯下的思思，一身娇红，一脸的喜气。他的心也没来由地扑通通乱跳，他心道：我是大理的王子，不会迷于色，不会迷于色！

但无论他如何对自己说，他也是再也把握不住心神，他看思思那眼神也不对了，他的身体也升起一阵子躁热，他走过去，把思思放倒了，说道：“那好，我便与你好好亲热。”

思思长吁了一口气，她想了许久，从在她的楼上起，就想着她未来的男人是什么样子的，如今她看到了一个温文尔雅的段王子，他那么轻柔，一点儿都不紧张，有一丝夸张，有一点儿矜持，有一些做作。

他是王子，当他不把自己的身份当一回事儿时，他才能做一个平民。但他对于自己是王子这一件事太当真了，便不能认得自己本来也只是一个平民。他对思思是热情的，但那热情也止于他的认真。

他认真地做爱，但他是十分清醒的。

思思盼望雨露，她像是久旱的禾苗盼望雨露，她张大了嘴，渴欲的嘴总是一歛一合地张着，她渴欲，让段骞明白她的渴欲，她太渴了，已有十几年未得到雨露滋润了，她再看段骞，看他一下一下地做事，心里有一股愤懑，她恨段骞的清醒。

女人燃起了欲火，但男人的清醒扑灭了她的欲火，使得她也变得矜持，变得正经。要知道，此时的正经恰恰是最没意思的。

如果段骞知道思思此时的心境就好了，再就是如果他知晓乌雅的抚摸本事就好了，当乌雅抚摸莫奴生时，能使莫奴生的伤很快好转，也能使得卓书一看，便知道莫奴生有

了一个女人，一个能医得他身心伤痕的女人，那女人不是乌苏是乌雅，因为只有她们两人才有这种本事，把男人的骨骼摸得全都放松。可段譽不知道，他只是看着思思，心里在想：倩倩是人尽可夫的艳妓，青青是那么放荡，我看思思不那样，但她在大理几年，也是相处了那么久。如今一看她，竟是媚气入骨，妖冶美艳。我眼中的思思可不是这样的啊。莫非一离开了大理，她又变了，再复回了原来唐门美女的本性？

思思看着他眼里的迷蒙，她知道段譽是一个很正经的男人，她那欲火过去，便回复了平静，她说：“段王子，请恕我有些情迷。”

段譽脸红，他说道：“我也不能自持。”

便听得有人拍手，笑说道：“真可笑，真可笑！”

× × ×

走出来的是青青，她拍手，笑说道：“我原来听得秀茗说，你与段王子尚未成婚，我以为是说笑，谁料得是真事？我说段王子，你长在宫中，莫非真个没玩过女人？”

段譽的脸羞得通红，他说道：“青青莫取笑，我从来不与女人接近的。”

青青大笑，拍手道：“如今世上也很少有你这种呆瓜了，真亏得思思多心，才找到了你这么一个！”

她过来扯着段譽，说道：“你爱上了我妹妹，为什么不娶她？”

段譽也想到，思思也有二十多岁了，当初到大理时，她才十五六岁，如今一晃几年，她也二十多岁了。他每日与思思相亲知近，但还未着急娶她，就是大理王与王妃也急得不行，但他们不能催段譽与思思成亲。

青青艳笑，说道：“妹夫，你喜欢思思，就是喜欢，何必那么假惺惺？你就抱她在怀里，好好疼一阵，爱一阵，亲一阵子，掐一阵子，怎么都行。只要能让女人滋润就行啊。”

段譽听着青青的话，耳中大是不顺，心道：听她说话，真个是一个淫荡女人，我父

王与母后一听了她的话，怕不得马上皱眉，对思思也绝无好感。幸亏思思在大理不是这样子，不然的话，我父母早就不愿意我娶她了。

他一皱眉，青青马上便看出来了，她嬉骂道：“段謩，你当你是王子，你要对不住我家思思，我要你大理段氏满门性命！”

段謩一听，顿时气窒，他冷冷道：“大理段氏怎么惹到你了，你口口声声说大理段氏？”

青青一斜眉毛，说道：“大理段氏也没怎么惹到我，不然，你便不会这么轻闲，我告诉你，你早一点儿娶思思，不然的话，我要你好看！”

青青拿出鹿皮手套，戴在手上，说道：“唐门有那么多弟子，只有我创出了一式‘漫天花雨’。你知道不知道，就是一次能打出六十四枚暗器，你说，你能躲得过六十四枚暗器吗？”

思思叫道：“姐姐！”

青青拦她：“没你的事儿。”

原来青青在门外便看到了思思与段謩的亲热，口里不说，心内嗟叹：像他这样的男人，替我提鞋子，我也不要。看他那样子，像是去赶庙会，像是在大堂上，人家来拜他。那神气，哪里像是相亲相爱？看样子，思思又是一个枉担了虚名的！她在外面看着段謩，看他那样子竟十分清醒，心道：我看他，分明是在大理皇宫里玩腻了女人，拿思思来玩的。他不会对思思有什么情意。看他那公子哥儿的模样，哪里有什么深情？思思，思思，你得受苦了。但她蓦地一想，要是进去教训教训段謩，让他知道知道，唐门的人也不是好惹的，他一定会对思思更客气一点儿。

青青便进来教训段謩了，她没料到，刚才乌雅给思思抚摸，使得思思动情，那情心荡漾的模样，令段謩不以为然。更有青青进来，他大是反感，他看不起青青，更看不起倩倩。他是大理王子，自然不知道风尘女子也有风尘女子的优长，只是看她们微贱，不

值得一提。

段譽说道：“我与思思成亲不成亲，只是我们的事儿，与你们无关！”

思思说道：“姐姐，我与段公子去大理也不过几年，原来我们都是在中原的，我们也不急在一时。”

青青冷笑：“不急在一时，等到弄大了肚子，你该急了，只怕到时你急他不急，你说，你什么时候娶我妹妹？”

段譽挺直了腰，大声道：“我与思思什么时候成亲，是我们自己的事儿，与你无关，你走吧！”

青青恨声道：“不行，你非说出什么时候成亲不可，不然我就要教训教训你！”

青青的手里抓着暗器，她对思思说道：“思思，别叫他骗了你！”

## 第十一章 緘默情腸

听得人吵声，来了许多人，有莫奴生，有倩倩，有乌雅，有齐眉杨，有须小仙。

众人看着段譽，以为他与两个女人吵架呢。

段譽受不住这个，他分辩道：“我们是在争一件事，诸位莫要误会才好。”

倩倩冷冷道：“我没误会，我只想知道你与她们两人在争什么，能不能告诉我一下。”

段譽对她也有气，但还是文质彬彬地说道：“我们没吵，还望倩倩姑娘不要误会。”

莫奴生看看思思，看她泪水盈盈的样儿，知道有异，说道：“我们走吧，莫要吵他们。”

青青不依，说道：“段王子与思思正在议及成婚事，我一来段王子便与我说了，倩倩也是思思的亲妹妹，你也来听听。”

倩倩大喜道：“好啊，如果段王子要娶思思，我讨一杯水酒喝。”

思思泪水盈盈，哪里听她的，只是看着床，黯然神伤。

倩倩看得出，她与段譽肯定有什么事儿不那么愉快，但当着众人的面儿，怎么能说？她笑说道：“莫奴生，你们大男人都出去好了，待得我与姐姐们商议，如果思思姐真的要成婚，我保你们有喜酒喝。”

众人走了，只剩下了思思三姐妹与段譽。

青青跷起了腿，用手去抚摸，对段譽说道：“妹夫，当着我们三姐妹，说说你的主意好了。”

思思不语，她从前可不是这样子的，她神采飞扬，最有主意，曾做过唐门的掌门人，那时的轰轰烈烈，哪里像眼前的沉默女人？

段譽心道：你叫我妹夫，我还没承认你这个姐姐呢。原来男人就是如此，越不愿意让你娶亲，他越是要娶心，你逼他娶女人，他当是害他一般，说什么也不愿娶。段譽心里对她两个姐妹最是反感，心道：就冲你们两人，我也不愿意与思思成亲。

倩倩笑说道：“段王子，你喜欢我姐姐，我也喜欢。你说一句话，与思思在一起，好不好？”

青青大声道：“有什么不好？睡也睡过了，再有什么可说？”

倩倩看看青青，她恨青青的粗俗。但青青一翻眼皮，说道：“你看不上我，算我没说。”

青青一赌气，不再说了。倩倩说道：“段王子，你说说看，你如何打算。我们唐门也会帮忙，这总是我们自己的事儿啊。”

段譽心道：唐门如今破坏了，唐逸在逃，人人追杀他。你们三姐妹也难保日子好过。如果思思嫁与我，她还会去大理过几天安生日子，不然可就与你们一样惨了。说什么唐门，还是不提的好。

看他不以为然的神气，倩倩心内冰雪聪明，她心道：原来段譽公子的那精神都是表

面，他对唐门也不大看在眼里。思思如是嫁与他，真个是明珠暗投。但看思思的神气，分明是非他不嫁。一个原来有一千一万个主意的女孩子，一遇上了这男人，便没了主意。看来是段譽的侃侃而谈制住了思思，思思再也不思如泉涌了，她只是一个段譽的应声虫。

倩倩说道：“段王子，你说话啊。”

段譽说道：“我与思思姑娘是非成亲不可了，但在什么时候，什么地方成亲，那可得禀与我父母再说了。”

倩倩笑一笑，说道：“那也是，只是我想问一句话，段王子一心爱我姐姐思思吗？”

一句话问得段譽犹豫起来，他再看着倩倩，看到她一双明亮的眼睛注视着自己，便只好点头。

倩倩心内一叹，知道这点头有假。但她不说破，只说道：“那好，什么时候成亲，那有什么关系？只要你们能生死死在一起，那就是了。”

青青大声道：“对啊，就像我与莫奴生，像我三妹与齐眉杨和须先生，那就是样子！”

段譽哭笑不得，他心道：我只听说了一个男人有三妻四妾，但没有听说过，一个女人有两个男人。一个女人后面有两个大男人跟着，怎么说也不是滋味儿。

倩倩看青青那样子，分明像是对段譽调情，心里大惊，心道：我不把她扯出这屋子，一会儿再得有人大叫了。那个叫起来的人不是思思，就得是我。我得赶快扯走她。”

倩倩扯着青青，说道：“我们走好了。”

×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×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×

两人走了。

只剩下了思思与段譽。

段譽说道：“你也听了，我说过的，我要禀与父母，便与你成亲。”

思思一叹，说道：“其实你与我成亲，并不是你心里所想的。你心里想着，倩倩不

是一个正经的女人，青青也卖弄风骚。有这两个姐妹，我也好不到哪里去，是不是？”

段赛被她说中心事，便慌忙说道：“不是，不是。”

思思一笑说道：“段王子，古人说：做大事者，不拘小节。你是做帝王的，怎么也不能瞒得无事一般？你一着急或是说谎，便额头一皱，那眉尖一蹙一蹙地跳，你不必当着我的面扯谎！”

段赛心里恼怒，他怒道：“思思，你休逼我！”

思思笑一笑，说道：“我看得出，你与我在一起，并不快乐。你与我在一起，不快乐，何必还要与我在一起？”

段赛说道：“我是大理段家的子孙，做事有我自己的原则，我说过我要娶你，我就娶你！但我心里想什么，你不必问我。”

思思笑，笑得有些苦涩：“我不愿意嫁与你。”

段赛忽地心一悚，他大声道：“你说什么，你不愿意嫁与我？你说一句实话。”

思思说道：“对，我不愿意嫁与你。我没想到，我与你在一起，天天都是你说，我听，最后连一句话都不会说了。我何必要嫁与你？”

思思收拾东西，她对着段赛说道：“我要走了，你得等着。你是大理王子，你得呆在这里，装做喝醉了。你心情不太好，人人皆知的。你喝醉了，谁也不会说你什么。那时我走了，你根本就不知道我去了哪里，人家就信了，倩倩与青青也不会再为难你。”

× × ×

思思走了，只剩下了段赛。

他怕，怕正在此时，偏巧来了哪一个人，看到没了思思。

但没人。

他在地上来回走，对自己说道：“她说得有理，我为什么不做？我只说喝醉了，我只是喝醉了，她什么时候走的，我怎么知道？”



段赛真的坐下来喝酒，他一喝起来，心里还真就平静了许多，思思走了，她走了。

× × ×

思思走得很急，她没有骑马，在路上她很少骑马，因为她不大会骑。

她雇了一乘轿车，在路颠颠地走。

她说她要赶夜路，要赶车人快一些。

那赶车人是一个很憨厚的汉子，他赶着车，又快又稳，正走在路上。

到了河边他停下了车，站在车旁说道：“姑娘，我看了你的颜色，没说的，你真好。你可怜我王三紧没娶过媳妇儿，让我一回，好不好？”

思思坐在车里，她没了主意。这里前不搭村，后不着店，怎么办？她轻声说道：“大哥，你送我回蜀中，我多给你银子。”

王三紧说道：“你当我是傻子？我是饿得前腔贴后腔，可我也冷得浑身直哆嗦。你说，我又饿又冻，先要什么？我先要吃的。我吃过了，肚子暖和了，衣服有没有可是不要紧。我王三紧三紧中最紧的一件事，就是得找女人。你懂了吧？”

思思缩在车上，他在车下。那汉子去河里洗一洗，说道：“像你这样美的女人，我头一回见。我也不能亏待了你，好好洗洗身子，再来侍候你。”

这汉子急煎煎去河里洗了洗，再来看思思。思思想逃，但大河边，逃去哪里？她不敢动，只是缩在车上，等着那汉子。

那汉子来了，他爬上车，说道：“亲亲，你就是我的小馒头，你就是我的小包子，是人肉馅的小包子，一咬满嘴都流油啊。”

他扑向思思。

思思心道：段赛，我与你再无情义可言，我能有此下场，都是你做成的结果！

那汉子扑倒了思思，在车上扑腾了一气，那车上的牲口听得他大声粗气地喘，便无事地拉车走，慢慢把那车拉到了河中间。那汉子哪顾得上车，他玩弄着思思，叫道：“我

的娘啊，真是细皮嫩肉的，从未见过这样美的女人，只是画上看过。你怎么能落到了我的手里，真是天送与我的！”

思思只是流泪，不出一声。汉子说道：“也亏了你，哭就哭吧，哭哭痛快我。有时憋屈了，就哭，一哭也忘了吃，忘了喝，哭过就没事了。”

那汉子在车上弄来弄去竟是有许久，看看天要亮了，那汉子也没了能水，说：“好美人，我去拿水来，你洗一洗。”

思思只吐一声：“我冷。”

那汉子笑咪咪：“我拿口喂你。以后我天天拿口喂你也行啊。你在家帮我做饭，我赶车养你。”

思思不语，那汉子去河里弄了水，来喂思思。他一口口喂思思，偏天要亮了，思思看得清楚，他一嘴都是黄牙。她心里恨恨道：我不杀他，是恨那个段耆，就是这个汉子，他也比那个假正经的段耆好些。但他奸污我，还要图我去做他的老婆，我不杀他，就是我手软了。她轻声说道：“你的嘴好甜，我愿意从你的嘴里喝水。”

那汉子一听得她说话，便叫道：“天哪，你那声音，顿时软了我的半边身子，另一半还麻酥酥的，你说什么，我便做什么，好不好？”

思思说道：“好啊，好，你喂我吧。”

那汉子用嘴来喂思思，思思咬住了他的唇，他嘟哝道：“娘的，美人真会玩，又玩得我有了兴致。”没说完话，突觉得从嘴开始麻，一直麻到了心里，巴苦巴苦的，他叫道：“你怎么了？你……你！”

他扑通一声掉下了河，死了。

×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×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×

思思赶着车，再走路。她要赶回蜀中去，住在唐门，从此再也不出门了。

突地，她听到了一人叫道：“那个赶车的，你停一停，我要去蜀中。”

思思一怔，这人的声音很熟，他是卓书，是那个令她恨得直咬牙的卓书。

卓书见那个赶车人不应声也不回头，只顾赶车，便大是生气，他叫道：“我说话你没听见？停车！我要杀了……”他跳在车上，鞭子正要抽在思思的身上，忽地他的脸变了三变。

他先是惊奇，再是不信，最后是惊喜。

卓书哈哈狂笑起来。

他对着思思狂笑。

思思仍在赶车，她说道：“你莫笑岔了气儿，那可是死得冤！”

卓书说道：“我对自己说，我把唐家的姐妹都玩遍了，只没玩过二小姐思思，她才是大家闺秀。真是天作之合，你一个人，我也一个人，你说巧不巧？”

思思冷冷道：“不巧，我刚杀了一个人，再杀一个你也算不得什么。”

卓书看她的样子，像是惊魂不定，好久说道：“是像，你是受过惊的，但如今你不必再害怕了，你跟着卓书，世上没人敢害你。”

卓书抢过了思思的鞭子，叭叭地抽了几鞭，那马也是怕了，原来卓书几鞭子都是狠的，全都抽在马耳上，抽得马直嘶鸣。那马再也不敢不听他。卓书说道：“好了，我们走好了。”

马慢慢走，卓书过来，搂住了思思，说道：“听说你让那个段馨弄去了，我一夜夜都睡不好觉，像你这样好的人儿世上本来就不多，你怎么能受得了那个迂夫子？”

思思一笑，卓书可憎，但他不是一个仁义君子。

卓书说道：“我日也想，夜也想，日思夜想，只是想你。我想你想到了夜里明，我想你想到了天刚亮。妈的，怎么说的，说得这么差！”

说罢，他与思思都是哈哈大笑，两人笑出了眼泪。

卓书突然很认真：“思思，真的，我这些天只想着害人，没有一天快活过，只有见

到了你，我才那么快乐。”

不知道是真是假，但思思从他的眼里看到了一丝真诚。

卓书把马车停在河旁，说道：“你还没有吃东西吧？”

一说，思思的肚子竟咕咕地响起来。

一思思大笑，说道：“不好，小姐的肚子不客气了！”

卓书也笑，说道：“肚子可不是小姐，它要闹事的。”

他跳下车，拿一根树枝做了一根长杆子，看着河里的鱼，一掷便中。一掷掷直掷到了十来条鱼。思思叫道：“够了够了！”

两人坐下来，卓书两手一握，便成一佛手印，那是“佛心向天”的一式，只不过此时向的不是天，而是地。只见地上的枯叶烧得起火了，一会儿便烧着了篝火。

两人烤鱼吃。

卓书说道：“我等着你等得那么心焦啊，一直在等啊，等的，等到了我头发都白了你也没来。原来你去了大理，去穿那种长裙子去了？”

思思摇头。

卓书再笑说道：“去戴那种松颈项圈了？”

思思也摇头。

卓书说道：“我等着娶你，没等到，所以一直到现在，我也没娶上媳妇儿。”

思思说道：“卓书，我不会嫁与你。你害我的哥哥，我怎么会嫁与你？”

卓书拿手指封住了她的嘴，说道：“说话小心点儿，别让天神听见，他会怪你的。你怎么知道我害过你哥哥？你哥哥不知好歹，他中了那个活佛的毒计，那个活佛要杀他，才用他做杀手的。他做好了杀手，也是一死，他做不好杀手，也是一死，不管他怎么样，都是一个死！”

思思说道：“那个活佛是谁？”

卓书大笑，说道：“说与你也不要紧，她如今也顾不上杀我了，她就是那个阎可怜，也就是那个阎惜情。”

思思说道：“你怎么知道阎可怜就是阎惜情？”

卓书看着她，忽地没了嬉笑神色，正色说道：“我告诉你，我与那个阎惜情有过一夜欢娱。”

思思无话了，也许卓书是对的，那个阎可怜就是阎惜情？

卓书说道：“思思，我一个人在夜里睡，总是睡不好。从前我有两个侍妾，她们叫乌苏与乌雅，好会抚摸，她们一摸我，我便睡得好。你能不能也让我睡得好？”

思思说道：“我不会抚摸。”

卓书大笑，说道：“你真个当真？我可不是说抚摸，要是一个女人，你就会摸男人。摸不好，还摸不坏么？”

思思呸地吐一口：“呸，胡扯，怎么能摸坏？就是那么一堆臭肉！”

思思忽地觉得，她真的不是一个大家闺秀，她原来在大理那么几年的日子，都是过得那么乖乖巧巧，十分听话，还不如今天夜里疯得快乐呢。

卓书也像是看透了她的心思，说道：“思思，你根本就不是一个稳当客儿，你还是别装什么正经女孩儿吧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思思叹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我就让你抱我一回，你抱好了，给我做一回坐怀不乱的柳下惠。”

卓书噗哧一声乐了：“他是半疯，再不就是假男人，像答罕，不然他干嘛那么老实？”

思思小声说：“可能那个女孩子不好看，不中他意吧？”

卓书说道：“人家说了坐在怀里的是美女，丑女人算什么，还来不及，哪谈得上坐怀不乱？”

思思坐在他怀里，真的有小时候闯祸那心情，心咚咚乱跳。卓书说道：“真不好办

哪，你看这么香，这么软的一个女孩子坐在怀里，你想不乱，都不行啊。”

思思说道：“要不人家怎么叫柳圣人呢。像你这种人，最多只能做一个恶魔，怎么也做不了圣人！”

卓书忽地与思思一齐想到了唐逸，想到了武林皆称他是恶魔。也一齐想到了他。他此时在哪里，他是不是落在那些武林人的手里了？

思思哭了，她为哥哥而哭。

卓书头一次抚慰别人：“思思，别哭，吉人自有天相。咳，妈的，你别哭了，我也不会劝人，你再哭，我也只好哭了！”

## 第十二章 十二神僧

思思为惦念哥哥而哭，令卓书哭笑不得，他此时看着思思梨花带雨那娇媚模样，心里很疼，心道：我喜欢她，那是很久前的事儿了，如今她在我的怀里，我再真的像那个傻瓜柳下惠，便也不是我卓书了。他抱住了思思，轻声说道：“思思，我知道你哥哥是冤屈的，我一定帮他。”

思思也不觉得卓书帮哥哥有什么不好，有人帮哥哥，只要他不死，那最好不过了。

卓书啾啾细语道：“思思，我抱着你，情形不太妙，我禅心不稳，看来要破戒了，我不行了，我无色即空，我色色即空，我四大皆空，只有思思不空！”

思思流着泪，竟是噗哧一笑：“你真好玩！”

卓书色胆包天，大声道：“要玩便玩，有什么不好玩处？！”

他竟与思思在一起，两人再复欢乐。

男人有时喜欢女人，与女人的交媾变得若即若离。你说是交合，却根本不曾有过亲近。那肉体与神气都分离开来，那交合也不很亲近。但如是两人都倾心，一心向着彼此

像他的心你也听得见，他的感悟你也明白，你的心跳与他的心跳谐和，你与他一心一意，在体味快乐，那交媾便是美妙无比的。

河水哗哗响，在此时便有了不同寻常的妙用：那感悟是从心底里流出的，原来河水的流动与交媾的旋律相期。那流动一次次呼唤野性。

思思体味到了快乐。

卓书偏在此时要提段誉：“你与那个冷公子为什么不成亲？你要嫁与他，那多好玩！呜哇呜哇，他那脸色极苦，我偷了他老婆，他会气死！”

思思冷冷道：“我不是他老婆！”

她忽地心里有一种报复的快感。她报复了段誉。段誉是不愿意她与男人亲热的，更不会愿意她与男人这么偷情，他如果真的娶了她，岂不是会大伤脑筋！？

忽地响起了哨声，那哨声像是毒蛇的蛇哨，像是呼唤人去寻蛇。

便见到他们两人身旁有许多的毒蛇，那些蛇是什么时候爬来的？他们两人太过专注于交媾了，便忘了查视周围的动静。

蛇都听哨而舞，在他们身旁吐信。

足有几百条毒蛇。

更可恨的是，卓书此时的脸变了，胀得绯红，他一心图媾，竟是对一切都视而不见。

思思急了，她叫道：“卓书，你快，你快起身！”

但她也看得出来，卓书不是不想起身，他像是咬着一般，沉醉于与她的交合。他无法起身，很着急，但不能起身，只是急迫地做事。他完全沉入了野性中。当一个人忘了羞耻心，忘了做人的威严，他那举动便具有完完全全的野性。卓书的眼睛瞪得圆了，眼球都充血，只是瞠目看着思思。他只能看到思思的肉体，只有一心挂牵的肉欲！

思思叫道：“卓书，卓书！他们来了！”

河水哗地豁开，从河中飞起来一人，那是一个一身红衣的大喇嘛，他一脸赘肉，看

不清脸面，他是吐蕃十二神僧之一。他走来，盘腿坐在毒蛇圈外，注目看着卓书。

再叭地爆开了一棵树，从那树洞里走出一个喇嘛来，他是一个干巴巴瘦的老头儿，只有一身骨头，皮包着骨头。他的脸是黑黑的，身上有树汁。他也坐下来，眼瞪着看卓书。

再从土里冒出两人，两人一身都是尘土，像是土拨鼠，他们两人一出土来，便是坐姿。两个都是大喇嘛，不过一胖一瘦，他们两人也坐下来。

再从卓书与思思的车后钻出三人来，他们也坐下来了。

都是身着红衣的喇嘛，一共有十二人，他们全都盘腿坐在地上，眼睛瞪瞪地看着卓书。他们的眼光盯在卓书的身上大穴。如果思思明白武功至理，她一定会很惊奇吐蕃武功的神奇，十二个人盯在卓书的身上，卓书身上的二十四道大穴都是热血直涌，他情不能禁，只能与思思尽情交媾。

思思叫道：“卓书，来人了，来人了，你快停下来，好不好？”

卓书哪里知道停下来，他只是瞪眼看着思思，在他的眼里，此时的思思就是乌雅，就是乌苏，就是可心可怜，就是阎可怜，就是春风一度的阎惜情。他大声叫道：“可怜，你不愿意与我亲热，也愿意了，你真的愿意了？”

他不待思思再说，便说道：“惜情，你是我的亲人，人家说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你与我有恩，你不承认？”

思思大声叫道：“你别说胡话了，你快下来，我要走了！”

但她也知道那十二喇嘛有些古怪。卓书再是贪淫，也决不会有兴致在一群毒蛇中间做爱。也决不会不怕那些毒蛇，看那些毒蛇游动，但她挣不开卓书，他的气力大得惊人，她气得直哭。她是一个名门闺秀，哪里见过这种情形？要她当着这十二个凶巴巴的喇嘛做爱，她又气又急，又羞又怒。

卓书乐得滋润，他的脸色越来越红，思思的脸色越来越白，两人正成反映。思思叫



道：“卓书，卓书，我求你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行不行啊？”

卓书哪里听得到她的呼唤，只是一心求媾。

十二喇嘛仍是瞪着眼看卓书。

忽地，思思知道了，如果他们不放过卓书，卓书就会这样累死的，他会死在她的身上。

那样卓书便没了他的一世英名！

可思思无法儿，她弄不懂十二喇嘛的玄妙，她只能对着那十二喇嘛叫道：“你们快别瞪眼看了，你们闭上眼睛，快闭上眼睛！”

但十二喇嘛根本就不听她的！

是过去几个时辰？还是过去了半天？思思觉得已是过了好久，身体麻木了，再也没有快感，甚至没有一种感觉。她觉得下肢像是木头，再无一点儿反应。

当交媾成为一种负担时，思思觉得好累，她不懂得这便是吐蕃神宗里的欢喜禅，要有神应的人才能做得到，她不是神人，便只能死在卓书身上。

她知道很危险，但她心里也在想：我就这么死了么？就是临死时，也是衣冠不整？就是青青、倩倩她们看到了我的尸体，她们也会羞愧的！

但她无法再去想象，她怎么能逃得出那十二老喇嘛的魔爪？

卓书已满身是汗，他看着思思，目光充满兽欲，他看着思思，像是看着他所有过的女人。她是可怜，她真是可怜！她是惜情，她真是惜情！而且她是多么善解人意，像一条游动的鱼，在他的身下，那么好的呼应。此生就是死在此处，也毫无遗憾了！

十二喇嘛用强大的功力对付卓书，他们知道，这是最好的时机，如果能逼死卓书，由此吐蕃便不会再走向灾难，吐蕃的天再复是蓝得湛蓝，吐蕃的地再复是清净的地，吐蕃的牲畜再会繁殖得快，羊像天边的白云，牛像是碧绿的苍海，畜群在地上走，白云在天上飘，一切都像从前那样美好。

他们必杀卓书！

卓书目中有血，那是累出来的，他的后颈要折了，他的腿像是沾在思思身上了。思思觉得所有的血都流到地下去了，她的身体再不是她的身体了，只是她眼看着的异物。她不再体味什么快乐什么难受，只是气息奄奄。

忽地，她看到了卓书的眼睛，他的眼睛里有狂热，他想死在这里了，他一定会死！

卓书的耳朵里也出血了，思思叫道：“卓书，卓书，你的耳朵里流血了，你耳朵里流血了！”

卓书不解地看她，他几乎没有理智，她再喊什么，他听得见吗？

思思的手伸出去，她的手移到卓书的耳朵，那里流的血够多了，像是泉水在流。这样流下去他会死的！

她拿起了手，把那血粘在手上，给卓书看。

卓书看到了血，更是亢奋，他更快地交媾。思思叫道：“疯子，你是疯子！”她气极了，把那血抹在卓书的脸上，抹在他的嘴上，抹在他的鼻子上。也不是她故意抹的，是她手乱挥，才擦在卓书脸上，他只顾交媾，左躲右躲弄成的。

卓书的鼻子与嘴角的血腥使得他清醒了。

他看到了：眼前的毒蛇不是欲火中的毒蛇，那是真正的毒蛇！眼前的十二团火焰不是欲望之火，而是十二位喇嘛！

卓书醒来了，但他在十二喇嘛的瞠视下，仍不能停下。他叫道：“思思，救我！”

思思气喘，她再也没有气力了，她说道：“我怎么.....救你？”

卓书说道：“河水是清的，河水是清凉的，你想，河水清凉，你念叨，河水清凉！”

思思不知道他说此话是什么意思，但他已是眼、鼻、口中都流血了，人有七窍，如果流血，他还能活么？但卓书说“河水清凉”是什么意思？她看着卓书，卓书仍在说“河水清.....凉，凉啊！”

她忽地悟到，一定是一种心法，如果会一种心法，她与卓书便不会死，她能知道那是什么咒语吗？

“河水清凉”？

思思看着河水，眼前再也不复有那毒蛇，她看着那河水，忽地心里有一丝凉意。对了，河水清凉，她想到了河水清凉，她的身体也不那么躁热，不那么难受了。

是不是她只有心存一念，就足以抵得住那灾难？

她心里念叨：“河水是清凉的，河水是清凉的.....”

她念叨一百遍，一千遍，一直念叨下去。

蓦地，她的心头一片清凉，她觉得出，她的腿再复流血了，她的腿渐渐地有了舒服感。她的身体也变了，像是再复生出一个思思来，她的身体能体会到卓书的那一次次快乐。卓书也明白，他要得救了，他的身体也能呼应思思，他的身体再不怕那些喇嘛的眼睛。要知道，参欢喜禅时常要在大庭广众的注目下做，你能怕人的眼光吗？卓书再复是悠闲的了，他的鼻血也流止了，渐渐干了。他的耳朵旁也没了血。他的眼睛再是亮的，他注目全在于思思身上。

此时他两人再复是欢快的了。

十二喇嘛站起来，他们一揖而退。

只有卓书与思思，喘着长气躺在河床旁。

毒蛇也没了，只有那哗哗响着的河水。

奇怪的是，他们那么累，此时反是神采奕奕，再无有一丝疲惫。

这是怎么回事儿？

思思躺在卓书的身上，她与卓书有过一次生死体验。她问：“这是为什么？”

卓书笑笑，说道：“吐蕃有一种神宗，就是要参欢喜禅，你能参得欢喜禅方才是大道得行的人。我从未想到，我能参悟得道。”

思思说道：“我们差一点儿就死了。”

卓书说道：“他们要害死我，也想害死你。据说，那个死在女人身上的人，身体与那个女人是连系在起的，一直到死，他们都是连系在一起的。”

思思觉得很玄妙，但参悟不透。她有些心悸，说道：“再可别做那种事儿了，我怕极了。”

卓书说道：有人总是说，再不做那种事，可他们还是照做不误。你也知道，男人在此时是最后悔的，一旦流失了男人的雄性，也不复找得到。可他们一直到死，都是无怨无悔，那是做人的根本。”

他抱起了思思，说道：“我一向不对人说谢字.但我对你要说，思思，谢谢你！”

卓书是一个兽行人，他哪里曾有过一次对施恩于他的人说谢谢？

两人再爬上车，他们再走。

×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×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×

倩倩问段譽：“思思去了哪里？”

段譽说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倩倩说道：“为什么你不知道？”

段譽说道：“当一个女人连去了哪里都不愿意对男人说，那个男人还知道什么？”

倩倩不再问了，她冲出去，叫道：“去追思思！”

青青看看莫奴生，她嘟着嘴，说道：“莫奴生，我不准你去。”

莫奴生说道：“她是你的妹妹！”

青青笑说道：“我们姐妹都是独往独来的，她一个人去了大理，我也一个人在中原走来走去，有什么了不得？”

莫奴生说道：“好。”他再坐下，不理青青。

倩倩冲出去了，齐眉杨与须小仙也跟着走了。

他们与倩倩只差一箭之地，远远看着她打马直冲。

齐眉杨说道：“倩倩真是古道热肠！”

须小仙说道：“幸亏她不是青青，也不是那个思思！”

两人一笑，再追倩倩。

原来两人都看不好青青，也看不好思思，她姐妹两人真的不如倩倩，倩倩的心眼儿比她们更好。

追着，忽地听得倩倩叫道：“不好！”

他们急急赶去，在转弯处看不到倩倩了，只有倩倩的那一匹马在。

齐眉杨叫道：“不好！倩倩哪里去了？”

须小仙说道：“她会不会钻入树林？”

依须小仙的意思，是说倩倩一个女孩子，自去树林里方便，不能给他们这些大男人看见。

齐眉杨也笑笑，看来也许是。他们坐在树林旁边，等着倩倩。

须小仙忽地对齐眉杨说道：“杨大哥，我有一件事要对你说。”正说着，齐眉杨也说：“须小仙，我有一件事要对你说。”两人远离身后的跟随，便对视而笑了。看来他两人都有事儿要说。

须小仙说道：“大哥，你说好了。”

齐眉杨说道：“须兄弟，你是一个好心人，我看你娶了倩倩，别叫她乱跑了，好不好？”

须小仙闷闷不乐，说道：“我要劝你的也是这句话，你娶了她，她听你的，你管住她！”

齐眉杨一笑，说道：“我们两人又替她打算了！”

他们忽地想到，无论他们怎么想，倩倩不那么做，他们也没有一点儿办法。

须小仙忽地说道：“不对啊，大哥，她不会去那么久的。”

两人急匆匆赶至树林中，他们看到树枝上吊着一件衣服，那是倩倩的上衣，倩倩没了，她去了哪里？

两人惊叫道：“倩倩！痴儿，痴儿！”

没人，倩倩没了踪影。

人马都集在树林里，齐眉杨喝令道：“快，找到清清，找到她！”

## 恶魔毒心

### 第一章 唐门内奸

唐逸赶回唐门。

才叔来看他，两人热泪交流。

唐逸说道：“才叔，定叔与清叔回来没有？”

唐才一叹，说道：“他们是回来了。”

原来唐定与唐清都被魔刀与素女两人带走，后来他两人都回到了唐门。

唐才欲语又止，唐逸说道：“才叔，你有话在心里，憋着不舒服，为什么不说出来？”

唐才说道：“逸哥，我知道你心不净，但这件事是大事，非说不可的。你知道，当初你与六哥不在时，思思掌家，那时唐定便要夺思思的管家位置……”

唐逸说道：“才叔，这件事我知道了。”

唐才大声道：“不对，你只知道那件事，但不知道，这一次次唐门的门都大开，你以为是外人做的吗？”

唐逸一震，问才叔：“你说我唐门有内奸？”

唐才说道：“不错。那个人每一次去报信与齐骏兄弟，也去报信与钱匡，他把我们唐门出卖了。”

唐逸的眼里也闪出火来，他问道：“那人是谁？”

唐才看着他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“唐定。”

是定叔，是他出卖了唐门？

不可能啊，定叔是忠于唐门的，每一次他都忙前忙后，怎么会是定叔？

唐逸自问道：“他怎么会？他为什么要那样？”

唐才说道：“我看到了一个人赶奔出唐门，那人在暗夜里，我看不清，只是看清了他用左手在马鞍上捋了三次，那是他骑马的动作。我后来找了许久，找到了那个人，他就是唐定。”

唐定是唐逸的叔叔，是小奶奶生的叔叔。

唐逸说道：“偷毒药与解药的是他？”

“不错。恐怕魔刀与素女心心救他与清哥，也是一计。”

唐逸道：“有那么严重吗？也许定叔不是那种人。”

唐才说道：“我不会放过他，逸哥，你愿意不愿意去看他？或者我去看他，你在暗中看一看，看他有无野心再做道理。”

× × ×

唐才站在唐定面前。

唐定的身体不大舒服，躺在床上，他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才弟，都要你忙，真是急坏我了。”

唐才说道：“你憩息一阵子，便得你忙了。我来是想告诉你一件事，人无头不行，唐门如今只剩下了我们几个人，老的老，小的小，你看怎么办？”

唐定沉吟说道：“逸哥儿不回来，我们能怎么办？”

唐才叹口气，说道：“指望不上逸哥儿了，他被江湖人追杀，怕不能归来。你能主事吗？”

唐定看着他，说道：“还有清哥……”

唐才一叹，说道：“我们这几个人，也就数你最有主意，你就莫推辞了！”

唐清也在一旁说道：“对啊，你就莫推了，你管事，那最好。”

唐才说道：“第一件事，要在唐门找出那个内奸来，他几次把人放进来，我们唐门才受了那么大的损失。我看那人真是该死！”

唐定惊诧道：“才弟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？我们唐门怎么会有内奸？”

唐才说道：“那人把唐门的解药给了钱匡，害得逸哥儿差点死，他是要图我们唐门的家财。”

清哥说道：“那人是谁？他怎么能图得家财，除非他是……”

他忽地醒悟了，看着唐定，看着唐才。

唐清也明白，要图唐门家财的，必是眼前两人中的一个。

唐才说道：“我早就注意你了，定哥。你那一夜在思思夺得唐门掌门的位置时，你出去了，夜里你出去做什么？”

唐定大惊，叫道：“你胡说！”

唐才说道：“我注意到了，你有一个习惯动作，就是上马时，左手先上，而且在马背上急急捩三次，我才知道那人是你。尔拿了解药给钱匡，你拿了解药给齐骏兄弟，你害苦了我们唐门！”

唐定大叫道：“胡说，你胡说！我告诉你，逸哥不在，你们不能胡乱弄，唐门如果出了乱子，谁也担不起！”

唐清说道：“是啊，唐才，你得等到逸哥儿回来，要他主事。”

唐定说道：“你是一直不满，因为你不是唐门的直支，你想夺得权力，你恨我得了



唐门主事的地位，你便害我！”

唐才一叹，说道：“是吗？我拿得了解药给钱匡了吗？是我打开了唐家的大门让他们一鼓而进吗？你记着不记着，我有两次都不在？”

唐定大声道：“不对，就是你！我告诉逸哥儿，就是你害了唐门的！”

唐才说道：“怎么知道是我不是你？”

唐定大笑，说道：“我说是你就是你！我会告诉逸哥儿的！”

唐才忽地道：“我有一件秘密，定哥要不要知道？”

唐定看他神情笃定，不知道他要说什么事，便说道：“你说，你说。”

唐才说道：“定哥，你的儿子在钱匡那里，他死了！”

唐定大笑，他扬头大笑，说道：“什么我儿子，我哪来的儿子？”

唐才说道：“我知道，你的儿子是钱平。你恨逸哥儿让你去接管保四堂，他以为你接了保四堂，会十分高兴。谁知道你根本不愿意去接管保四堂，因为保四堂的主管是你的儿子钱平！”

唐定更是慌乱，他叫道：“钱平怎么会是我的儿子，你休要胡说！”

唐才说道：“如果他不是你的儿子，你就不会那么慌乱了，我告诉你一个消息，钱平与那个钱匡要害我家逸哥儿，被逸哥儿杀了！”

一阵子沉默。

就连唐清也觉出不对了，他轻声叫道：“唐定，唐定！”

定叔抬起了头，他的脸面显得很苍老：“真的？”

唐才说道：“你也知道，那个青雯，就是钱匡的妻子，她与钱平有染，被钱匡发现，他要杀钱平，是逸哥儿赶到了，救了青雯，但逸哥儿没来得及救钱平，他被钱匡活活掐死了。”

唐定委顿在地，他蹲在那里，再不分辩了。

忽地，他跳起来，叫道：“都是他，都是他！都是唐逸这个龟儿子，他弄得老子的儿子没了！”

他呜呜哭起来，说道：“平儿，我告诉过你别弄那个女人，那个钱匡不好对付，你怎么不听？你怎么不听啊？”

他跪在地上，捶胸大哭。

唐才说道：“定哥，你的儿子没了，你再害人，也是无用。”

唐定跳起来，大骂唐才：“你是一个混蛋，你们唐门都是混蛋！连那个唐六都是混蛋，他要死，都是我弄的，我弄得他死了，我弄得那个唐六死了！我还要那个逸哥儿死，只是没弄成！”

唐才说道：“你害苦了唐门，害死了唐匝，害死了唐连、唐说，还有那么多的唐门弟子！”

唐定声音喑哑：“我的儿子也死了，我的儿子也死了，都一样的，都一样的！”

他看着唐清，说道：“你儿子是一个傻子，他死就死了，我儿子可不傻，他死得很可惜！”

唐清恨得戟指着唐定，说道：“你，你不是人！”

唐定大笑，说道：“我为什么要是人？你当在唐门是人能有什么好？你在过年节时，去给老太太叩头，先得在一旁看着。我小时候就是那样子，一个个叩头，轮啊轮的，都站得脚酸了，我也没轮到。最后得六哥叩完了我叩。我心说好啊，我早晚让你唐门少一些人，我做到了，我杀了你们唐门不少人！我儿子不是唐门的人，他叫钱平，多好听的名字！”

唐清恨说道：“他是疯子，他是疯子！”

唐定大笑，说道：“我做了手脚，你们唐门才死了那么多人，我要再做手脚，你那溶水洞里的唐门老幼都得死。我没害他们，他们不值得一害！”

唐定大叫道：“来人啊！”

来了许多人，都是平时在唐门不显眼的角落里干粗活的伙计，此时一个个趾高气扬地站在那里。

唐定说道：“他们都是平儿的人，我叫他们杀了你们两人，你们不会很难受吧？你们死了，替我平儿出一口气，祭奠他。”

唐清大骂道：“唐定，你是一个畜生！”

唐定说道：“要说是畜生，我们唐门都是畜生，一门没有一个人！”

上来了两人，捆住了唐清与唐才，唐才忽地一叹，说道：“唐定，我忘了告诉你一件事，逸哥儿回来了，他回到了唐门。”

唐定忽地一跳，他叫道：“你胡说！”

唐逸真的站出来，他说道：“他没胡说！”

那两个捆住唐才与唐清的伙计急了，他想勒死两人，但再怎么用力，也扯不动那条绳索，脸憋得青紫，扑通倒地死了。

唐逸看着唐定，说道：“我有几个好朋友，最后都不是朋友，看来亲人也是一样，我一直以为亲人就是亲人，没有一个亲人不亲，看来我错了！”

唐定看着唐逸，眼珠子乱翻，他不怕死，反正是死，豁出去了。他大声笑话唐逸：“你以为你很威风？你算什么？你当你是什么安天大计的主人，你真是一个蠢货！你是人家玩弄的一个家伙！你只是女人玩弄的卵蛋儿！你是女人吃饱了撑得慌玩弄的玩艺儿！你被人耍了，只是一个笨蛋！天生的笨蛋，唐门出你这么个笨蛋，怎么能不败？你看看唐门，好人都死了，你还活什么劲儿？你也死了算了！”

唐逸说道：“我有两个最好的朋友，一个是阎可怜，她是活佛的妹妹，也害过我。一个是梓州铁胆张，他也害我。我再也没有朋友了。你是我的亲人，你也害我，你便不是我的亲人！”

唐定大笑，说道：“你当她是谁？那个阎可怜就是活佛，我看过她的。你个傻货，你在时她在，那时你呼唤活佛，她一定会回答你。她不在时，你再呼唤她，没人回答。你个傻子，唐门一门都是傻瓜！”

唐逸脸色顿时苍白，他忽地悟到了，阎可怜真的就是活佛！唐定说得对！

唐定说道：“她是害你的人，她坐在你的书房里，也在算计你，我那一天看她在那里喃喃说话，她是会腹语的，你到时只看她的肚皮，便知道我说得不假。”

原来唐定都看出了蹊跷，他唐逸怎么那么傻？他被人愚弄了。忽地他流出了泪水。

他对唐定说道：“你是我的叔叔，我不会杀你，你走吧。”

唐清叫道：“怎么就放了他？”

唐定也不料他会放过自己，他说道：“你真的放了我？”

唐逸说道：“钱平是一个好人，但他不姓唐，你弄错了。如果他姓唐，我决不会换管事，我会要他管保四堂的事儿，定叔，你会信我吗？”

唐定哈哈大笑，他发狂了，他大声道：“我怎么不信？你与唐六做事一样，看似大方，心里早有主意。我斗不过唐六，也斗不过你！”

唐才与唐清都不再说话了。

唐定忽地跪下了，他叫道：“唐连，唐匝，唐说，我对不起你们！定叔对不起你们！你们都当定叔是权迷心窍，不知道定叔是心疼儿子，是想儿子出人头地！”

他看着唐逸，说道：“平儿他死了？”

唐逸点头，他不想说钱平是如何死的，他不想说钱匡对钱平做下的那些事儿。

唐定看着他，说道：“我知道，平儿喜欢那个妖精，可那个妖精跟他也不是真心的，他不懂，他不懂红颜祸水的道理！”

唐逸如重鼓在心里猛擂，他心道：我是不是也不懂得红颜祸水的道理？我喜欢阎可伶，便不知道她一定是活佛，我怎么能看得出她不是阎惜情？就是累死了我，我也看不

出，因为她们两人长得一模一样。可就是孪生姐妹，也得有不一样的地方啊。

唐逸在沉思，忽地唐清叫道：“唐定，唐定你怎么了？”

唐定的眼睛也斜了，他看着唐逸，说道：“我……姓唐，你们别把我埋在外面！”

唐定吞下了他偷的毒药。

唐逸对唐才说道：“你们要守着唐家堡，我去找那个活佛算账！”

唐清说道：“逸哥儿，你不是她的对手，你别去了。”

唐逸说道：“清叔，你别劝我了，我一定要去。如果我回不来，你们便要找回倩倩，要她管唐门。”

唐才说道：“逸哥，你去好了，我去找倩倩。”

×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×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×

唐逸走了，他要到哪里去找那个活佛？

忽地他想到了那个道士许放，他得去找那个道士。

阎可怜就是阎惜情，多简单的一个事儿，他竟是困扰了那么多年？

他去报仇！

还是旁观者清，唐定死前告诫他的那些话，让他暗暗感激唐定。只有唐定这样站在唐门身外，才会看清阎可怜的面目。

他要去找阎可怜，如找到她，就与她决一死战！这一次决不放过她，不管她是阎可怜还是阎惜情！

## 第二章 苍山十隐

梓州的一座小寺庙，是活佛阎惜情的栖身处。

神殿内，正有一次重要的聚会。

活佛坐在正中，左面坐五人，右面坐五人。他们都是武林中的耆宿，五六十年前叱咤风云的人物。

右面的最后一位才是铁拳开山，他坐在那里，昂然挺胸，凝视活佛。

他们在等，等活佛的一句话。

阎惜情没有出声。

左面的第一位是剑圣，他说道：“活佛必得对苍山十隐有一个交代。”

阎惜情说道：“我说过，我必杀唐逸，但在饶风岭，我不能杀他。为救武林苍生，我才让卓书带走他的。”

剑圣说道：“不是我们不信活佛，而是活佛所为令我等心中不服。要说那一次放走唐逸，实在不必。就在饶风岭中杀了他，有什么不可？何必放他归山？如此一做，令天下武林人士再对活佛不敬，使我们再是难做。”

九人都是点头，认为剑圣说得对。

阎惜情说道：“我要放唐逸，实不得已。如以后再遇上他，必不会放过。”

剑圣说道：“如果活佛困于情境，我等出手，必会杀他。养痍遗患，自古而然。活佛要不要我等老朽出手？”

阎惜情笑一笑，说道：“难道我杀不了他？”

剑圣说道：“活佛从前于情一字，从来淡泊，但这一次怕有些麻烦了。依老朽看，活佛还是让苍山十隐去对付唐逸，那样会好些的。”

阎惜情说道：“我看唐逸所为，其中有些冤屈，总不能因他人做过坏事，便注定天下的坏事都是他做的，那样不很公平。”

铁拳开山大声道：“活佛也知，当初我们说好的，那个唐逸只是一个牺牲，他必得一死，就是他做得再好，也只是一局死棋。到了此时，他死，便是天下武林再肃之日，难道活佛执迷了吗？”

阎惜情注视众人，她轻声说道：“不用苍山十隐出手那是最好。”

× × ×

梓州是一个热闹的大去处，这里车水马龙，好不热闹。店肆街铺，皆成排档，酒旗店晃，处处招摇。

唐逸匆匆走过这里，毫不在意那热闹。他要赶去寺庙去找那个阎惜情。

他要与阎惜情决一死战。

当街有人拦住了他，那人是铁拳开山。老人笑说道：“唐逸么？”

唐逸应声：“正是。”

铁拳开山一揖说道：“苍山十隐铁拳开山。”

唐逸也明白，只有唐六老爷子才知道铁拳开山的神话，那时就连只做生意，不懂得江湖事的唐六爷也知道有一个铁拳开山，看来苍山十隐真要对唐逸下手了。

唐逸一揖，说道：“请！”

两人上了酒楼，坐下来。铁拳开山说道：“我约唐少侠来，就是求你一件事。”

唐逸不料得铁拳开山有事求己，他说道：“前辈有话请说。”

铁拳开山说道：“唐少侠在江湖所为毁誉参半，众口铄金，我等也不去说它。我所求只是一件事，请少侠在此自尽！”

唐逸像是耳朵听得错了，他失声而笑道：“是不是晚辈听错了？前辈是要我自尽？”

铁拳开山说道：“不错，如果少侠能在此桌上自尽，我保唐门能得一体面，唐门在江湖的威名不坠，唐门一门在江湖上再无人敢小觑。”

唐逸笑说道：“前辈看错了吧，我虽说是四面楚歌，但也不能立时自尽。我尚未活够呢。”

铁拳开山轻吁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只怕你遇上了苍山十隐，再无法活下去了。”

唐逸突地大声道：“你凭什么要杀我？”

铁拳开山大声道：“就凭我们苍山十隐！”

唐逸大笑，扬声说道：“你们听没听说，他老人家在这里做什么？他要我自尽，他要我自尽！？哈哈哈哈！”

他一阵子愤懑的笑声，惹得那些坐在桌旁的人皆是旁观。看一个老人坐在唐逸对面，两人说着不合，便吵起来，不由得来瞧热闹。

康逸大声道：“我告诉你，莫说你是苍山十隐，就是观音菩萨来了，也没法劝我自尽！”

铁拳开山说道：“只我苍山十隐劝你自尽，是给你一条最好的路。如果你不自尽，天下再也没有毒宗唐门了！”

唐逸捶胸叫道：“你们不必威胁我，给我威胁的人还少吗？有那七大门派，有活佛，还有你们这狗爪牙苍山十隐！我不怕你们苍山十隐，我不怕。你有理，叫那个阎惜情来见我，叫那个假模假样的阎可怜来见我！”

铁拳开山冷冷道：“你见不到活佛了，只能死在我的手里！”

×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×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×

两人对峙。

蓦地有人长笑，那边桌旁站起来一人，他扬声而笑道：“世事多怪，我从未听说会逼人自尽，看来那做法也太过霸道了吧？”

再有一人嘻嘻笑，那声音却像是女人：“怎么没听说？你没听说他是苍山十隐吗？好大的名头，天下的人一听说苍山十隐，恨不能立时自尽！你说是不是？”

再有一人冷冰冰说道：“我就不自尽，我看他们杀我，也费他们一点儿内力！”

更有一人应道：“我不会自尽，他要叫我哭，我一定哭。”

唐逸愣了，他看到了四个人，他们是魔刀、大欢喜佛、快乐门主、大悲禅宗。

他们看着铁拳开山，分明不想给他面子，想插手此事。



大悲禅宗说道：“铁拳开山老兄，你再了不起，也得给我们几个一点儿面子，唐逸毕竟是我们的徒弟，你要他死，也得告诉我们一声。”

铁拳开山根本就不把他们四人看在眼里，他冷冷一声：“何必告诉你们？”

魔刀怒极，他说道：“想杀我的徒弟，没那么容易！”

当下人都僵在当场。

忽地唐逸过来，对着四人下跪，快乐门主说道：“徒弟，你该好好谢我们几个老不死的，我们帮你。他要逼你自尽，没那么容易！”

唐逸说道：“酒楼上，徒弟对四位师父行最后一个礼，算是再不认师门！”

大欢喜佛怒道：“胡说！你当我们是什么？你认就是你师父，你不认就不是？”

魔刀说道：“你说个理由来！”

唐逸跪在那里，心里苦极，他流泪道：“我当时不知自己只是人家的一个棋子，如是知道得死那么多的唐门人，得害那么多的女人，何苦再活下来？我做了活佛的一粒棋子，那算什么？我死就死，只是如今，我不想死了，我要与那个没心没肺的活佛一拼，她凭什么决定我的生死？她用几个老朽就想杀了我，那是妄想！但我不想给师门带来羞辱，我自拼一死，与几位无关！”

唐逸说罢，再流泪道：“师父们自残自律，都是为了我，徒弟有恨，不能报师恩了！”

他流涕而哭，神色凄伤。

唐逸起身正要走开，忽地魔刀说道：“站住，我是你师父，一日为师，终生为师，你当你说没了师恩，便没了师恩吗？我告诉你，素女死前告诉过我一切，她说怕活佛会报复我们十大门派，便不想对我说。我也后悔，此生一死，乃是必然。有什么了不起？我没有了刀，至多去再借一次。”

大悲禅宗也哭，他说道：“我当一哭，为我弟子，也为我自己。”但看他流泪，分明精神抖擞，哪里像是怕事之人？

大欢喜佛愁容满面，他说道：“我怕不能再轻闲了，天天跟着你们跑，腿脚都跑细了。”

他抬一抬脚，还对着唐逸做一个鬼脸。

铁拳开山不料这四人竟不买他苍山十隐的账，他心道：看来你们仗着自己在江湖上的一点威风名望，竟敢不买我苍山十隐的账？你们真是胆大了。要知道你十大门派的人还未在江湖上威名大震时，我苍山十隐便是江湖上的正道邪道高手了，我们退隐，方才有你十大门派的今日。你们忘了，想与我们抗衡，真是作梦！

铁拳开山一听得他们要出手，不由仰天大笑：“好啊，好啊，苍山十隐闲也闲得手嫩了，要真有人向他们挑战，有何不乐？你们等着，我去报与剑圣得知。”

× × ×

铁拳开山走了，唐逸怒道：“你们何苦？只有一个唐门受罪还不够吗？你们也没得什么好，先是死了无名道长，再是死了双修师父夫妻二人，再死了澄净大师，我死了几位师父了，你们不要再跟着搅浑水了，好不好？”

大悲禅宗拍拍唐逸的肩头，说道：“好了，我们再不说了，先去唐门。”

× × ×

剑圣听过铁拳开山的话，他问道：“你如何答他？”

铁拳开山昂然道：“我告诉他，苍山十隐闲也闲得手嫩了，他们要向我们挑战，我们自是奉陪！”

剑圣长笑几声，大声道：“好啊，好啊，我的剑早就锈了，他们能与我试剑，那是最好。”

他回头对铁拳开山说道：“告诉他们，齐集在堂上，我们议一议此事。活佛与我们之约，大约得破戒了。”

苍山十隐坐堂，听得铁拳开山一说，顿时群情激奋，人人摩拳擦掌想战。渔翁一笑，

说道：“你们手痒想战，那也是常情，但十隐与人动手岂不看低了我们自己？也破了戒誓，空惹天下人耻笑？莫如就叫他们先自相残杀，我们再去杀人。”

剑圣道：“谁会自相残杀？”

渔翁说道：“着那疯士与忘世道人，他们两人先去杀唐逸，如是杀不成，我们再动手。不就是那四人吗？值得如此大惊小怪，我看你们真的是玩心太重，只怕要误了大事。”

在他们心中，那“大事”乃是真正的武林要事，他们一直在打算，不管那个活佛是谁，苍山十隐有权主大事，事急关头，他们会一齐出面劝阻活佛。

剑圣忽地说道：“忘世道人去了京都，怕他要不利于皇上。”

渔翁说道：“我与铜笛去京都，如是他要不利于皇上，便劝他罢手，要他来与唐逸一战。”

两人走了，铁拳开山说道：“不能与那个唐逸动手，令我心里不快。”

剑圣笑一笑，说道：“或许有期。”

×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×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×

忘世道人赶到了京都，他要去娄寅亮的府第里，杀娄寅亮。

杀了娄寅亮，便是对唐逸的一个打击，唐逸如今自顾不暇，决不会有空来照看娄寅亮。但娄寅亮不在府中，他去了太子宫里。

这么晚了，他还不回来，在太子宫中做什么？

忘世道人赶至太子宫中。

他躲在帐帷后观看。

只见太子与娄寅亮正在看一幅图画，远瞧着，竟看不出那画是什么画。

只听得太子说道：“我派人去禀报父王了，如果他知道了，定会急着来看。我去宫里呈与父皇吧？”

正说话，忽听得人报：“圣上驾到！”

原来是高宗皇帝正得闲时，一听得太子得了先皇的一幅近画，不由得赶忙来看。

太子忙拿画来给父皇看。

高宗一看，那是一幅“苏武牧羊图”，原来正是上皇在北国最后的遗墨，高宗看着看着竟是流泪，哽咽说道：“是上皇的墨宝，是上皇的墨宝！”

当下忙跪下，父子两人跪在地上，娄寅亮也跪下，一直叩头，再起身来看。

高宗越看越是伤心，说道：“看那笔墨，真个凄凉，上皇的一片心意都在那画上了。如果上皇能得归，天下有许多幅万代不易的宝画了。”

父子两人嗟叹良久，不由得热泪一流再流。

待得再安坐下来，高宗皇帝突然说道：“我儿，我有一事要对你说。”

太子孝顺，一听得父皇有话要说，便跪下道：“父皇有训，孩儿谨记。”

高宗说道：“我要下诏，扶你正大位，我要退位，去做太上皇。”

一听得高宗说这话，太子忙是叩头，咚咚叩头，叩得出血，太子哭道：“父皇，你身体康健，何谈退位啊？”

高宗一叹，说道：“我这些日子不敢见那些妃子，只是呆在书房看书，就是那些小太监我也不敢惹他，只要一做那件事，就流鼻涕，身体不爽，我是老了，老了。”

太子跪下哭道：“父皇不老，只要保养身体，少操心些大事便可。如是父皇不意管事，我便代父皇管事，让父皇宽心一些。”

高宗失声而笑，说道：“原来我就有人代管，那个秦桧好有本事，能把天下事治得井井有条，我原以为他是治得好好的，但没想到，他一死，诸般麻烦便上来了。那个莫其奇又不愿意一改旧制，只愿依从秦桧，他像秦桧的影子一般，弄得我好生头疼。”

太子昂然道：“父皇，莫如罢了他的相，再起用新人。”

高宗看看娄寅亮，他意味深长地说道：“可能么？要是能用新人，我早就用了。我

也好笑，我去御花园，有左道右道，我十几年都走那左道。昨天我想想，何苦每一天都走左道，今天我也走右道试一试。结果一走，心里好生不舒服，好似昨日并未去过御花园一般。莫不如走左道了，我今天还在后悔。”

姜寅亮与太子两人互相瞅瞅，他们不知如何再劝高宗。

忽地高宗问道：“我儿，我曾拿魏娘娘为岳飞绣的一面旗给你，你放哪里了？”

太子流泪道：“我放在箱子里，亲手藏好的。”

高宗的面色突现疲惫，说道：“拿来我看。”

太子亲自去拿出那绣旗来，高宗一喟：“真的很久了，旗也变了色。”

他忽地说道：“我当年告诉你的话，你都记得吗？”

太子哽咽：“记得，孩儿不敢忘。”

高宗说道：“我要退位，你再祭岳飞，起复主战派，从此朝纲也会一振。那时你可安稳治天下了。但我要告诉你，如果你想做一个承平世界的皇帝，你还是少不了秦桧这样的丞相啊，他会替你治好一切的。”

高宗皇帝看着太子，心里明知他不会听自己的，但他心想：如是他为皇，一切都由他作主好了。

× × ×

大宋朝用了新帝，那是孝宗，他改元，再起复主战派的人，罢莫其奇的相，令人去挖秦桧的坟，囚秦熹在牢看押，再令下，罢秦党，赦天下。

高宗坐在后宫，他听着那个老太监一五一十对他说新皇的举措，他笑说道：“由他做吧。”

老太监说道：“新皇天天来请安，上皇不如对他来一番训斥，那样他就会收敛些，不至于令上皇难堪。”

高宗笑呵呵：“我难堪，我难堪什么？”

太监说道：“要是上皇告诫新皇，不要动不动就改祖制，那样他会听的。”

上皇笑道：“好，好。”

新皇来了，叩安，上皇说道：“我有一件事要问你。”

新皇忙再跪下，禀道：“上皇有命，无敢不从。”

上皇笑呵呵道：“你在后宫里修一个池子，在里面养一些鱼，我要钓鱼取乐。”

新皇应了，再起身来说起朝事，上皇一一听着，只是啊啊地答应，不出一辞。

待得新皇走了，老太监问道：“上皇，你怎么不对他说，要他少改祖制啊？”

上皇乐了：“我忘了。”

老太监有些生气，再不言声。

高宗说道：“你收了人家的银子，替他说话就是了。你只说我糊涂了，我可不想做老来嫌！”

老太监乐：“你说我是老来嫌？”

高宗大笑，说道：“是啊，是啊，你都不管什么事儿，还要人家的银子，不是老来嫌是什么？自打我不管事儿起，你就没银子进账了。”

老太监一叹，说道：“上皇，你老人家不糊涂啊，你能再干几年呢。”

### 第三章 一朝新主

姜寅亮跪下好久，再起身来，就有些身体发沉。孝宗看他，忽地说道：“姜爱卿，我们都老了。”

两人有些唏嘘，忽地孝宗说道：“我有一件事告诉你。”

姜寅亮看着孝宗，新皇什么事儿都同他商量，这让他心里欣慰不已。

孝宗道：“杀了那个唐逸。”

娄寅亮张大了眼睛：“为什么？”

孝宗说道：“天下大治，靠的是正大光明，怎么能让那些只能使毒用暗器的武林人存在？”

孝宗躲着娄寅亮的眼光，不敢看他。娄寅亮心里明白：皇上怕了，他一当上了皇上，便怕卓书刺高宗那故事重演，他头一件事便是要杀唐逸。

娄寅亮说道：“我听说唐逸的日子极不好过，皇上何不等着观看？看他被那些江湖门派打杀，从此也少了皇上的一块心病？”

孝宗忽地大光其火，说道：“我说了算，还是你说了算？”

娄寅亮一听皇上震怒，忙跪下说道：“微臣接旨！”

孝宗一见秦寅亮惶惧，便安慰他道：“娄爱卿，不是我不愿意那么做，唐逸是侠以武干禁，我怎么能放过他？如今天下大治，唐逸必死，他必得死在此时！”

× × ×

娄寅亮看着忘世道人，忽地笑了。

忘世道人说道：“不知道娄大人何故微笑？”

娄寅亮说道：“我笑世事易替，真个无常。当初忘世道人奉命杀我，如今我请你来，却是要你杀人了。”

忘世道人说道：“我不杀人，丞相找错人了。”

忘世道人要走，娄寅亮忽地失声而笑，说道：“秦桧做丞相要你杀人，你便杀人。我做丞相，要你杀人，你却不肯？你不怕我，只怕秦桧？”

忘世道人冷冷道：“我怕秦桧，是怕他杀了我的家人。我不怕你，是我再无家人可杀。”

娄寅亮慢悠悠道：“要是我叫你去杀唐逸，你不愿意去吗？”

忘世道人忽地瞪圆了眼睛：“你会叫我去杀唐逸？”

娄寅亮说道：“不错。你去杀唐逸。”

忘世道人雀跃道：“好，我去杀，他该死！”

娄寅亮拿一块玉稗，说道：“这是大内高手的令牌，你可以拿它去调禁军头领。只有一条，你杀唐逸，要悄悄而为。”

忘世道人昂头大笑，说道：“好啊，我去杀他，要他死得快！只要杀他，我愿意陪他死！”

× × ×

疯士来到了大树下，他看到了大悲禅宗，忽地失声笑道：“真是好笑，当初那个臭女人摆布得我们迷迷忽忽，今天我又要与你动手了。”

大悲禅宗说道：“如今你还是受她摆布。”

疯士不疯了，他瞪眼看着大悲禅宗，一副无可奈何的神色。

他好久方说道：“我只要与你决一高低，他事决不过问。”

大悲禅宗大声呜呼，说道：“好，我便与你一战！”

风摧落叶，两人对面。

疯士的手不动，大悲的神不悲。

两人凝立好久，忽听得有人叫道：“杀了大悲禅宗！”

原来是忘世道人来了，他带来了十几人，那十几个人都是生疏面孔，不像是武林中人。

疯士又疯疯癫癫了，他摇头晃脑，说道：“忘世，你又哪里找来了人？”

忘世道人说道：“他们是我的亲人，要与我报仇的！大悲，你死期到了！”

三个人一听得忘世叫声，扑向大悲！

大悲禅宗知道他今天难逃得出志，他与那三人对手，那三人都是不死不散的打法。有一个使勾枪的，竟是身子直扑入怀，杀入大悲禅宗的怀内，想与他两败俱伤！大悲禅



宗大怒，喝道：“你想找死！？ ”

他身子一闪，人再疾出一掌，正击在那人的枪上，那人顺势把枪递向大悲的胯下，大悲一躲，身后那人的飞钹正扫肩头，立时血注！

忘世道人叫道：“大悲，你自断经脉，可保一条活命！”

大悲禅宗恨道：“你一家人都死，你何不自断经脉？只是你去了地狱，见了家人，也没脸面！”

忘世道人大怒，吼道：“你有脸面，看你不道不禅，不疯不傻的，却是一个十足的傻子！天下人人得而诛之的那个臭狗，你非帮他，你也非死不可！”

大悲禅宗心内悲愤，时时吼呼啸叫，但那三人都是高手，在江湖中不曾露过面的高手，与他拼争有必死之心，再加上疯士与忘世道人，他已是力不能敌。

噗！

溅血，人仆。

是那个使枪的高手他逼得太近了，被大悲禅宗使出一掌，正击在他的大脖颈上。他一仆倒，那枪便刺入地上。

忘世道人吼道：“杀了大悲，杀了大悲！”

大悲禅宗突地明白了，他与大欢喜佛四人都是墨守陈规的人，他们以为，只要与忘世、疯士两人单打独斗，他们必胜。哪料得他们会群殴？想必杀他而后快？在蜀中唐门的大欢喜佛、魔刀、快乐门主都在等他回去，可他是回不去了。

他怒吼一声，再复挺身，在贴身一过的当口，一簪正刺在那个高手的眼中！

那高手突地失明，像是两眼都受了伤，一吼再吼，怒喝道：“我杀了你，我杀了你！”他挥剑狂砍，一剑正砍在大悲禅宗的腿上，顿时标血！

大悲禅宗趑趄一下，再复挺直身子。

他看到了忘世道人眼里的快意，看到了疯士的疯狂。

他怒吼道：“我杀了你们！”

他忽地缓缓坐下，坐在那里，宝相尊严，他泪水长出，悲声大起。

忘世道人叫道：“小心，小心他的大悲神功！”

疯士忽地疯狂，歪歪斜斜，步伐踉跄，叫道：“我不疯谁疯？！”

那忘世道人长吟道：“世事皆忘，更其忘我！”

他只长吟这两句，用来对付大悲禅宗。

可那些宫廷来的高手，有的不知大悲为什么要哭，只是盯着大悲，忽地心道：他为什么那么伤心？人们为什么要那么残杀？我真的也该伤心，那么杀人确是不该啊。想着，忽地泪水也流出来了，便都跟着大悲禅宗哭。

忘世道人一见，心里暗喜，他叫道：“哭啊，哭啊！你们都哭，哭个千军驻马再不发，我就有事儿可做了！”

他大呼道：“世事皆忘，更其忘我！”一步步逼向大悲禅宗。

他每一步都走得极其艰难，疯士也疯狂如痴，一直向着大悲禅宗走近。

两人越走越近，几乎要走到大悲禅宗的眼前了。

大悲禅宗越哭越大声，越哭越是有力量，他泣之以泪，再继之以血。从他的两目中流出血泪！

忘世道人的呼喊声也越来越低，他向大悲禅宗走去的步子也越来越慢。

疯士也感到极大压力，看来不怪平时大悲禅宗看不起他与忘世道人，真是与他两人单打独斗，他两人谁也不是大悲禅宗的对手。

那几个高手都是沉迷了，他们也受到了大悲禅宗的感染，此时只知道一劲儿地哭，一直在哭。他们忘了自己，只记得他们必须哭，一哭便畅快，一哭解千愁。

大悲禅宗的血泪也流得快了，他知道，那血都是从心里流出来的，他会不久于人世。此时他心空明，忽地想到了唐逸。唐逸也是被人逼的，他们都逼着要杀他。像他们此时

要杀大悲禅宗一样，他们总要杀了唐逸的。

他已经帮不上唐逸的忙了，他也帮不上魔刀与大欢喜佛了，他惦念着他们，忽地觉得，只有他们，才是他最好的朋友。

素女啊，早些告诉我们，那个活佛便是阎可怜，就是那个阎惜情，我们未必会死！

×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×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×

倩倩驱马赶至那树林，她知道那树林后必是一马平川，她要赶回去，要早些告诉思思，哥哥有难，他们不会放过我们唐门的，要出击，不能等他们来杀人。但她忽地身子飞起来，她要撞树了，她看到了那一棵树，头正要撞在那树上。

如果齐眉扬来了，须小仙来了，看到一个头颅撞碎的倩倩，他们会恶心的。

在那生死一瞬，倩倩想到的不是她自己，而是她万一死得难看，齐眉扬与须小仙两人会难过。

她不可避免地是那树撞去！

忽地，她的身子一软，被抱在了一个男人的怀里。听得那人叫道：“快，快走！”

那男人扯下她的长衣，把长衣搭在树上，带她跳上了马，走了。

她注意到，这伙人的马蹄都是用麻布裹着的，他们来做什么？只是要偷袭倩倩吗？他们不怕齐眉杨与须小仙吗？

马蹄声疾。

他们跑得很快，跑得很急。但他们坐得很稳。倩猜知道他们的骑术比起齐眉杨与须小仙来更好。

他们是真正的骑手，是勇士。

但看他们的衣着，不知道是什么人，身着青衣，人人神色肃然，像是完成一件大事一般。

一行足有上百人。他们听一个人的号令。那人的身体很是剽悍，他喝令进退，百人

如一，进退自如。他们赶至一个大营。听得那首领轻声道：“噤声！”众人一个个下了马，上来一人牵扯着倩倩的马慢慢走进了营地。

倩倩一看那营旗，便知道那是西辽的鸾旗，原来她是被耶律重恩的人劫来了。

她要大叫，要喊，要呼救，但不待她叫出声来，嘴便被捂住了。

她一阵子昏迷。

× × ×

待得她再醒来，觉得不对了，身上衣服都换了，她坐在一张卧榻上，她的身体斜着，像是待承欢的美女，在等着君王来幸。她斜倚着的那姿势，也是女人最美的。是谁把她摆在此处，那人要做什么？

忽地她豁然了，是耶律重恩，他抢来了倩倩，他要强暴倩倩！他不能忘情于倩倩。

倩倩心里百感交集。

从前她不恨耶律重恩，她恨那个红顶天，你要成亲，为什么要我躺在你的床上，你不知道你的男人会来吗？但她有时又笑了，她恨自己，你是女人，你为什么去躺在人家的婚床上，你不知道那个男人会来吗？

这会儿，她又恨耶律重恩了，他抢来自己，又迷倒了自己，他还想再来一次强暴吗？

她的身体还是不能动，她只是看着帐外，心咚咚跳，她怕耶律重恩，不愿意此时见耶律重恩。

就是一死，她也不愿意这样见耶律重恩。

× × ×

耶律重恩此时正在帐内饮酒，他看着地图，大军从哪里出去，才能再复回鹘？

他不知道，也许他的大军只能在罗布泊里呆着，罗布泊才是他的最好去处？

他的脸上有一丝嘲讽，那是讥讽他自己，也是讥讽天祚帝的。

如果他能复国成功，天祚帝就是古今中外最有智慧的帝王。如果他不能成功，天祚

帝就给天下留一个大笑柄！

别人笑与不笑，与他何干？

他有过机会，有过思思，但他失去了思思。他有过机会，有过红顶天，他再一次失去了红顶天！

他是一个蠢人。

耶律苦奴来了，他与李泯来陪大王饮酒。

耶律重恩欣然，他近来贪杯，总是饮酒。

耶律苦奴说道：“大王，大军等你，你不能醉。”

耶律重恩失声而笑，说道：“大军等我，我在等谁？如果天祚帝重生，他会告诉我怎么做，我如今也不知道怎么做。”

李泯说道：“几十万大军，进退有据，我们会夺得机会。”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是啊，我们有机会，只是我没看到机会。”

耶律苦奴要再劝，李泯一笑，说道：“喝酒，喝酒总行吧。”

三人再饮，直至微醉。耶律苦奴说道：“大王不宜再饮了，回去歇息吧。”

耶律重恩回到了帐内，他叫道：“来人，来人！没有那几个侍候他的女人，没人应他。耶律重恩自嘲道：“没人理我，没人理我了。”

他躺下，一头歪在榻上。

忽地他眼睛睁大了，他看到了谁？是倩倩，真是倩倩。

他的醉意没了：“你怎么在这里？”

倩倩流泪，不说话。

耶律重恩叫道：“来人，来人！”

没有人进来，就是站在帐外的勇士也都如聋如哑，人人不动。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

倩倩更是委屈，看来他劫了我，还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。耶律重恩也是一个枭雄，他是一个恶棍！

耶律重恩忽地觉得肚腹内一烧，他明白不妙了，他看着倩倩，说道：“我中了他们的计！”

耶律重恩在床上，他的嘴唇烧干了，看着倩倩。倩倩是美好的，她的身姿那么诱人，神情那么哀伤，令耶律重恩很想对她倾诉衷肠。但他说不出，他想硬挺着，不去碰倩倩。

他决不能再在失去意志的时候碰倩倩。

他呻吟着，在床上滚。

倩倩也吓坏了，她叫道：“你中毒了吗？怎么了？”她只是在艳姿楼上听说过有男人给女人下迷药，但她从来没见过被人迷过的男人女人，也不知道如何解毒，她只是不知所措地看着耶律重恩。

耶律重恩知道，如果他扑向倩倩，再把倩倩玩弄一番，轻薄一次，他就会获救。但他不愿意，他不愿意再在无灯无心无愿的情形下与倩倩交媾。

他说道：“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。倩倩，你念一些好的诗句我听。”

倩倩忙说：“什么是好的诗句？”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要听去很神圣的，你念，你念。”

倩倩念道：“林中一壶酒，独酌无相亲。”

耶律重恩叫道：“不行，不能提酒色！”

倩倩也知他此时用心，想要她帮他，一心想什么诗句，不再去想她身体，不去想强暴她，她急急念道：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”

耶律重恩苦笑，叫道：“怎么尽念这些东西？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！”

他的嘴干巴巴着，但吐不出点儿口水。那药很厉害，他烧得有些糊涂了。

耶律重恩叫道：“倩倩，你念念男人与男人的友情的。”

倩倩毕竟是才女，她琅琅念道：“人生不相见，动如参与商。今夕共何夕，共此灯烛光？”

她念的是一首杜甫的《赠卫八处士》，她一念，耶律重恩就牛喘，再念一会儿，他狂叫道：“我不行了，我要死了！”他瞪眼看着倩倩，说道：“你快走，你不走，我就强暴你！”他眼珠子都是红红的，像是充血！

## 第四章 奸掠之情

倩倩看懂了耶律重恩的呼唤。

耶律重恩像是两个人，一个是想守身如玉，做一个好人的耶律重恩；一个是想迫不及待地奸淫倩倩，在她身上得到兽欲快感的野兽。那野兽眼珠子通红，只是看着倩倩的身体，他在呼唤倩倩。但那一个耶律重恩想不动她，想做一个正人君子。

倩倩看着他，心内百感交集。她知道，耶律重恩是被他的部下摆布了，他们想他与倩倩交媾。但为什么这么做，她就不知了。

她的身体忽地也起了一阵火烧，那时辰算得很好，恰恰在她犹豫、迟疑时，体内也烧起了熊熊的欲火。

她的嘴唇一下子便失去了滋润，她轻声叫道：“啊，你能你能……”

她说不出能做什么来，但眼睛是呼唤耶律重恩，要他来幸她，要他来强暴她！

他真是一个优柔寡断的男人，他那一夜里不是一进帐便关了灯吗？他不是一进来，不由分说便来幸她了吗？那一次他一句话也不说，连一句温柔的话语也没有，不必温暖女人的心，也得温暖女人的身。但他什么都没做，只是扑上来，用最原始的方式奸淫了倩倩……

这一次他怎么犹豫了？莫非他能顶得住那药性，真的不碰倩倩吗？

但倩倩喜欢他碰，她简直要呼叫他了，叫他来，叫他来扑自己。

帐外的勇士们悄无声息，他们也在等待，等待奇迹发生。

倩倩的身体忽地像是有些痒，她扭动了身子，那一扭动，充满了肉欲。

她原来就是青楼的红妓啊，只要她肯对男人垂青，男人哪一个不得拜倒在她的裙下？

耶律重恩再也没了什么大王的风度，他像一条狗一般喘息，他的眼神是哀恳，他在恳求倩倩，如果他真的冒犯了倩倩，她会不会饶过他？

烧灼在腹里的热火一样烧灼着她，她恨不能扯他过来，可她的穴道是被封着的，他们有一条计，就是要耶律重恩再来冒犯她，而不是她去偎就耶律重恩！

帐内一切颜色都变得很刺激，禅声敲了，是几更？

倩倩忽地失声了，她轻声叫道：“你怎么了，你个臭狗！”

一切声音都变得很敏感。

“耶律重恩你是男人不？”

一顿骂，本来是呼唤耶律重恩，但蓦地把耶律重恩唤醒了，他心道：我不能，我不能啊，我不能再叫这个女人看不起我了，我不能啊！他咬着牙，吼叫道：“我不行，我不是人！我只是一条狗！”

他咬得唇出了血。

但那有什么用？心火必得用欲水去扑灭，舍此能有什么办法？

两人身体都在床上，头向一齐拢，耶律重恩叫道：“不可，不可！”但身体不听他的，一直向倩倩凑去。

倩倩也是看着他，眉眼尽是情意，她的头发披散着。蓦地耶律重恩心想：她那一夜是什么样子，我怎么全都忘了？他叫道：“倩倩……那一夜……你什么样子？”

倩倩也不知道，她哪里记着那一夜她是什么样子？只记着她深深恨着耶律重恩，恨



得入骨。她喘息道：“我不记着，我不记着了。”

她嚤嚤哭起来。在倩倩的心性里，有一股傲气，巴不得男人来求她，来就她。但眼前耶律重恩明知道她是要他，他为什么不来，为什么不来啊？

欲火焚烧，人心无限大。

欲火焚烧，世界无限小。

倩倩真想给耶律重恩一个耳光，想打掉他那假矜持，想打去他那犹豫。但她伸出手去，那纤纤手指只变成了轻轻的抚摸。她喃喃道：“耶律重恩，我喜欢你！”

耶律重思心里的坚冰化了，他想：她是喜欢我的，我何必那么假撇清？

两人搂抱到了起。

如胶一般粘在一起。

气喘声更强。

倩倩亲吻他，轻声道：“那一夜，你先亲我就好了，这样，这样，就这样！”

她不停地在耶律重恩的脸上亲吻，吻得他起了男人的雄心，那雄心笔挺，令他再也不复有什么顾忌。

有女人垂青，有美妙无比的可人儿垂青，那是最好！

× × ×

耶律苦奴站在那里，看着十八皇族的人，他们一共是十八人。

原来红顶天在辽营时，他们都散了，如今他们再复是十八人。

走了的，有回来的。他们发现，等不到耶律重恩复国，便会死在外面。与其死在异乡，不如死在辽营。

也有人未回来，他们不愿意回来。

回来的脸皮就更厚了，他们再复组织起十八皇族来。

李泯问道：“耶律苦奴，你说，大王会不会震怒？”

耶律苦奴忽地流泪：“我们想来想去，也只有这一个办法。天可怜见，要是大王重振雄风，我们西辽还有救！”

李泯不语，十八个人都再也无言。

他们在等，等耶律重恩不再酗酒，不再沉迷，等他再燃复国雄心。

他们把最大的希望放在倩倩身上！

× × ×

倩倩已不再是从前的倩倩，她对于性的亲热已是有娴熟的感受，她轻轻滑身，慢慢到了耶律重恩的身上，她轻声说道：“男人在下，女人在上，天经地义，举世无双！”

耶律重恩忽地浑身轻松，他何必再对倩倩愧疚，她已是一个经过许多男人的女人，他笑说道：“男人在上，女人在下，天地纲常，人情大张！”

两人噗哧一声笑了。

倩倩的身体轻软了，她喃喃说道：“为什么不灭了灯？”

耶律重恩笑笑，说道：“灭了灯，怕再看错了。”

倩倩吁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你这次不会看错了，你得到的是倩倩，是倩倩，也是痴娘儿，是痴娘儿。”

耶律重恩抬起手来，他舍不得离开床，便手指一弹，把那灯弹灭了。

倩倩说道：“会武功没有什么好处，只有这一点好处，能弹灭灯，不必下地去灭灯。”说罢她嘻嘻而笑。

× × ×

十八皇族的人在帐外，远远看着那帐内。

如果耶律重恩不纳倩倩，他们就得做两件事：第一，先杀了倩倩，免生意外。第二，再想别的法子。

但他们没有法子可想了，他们已是想尽了法子，也无法令耶律重恩再振雄风。

如果这一次不行，他们只有两个法子：解散，或是在罗布泊里呆一辈子！

他们看到灯灭了，那是有人弹灭的。他们看到帐内的灯影下，没有人再站起来。

他们轻声欢呼起来，他们的眼里流泪了。他们十八人轻声呼唤：“西辽，西辽！”

这呼声传出去了，传到了帐外的勇士耳旁，他们是不是听错了？只有在金戈铁马的战场上，才听到过有人大声呼喊西辽，如今他们怎么又喊？

但确实有人在喊西辽，而且那呼喊声越来越大。

帐外的人都缓缓站起来，他们面有菜色，看着帐篷，那是大王的帐篷啊，怎么没有灯光？莫非是要唤醒酒醉的天主？

他们也呼唤起来：“西辽，西辽！”

但他们再呼唤时，便叫出声来，那几万人的呼声，像是狂风骤雨，一直扫向帐篷：“西辽王，西辽王！”

× × ×

倩倩正在奋头上，她忽地停住了，她笑问耶律重恩：“他们叫什么？”

耶律重恩顿了一下，说道：“他们叫我。”

整个营地都响起了吼声：“西辽王，西辽王！”

吼声振作了耶律重恩的雄风，他更有男人的本事了。

挥汗如雨，耶律重恩与倩倩第一次那么畅快。

倩倩也经过几次男人，她心里的印象，男人都是那么好色，都那么急煎煎的，哪里有一个有情有义的人？就是如齐眉杨那样的男人，他在倩倩面前也是那么拘礼，根本不能逞出他那粗野的男人本性。因为他也知道倩倩不喜欢粗鲁，他怎么能粗野地对待倩倩？

只有这个耶律重恩，当他再成为一个西辽王时，才有那叱咤风云的威风。

倩倩浑身四肢百骸都舒展开了，她随着耶律重恩跌入欲望的深谷。

×

×

×

快乐门主有好久没有出去玩了，他与大欢喜佛、魔刀三人在等待大悲禅宗。

大悲禅宗走了几天了，他还没回来。依他所说，他会去与忘世道人一晤，与他一战，便即回来的。

当时大欢喜佛问他：“要不要去帮你？”

大悲禅宗笑笑，说道：“就他两人，还用得着有人再去吗？”

三人也笑，他们知道，四人中，当数魔刀武功最高，其次便是大悲禅宗，他自视甚高，他们就是去了，也帮不上他的忙，反令他生厌。

可大悲禅宗好几天没回来，令他们不安。

等待是焦急的，时间很是难耐。

快乐主门受不住了，他要去玩一玩。

他想去附近的赌场一赌，到了那里，玩一玩就回来，神不知鬼不觉的，岂不是很好？

他独一个偷偷溜出去，去那唐家堡外的“艳姿楼”，在那里，有一个很好玩的赌场。

×

×

×

艳姿楼很漂亮，快乐门主嗟叹，原来这艳姿楼是唐逸最常来的地方，艳姿楼的老鸨与他最要好，对快乐门主几个人也奉承备至。但近来不是了，唐逸倒了霉，艳姿楼也看不起他。

快乐门主进了门，几个女人围上来奉承他，要掏他的银子。

快乐门主笑说道：“别来别来，我要去赌的，女人别摸摸搜搜的。”

几个女人离开了他，他走向地下赌场。

那是地下的一间大屋，屋里有骰子，有牌九，有许多的赌具。

快乐门主来了，站在骰盒前，看那些人赌。

一看到他来了，庄家顿时紧张，就像是十岁的顽童看到了最高明的老师。庄家叫道：

“快下注啊，快下注啊，来了大家啊，别丢脸呀！”

快乐门主笑一笑，说道：“我也来下注。”

那庄家嗫嚅道：“对不住，如果你老人家要下注，我可不敢奉陪，我去请大哥二哥。”

大哥二哥来了，原来是吴心吴干。

快乐门主大笑，说道：“我以为是哪两头蒜，原来是你们两个。我要赌一赌，你们愿意不意陪我玩？”

吴心一看到是他，眉头一皱，奉笑道：“你是我们这行的老祖宗，你要玩，我们怎么敢不让？只是老人家，你给我们一个面子，我们拿银子出来就是。来人！”

来了一个人，吴心说道：“去拿三万两银子，放在这位老人家的面前。”

真的有看热闹的，看着闹哄哄，吴心指着那三万两银子，对快乐门主说道：“这些银子算是我兄弟两人对老人家的奉承，还望老人家不要玩了。”

快乐门主不快乐，他大声道：“这是什么道理？这里明明是赌坊，对不对？我还没玩呢，就拿出那么多的银子给我，谁知道我能不能赢那么多的银子？知道的人以为你们是奉承我，不知道的，以为这赌场有弊，那样岂不是污了我老人家的一世赌名？”

吴心看看吴干，两人无奈，只再看着快乐门主，问道：“老人家要赌吗？”

快乐门主在众人起哄下，叫道：“对啊，要赌，要赌！”

吴心无奈，说道：“好，只是说定了，只要老人家与众人赢了赌场的三万银两，今天便罢手，好不好？”

快乐门主不耐烦了，说道：“好啊，好啊！”

就下注，开始赌骰子。

庄家摇过了骰盒，他这一次没那么精神了，明知要输，还赌什么劲儿？他只喊：“下注，下注！”

众人看着快乐门主，他真会有什么本事，令庄家那么怕他？令赌场一见他来便捧出

白花花的三万两银子？真要看他有什么稀奇。

庄家抱着骰子盒，快乐门主说道：“放下，放下。”

庄家放下了，快乐门主在众目睽睽下，自顾自念叨：“我赌什么呢？我赌那骰子盒里有三粒骰子。”

众人大笑，骰子盒里不是三粒骰子是几粒？他说这话等于白说。

快乐门主再说道：“我猜那骰子是一粒二点，一粒三点，一粒是四点。”说完了这话，他把银子放在桌上，放在正中，还说道：“所以我不赌大不赌小，只赌不大不小三个三点。”

开骰盒，果然是那样，众人一声惊呼。

他太有本事了，众人真的开了眼界。

有人叫道：“他是不是能看到那骰子？”

还有人叫道：“跟着他押，我梦见今天晚上赢子，看来是真的！”

有人叫道：“叫他背过身去，看他还能不能猜到。”

快乐门主不在乎，他真的背过身去，眼也不看，只听那庄家摇骰盒。那庄家心道：都说他奇，有本事，我要轻声摇，看他听得见听不见。他大声叫：“跟着押啊，赢银子啊！”

众人一哄声中，他摇了两下骰盒，便放下了，他冷笑，就是这一次，他自己也不知道那骰盒里是几点了。

他问道：“你押不押？”

快乐门主要回过身来，但有几个赌徒扯着他，不要他回身，他说道：“不回头也行啊，我要押，押在小上。那骰子是一粒一点，再一粒也是一点，另外一粒是四点。”

开骰盒，果然如此。

众人一阵子欢呼。

他们再不看快乐门主了，只拿出了自己的银子，等着他说话。

吴心吴干只是无奈地看他，他不罢手，赌场就得完蛋了。

快乐门主不用拿银子，自有人帮他放银子，收银子。

他只说话：“六点小。”

人们都跟着押小。

一阵子欢呼，人们把所有的银子都押上，去赢庄家。

赢银子了，他们从来没有赢得这么痛快。

快乐门主的神色却不那么快乐，他说：“我不愿意赢银子，我有三十年没输过了。”

他的精神不佳，无精打采的。

桌上银子没了，庄家的三万两银子也快完了，吴心吴干只瞅着他，想着从前那年，唐逸赢他们的银子，那一次赢惨了他们，要不是有女人跟他，那一次他心情好，把赢来的银子都还与他们了，他们那一次就破产了。

对快乐门主来说，这又是一次预料中的结局，他又赢了！

桌上只有几十两银子了，吴心吴干拦住他说：“我们输了三万两了，不赌了。”

忽地有人笑了，娇声而笑，说道：“为什么不赌，就与他赌。”

×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×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×

来的是艳姿楼的老鸨，是那个风韵犹存的白艳姿。

她风姿摇曳，轻轻俏笑：“当我们是哪一个野狐禅的小店了？就与他赌，难道我们艳姿楼就怕了他快乐门主不成？”

吴心吴干不好多说，但吴心凑去说道：“我们赌不过他，他那本事，天下第一！”

白艳姿笑笑，说道：“赌不过了，我们有银子，什么时候输光，我们就罢手。”

众赌客当然愿意她赌，都跟着叫道：“老板说得豪气，赌啊，你怕了，你怕开什么赌场？！”

众人一齐吼喊，竟喊得人人血热，吴心吴干看着白艳姿，白艳姿一拍腿，叫道：“赌啊，挺大个老爷们儿，看我做什么？赌啊！”

## 第五章 大悲之心

快乐门主的心也扑扑跳起来，真让那个令唐逸伤心的没良心女人白艳姿破财，令她只剩一人，那岂不大吐一口鸟气？快乐门主想到了唐逸小子，他那人都变得没一丝笑意了，如果令白艳姿破财，唐逸准会笑上一笑。

就只搏唐逸一笑，也该与她赌。

快乐门主说道：“我拿这些银子与你赌。”

此时他桌上的银子已是万余，其他的，都被那些赶趁的赌客赢去了。

一些赌客跟着叫道：“我们还是与你一起赌。”

白艳姿说道：“好啊，一赌放上去，谁有本事谁拿银子！”

她从袖子里掏出十张银票，放在桌上，说道：“我这是一万两，你们谁愿意赌也可以，只要你能赔得起。”

众人看她那豪劲儿，心里暗骂她太过霸气。但人家有银子，就能说话，你没那么多的银子，只能干瞅着。

快乐门主说道：“我每赢一回，便分掉一半银子，众人一声叫喊，都替快乐门主助威！”

× × ×

快乐门主已赢了二十万两银子了，桌上的银票与银子堆积着，没人去动。众人的吼声也渐渐低下去了，他们叫也叫喊不动了，只是瞪眼看着，一待得快乐门主赢了，他们便啊一声叫起来。



快乐门主又要显出疲惫状了，赌也不能打动他的心思。

蓦地，白艳姿艳声而笑，摇摇晃晃到了快乐门主面前，说道：“你是天下第一高手，我与你赌，就得赌得大些，你们看着，愿赌服输。我要与你赌一次，只赌我的艳姿楼，它值七八百万，你赌不赌？”

众人嗷一声，这是七八百万的一赌，真个豪气！

快乐门主仍是打不起精神来，他问道：“怎么赌？”

他呲牙乐道：“我偷偷溜出来，就是要小玩玩，你莫赌那么大，吓得我胆也破了。”

但无论他怎么说，人家都不信他，他是快乐门主，于赌一道甚精，怎么会怕？

白艳姿狠狠说道：“天下只有一赌，我与你只赌一把，我摇骰子盒，你看点数，你看对了，我便输。你看错了，你就输。”

快乐门主笑一笑，说道：“只有一件事麻烦，我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银子。今天赌完了，我要走了，哪一天高兴了再来赌。”

白艳姿叫道：“慢！”

她来到快乐门主面前，说道：“只有一赌，你不敢赌，便放下你一根指头！剁下你的右手第二指！”

快乐门主大笑，说道：“你当我是谁？想剁下我一根指头，有那么容易？你以为它值多少银子？告诉你，我那一根指头便值你七八百万两银子！”

白艳姿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好，说定了，快乐门主说他的一根指头便值得我七八百万两银子，我就与他赌了！”

快乐门主想说不想与她赌，但看她那神色，分明是想孤注一掷。他心道：你当我是谁？我就是名闻天下的快乐门主，你同快乐门主一赌，岂不是输定了？他放声大笑，说道：“好啊，只是我赢得你的艳姿楼，有什么用处？”

白艳姿说道：“你能赢得了吗？”

快乐门主笑说道：“好，我赌，我赌！”

只是一摇，便摇去七八百万，真个是豪赌，连吴心吴干两人都是瞠目结舌。

他们没看过这么大的赌。

快乐门主还是那么漫不经心，说道：“你摇吧。”

白艳姿只摇了一下，说道：“好了。”

快乐门主看着她，忽地眼光锐厉起来，他一字一句地问道：“真的要赌那一根手指？”

白艳姿点头，她要狠煞煞快乐门主的威风，她说：“你要认输也行，但是得把你的名字写在门上，写道：快乐门主栽在此处，一赌便输。”

快乐门主大笑，说道：“好，好，我赌。那骰子盒里是三点，两点，一点！”

众人以为他看不出白艳姿的点数，方才有那一问，分明是底气不足。但一听得他报出点数来，便都轰地叫好。

开了骰子盒，看到了那骰子，正是一点两点三点，众人大声叫好。但在众人眼皮底下，竟看着那骰子风化了，一粒骰子忽地变成了一堆粉尘，一粒骰子再变成粉尘，最后那一粒也变成了一堆粉尘。

白艳姿说道：“不必我说了，快乐门主，你说这骰子是几点儿？”

按说快乐门主不曾输，但那骰子都化成了一堆粉尘，没有一个点数了，他也算是输了。

×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×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×

白艳姿喝道：“来人，剁下他的一根手指！”

众人有人不服，但来的人有六七个，其中有几个是从未见过的生面孔。

快乐门主根本不把他们当回事儿，他说道：“你们几人，想剁我的手指？”

一个高大汉子说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快乐门主说道：“我一走，你们连我的影子都摸不到，怎么能剁得掉我的手指。”

高大汉子说道：“何不试一试？”

快乐门主一说便试，他飞身而去，直扑向门口。

但高大汉子仍站在他的面前，那几个人也正阻在要害位置。

快乐门主一惊，他们是什么人？怎么都是一流高手？

快乐门主不怠慢，他再扑向窗口！

当一声，一只钹正插在他的肩头，他吼一声，回头扑向白艳姿。他知道那个老鸨找来了人，对付他，也是对付唐逸。但他未扑到眼前，人便跌在地上，那个高大汉子只用剑一带，便把他带倒。他倒在地上，腿流血了。

快乐门主大声怒骂道：“臭婊子，你勾结这些江湖客，想做什么？”

白艳姿笑笑说道：“真个是穿鞋的不知光脚的苦，你当我是谁？唐公子败了，我不得有一个面公子米公子？他就是米公子。”

她勾着那个高大汉子的肩，故作媚气。

三人凑近来，一个拿钩子勾着快乐门主的腿，说道：“你死了，少了一个祸害。赌场上，怎么能有你这种人，你还是越早死越好。”

他勾了几下，便把快乐门主的一条腿勾得血糊糊的，快乐门主咬牙，不叫喊。那汉子笑说道：“真有种，只怕你死在这里，也没什么英雄气可显了。”

高大汉子拿起了一锭银子，塞在快乐门主的嘴里，说道：“你愿意拿银子，便吞下去好了。”

快乐门主不能吞，他咬牙不理。那汉子大喊道：“不吞，那好！”

他叭地一声，把那一锭银子直拍在快乐门主的胸前。他内力真是惊人，一拍竟把那银子拍在他的胸肌内。快乐门主大叫一声，顿时昏过去。

再复醒来了，他看着那个高大汉子，恨骂道：“王八蛋，你作弄我，不得好死！”

那高大汉子不以为忤，笑笑说道：“你得先死，你看不到我死得怎么样了。”

他再拍一锭银子在快乐门主的额头，这一拍，拍碎了他的额头，那一块银子嵌在他的额头上，十分恐怖。

快乐门主说道：“我不该走出来的，我不该来.....”

他死了，眼睛闭不上，直瞪着眼前那些恶人。

× × ×

唐家堡子很静，唐门从来没有这么安静过。

门前突地响起了锁呐声，那一声声的锁呐像是修魂曲，一直响在大门前。

门前来了一支队伍，那支队伍直走到了门前，叫道：“城里的送葬队，送唐公子的师父来的。”

唐家堡子来了许多人，都站在堡上的望楼，看着楼下的送葬队伍。

大欢喜佛说道：“恐怕有诈。”

魔刀说道：“我出去看一看。”

只有魔刀才有那天不怕地不怕的胆气。

他从望楼上一呼，叫道：“我下来看一看。”

魔刀的身体在空中转了三个圈子，慢慢落地，问道：“要葬什么人？”

那送葬人说道：“只是给了五十两，说是送唐公子的师父，要送来这里的，请开门迎迓！”

魔刀心一沉，走去棺材前，一掀棺盖，看到死人的脸上盖一张纸，他慢慢拿下那张纸，就看到了大悲禅宗的面容。

魔刀心酸，他回头向回走。

待得走到唐家堡前，向上一招手，叫道：“开门吧！”

× × ×

唐家堡子一片雪白，丧堂建在唐家议事厅，唐逸哭得昏死，他最敬爱的一位师父大

悲禅宗也死了，死在那些人的手里。他们是谁？是忘世道人与疯士吗？依魔刀师父说，只是他们两个狗杂碎，根本就杀不死大悲，只能是另有其人。

唐逸伏在地上，哀声而哭，他有过多的仇恨，有许多的敌人，他怎么能报得血海深仇？

杀尽那些所谓正义派的人，杀光他们，要他们以血还血，以牙还牙！

唐逸要疯了，他对魔刀师父说道：“他们杀我的师父，什么法子都用尽了，你们还一心痴傻，想什么光明正大的一搏，你看大悲师父，他死得多惨！”

魔刀怒啸，他怒道：“我去找他们。”

唐逸扯住了他，叫道：“不行，不行，我与你还有大欢喜佛师父，我们三人先去找快乐门主师父，好不好？”

魔刀也哽咽道：“好，去找快乐门主，去。”

正说着，再听得有锁呐声，吹得人心再碎，那报信人看着唐逸通红的眼珠，不敢吐声。

唐逸叫道：“说，说，什么事？”

报信人说道：“是快乐门主，是主人的师父。”

果然是快乐门主，他去艳姿楼，被人杀死了。

送他来的是艳姿楼的女人们，在外面叫门。

唐逸要开门，大欢喜佛说道：“我们什么人都不能相信，为什么要信她们风尘女人？让她们退去，我们自去接快乐门主。”

那些艳姿楼的女人们走了，只留下了一辆车，车上有一口棺材。

唐家堡子的人再把快乐门主的尸车接了进来。

× × ×

丧堂再摆一牌位，快乐门主也已作古。

唐逸看看魔刀师父，再看看大欢喜佛，他两人也满是愁容。

忽地唐逸跪下，说道：“两位师父，我有一句话，求师父答应。”

魔刀说道：“唐逸你说好了。”

唐逸说道：“天下之大，只杀一个唐逸，何必弄这么多血腥？我要分散唐门，把唐门的人遣散，那时我再报仇。我求师父两人帮我遣散唐门人。”

魔刀看看大欢喜佛，两人齐声说道：“好，我帮你。”

× × ×

院子里站满了唐门的人，大都是唐门的老人孩子，他们瞅着唐逸。

唐逸说道：“我对不起大家，我做了一些事，替武林做了一些事，他们要我救岳飞，要我杀奸臣，我做了。我救了江湖。但他们不容我，要杀我，一心杀我，要灭我唐门。我支持不住了，也照应不了大家，我想请大家分散，自求活命。”

没人应声，风很冷，但人都看着唐逸。

唐九说话了，他是唐门活着最年长的人，他说：“逸哥儿，我们走了，你报不报唐门的仇恨？”

唐逸仰头向天，他抑制了好久，方才使自己不流眼泪，他说道：“我要报仇，我要重建唐门。我的父亲，我的妹妹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兄弟，唐说，唐匝……”

众老人忽地都说话了，他们跟着说：“唐连，唐清，唐定，唐……”

说了许许多多的名字，他们又沉默了。

唐九说道：“你们看，我今年六十岁了，我比六哥小几岁。六哥死了，死在他们手里。自从他们把逸哥儿毒倒了后，我们唐门便倒霉了，是我们做错了什么事儿吗？不是，他们要我们唐门都死。我们都是老人与孩子了，但我们还有人，唐门还有人，我们的人在外面，有好多呢。”

老人笑了，笑绽了一脸的皱纹：“我们有唐十二，有唐栓，有唐胖儿，有唐绳，他

们会不会让你把我们打发走？不会！”唐九厉声说道：“我天天睡觉时手里握着一枚暗器，我想，如果敌人来了，我会看着你们与他斗，最后全都死光了，我就自尽，吞下这一枚暗器。”

唐九再复回头，胸前的长髯飘飘，他怒问道：“唐逸，你是当家人，你说，唐门输光了吗？”

唐逸说道：“没有，我不想让唐门再死人了。”

唐九说道：“那就去杀，杀光他们，要他们睡觉也想着唐门，让他们不敢睡不敢吃，不敢喝水不敢摸东西，让他一摸就死，让他们一吃一喝就死！”

唐门人怒吼了：“让他们死，让他们死！”

不待唐逸再说，唐九忽地说道：“我要去溶水洞了，我要每一天再多做一个暗器。”

唐九走了，跟着他的都是老人，孩子们都站在那里，他们推出一个孩子，说道：“我是唐绳的弟弟，我叫唐线，我也要暗器，我要你发给我一些暗器！”

× × ×

唐逸跪在地上，一直等到他们亲人都走了，他一个人仍是跪在地上。

他向天发誓，他要报仇，为他的师父，为他的亲人报仇！他说道：“我要先杀了忘世道人，再杀了疯士，其余的人，我再一个个杀！”

魔刀忽地笑了，他对大欢喜佛说道：“我们想轻松一下筋骨，看来还不行呢。唐逸，你走吧，我们看着唐门，如果他们来了，让他们都死在这里。”

唐逸说道：“他们会困我们唐门的。”

大欢喜佛笑说道：“没事儿，我告诉你，我有弟子，他们会来的。”

魔刀也笑，说道：“有我在，你不信师父吗？”

唐逸对着师父一揖，说道：“保重，保重！”

× × ×

唐逸走了，他走出唐门，一直走向远方。

一路会有许多的人要杀他，他已成为武林的恶魔，人人都要杀他，以杀他为快！

×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×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×

魔刀说道：“大欢喜佛，我要闭关二十天，你能不能守得住唐门？”

大欢喜佛看看他，说道：“我猜得不错，你要做一件大事？”

魔刀说道：“对，我要先挑战那个活佛，等她杀了我的徒弟，再去杀她，那就太晚了。”

大欢喜佛笑孜孜：“你以为我是笨蛋，我要叫那些人死在这里，我要改一下唐家堡的暗道机关，让他们死在这里！”

两人一揖，大欢喜佛自去找唐九，魔刀去找唐线。

唐线正在练暗器，魔刀看一看，说道：“我要去闭关，你能不能带十几个人守在外面，不许任何人来扰我。”

唐线看他，问道：“很重要么？”

魔刀说道：“我要悟一套刀法，去与那个活佛一战，我要杀了她！”

唐线笑笑，说道：“我带十几个唐门弟子，日夜有人护你，每时都有四五个人，好不好？”

魔刀拍拍他的头，说道：“好，我去了。”

## 第六章 一心杀人

疯士是最会享受的，他拿了许多银子，去艳姿楼买笑。

老鸨把女孩子全叫来了，叫疯士挑选，疯士挑了三个女孩子，一个是瘦瘦的，奶子很大，直坠着，像要炸开。疯士说道：“这一个好，树不大，长的果子倒肥。”他拍拍那



女孩子的屁股，说道：“好啊，老客人了，你卖点儿力气！”

再挑了一个胖胖的女孩子，那女孩子笑咪咪，那笑是真笑，不是假的。一问，才知道她是刚来这艳姿楼的，还没学会假笑呢。

疯士摸摸她的屁股，说道：“肉还结实，只是个头大了点儿。”

那女孩子笑道：“是你娘生你的时候，你个头小了一点儿。”

疯士大笑，那女孩子也笑。

疯士说道：“我是自来疯，你是血里疯，我与你疯到一块去了。行啊，你也去等我。”

那女孩子说道：“弄那么些人干什么？莫非你欠揍？”

说罢吃吃地笑。

疯士大乐，说道：“等着我，让你开开眼界。”

第三个女人他挑花眼了，看着白艳姿，说道：“娘的，你告诉我，你这些丫头哪一个最浪，我要她。”

白艳姿笑说道：“你是疯子，谁一听说你来了，都吓得跑了，哪一个敢在你面前浪？你要我吧，我浪一下给你看，有风三尺浪，无风浪千层。”

疯士大笑，说道：“你满脸核桃纹儿，让我看了，好生心酸。知道青春不再来，知道人心不再思春。好生难受啊。”

白艳姿大乐，咯咯笑得够了，说道：“好，我找三个来，你挑挑好了。”

真的叫来了三个妞儿。

一个看她白白胖胖，一身精肉，只看那两条腿，便吓坏了风流客。她瞪眼看着疯士，看那样子，不待得进房时，保叫他丢了三魂六魄。

再看第二个，她身子瘦瘦的，脸儿黄黄的，病病秧秧的样儿，待答不理睬儿的，哪像是把他疯士看在眼里？看她那样子，风也吹得倒，怎么能与男人快乐缱绻？

第三个却是眼珠子滚滚转，看着疯士，噗哧一笑，说道：“疯也疯了，只是不知值

不值？”原来她想的是疯士的袋子，如果袋子里有的是银子，疯就与他疯，有什么要紧？

疯士看着那个病秧秧的女人，突地问道：“脸色怎么那么差？”

那女人骂一句：“差你个头啊，忙的。”

疯士再问道：“忙什么？”

“点灯，说话儿，摔跟头。”

疯士大笑，说道：“跟我差不多疯，只是你要从我疯士的房里出来，恐怕就得半死了，哪里只能脸黄？你愿意不愿意跟我一夜？”

那黄脸女人说道：“先拿一块银子来，我看看是真的假的？”

疯士从怀里掏出来银子，扔在桌上，说道：“这玩艺儿有的是，你看着办好了。”

疯士问道：“老鸨，你给儿腾出了哪一间房？要大一点儿的，小了不够扑腾。”

那老鸨骂道：“呸，狗嘴，当你是什么？你是金打的，铁铸的？你一会儿便得告饶，省得老娘再羞你，你还是少夸海口！”

疯士叫道：“都去，三个我选好的丫头都去，看我一个个收拾她们！”

× × ×

灯红酒绿，人分外妖娆，那三个女人一个个规规矩矩坐在床上，那个黄脸女人一躺便躺下了，说道：“你要玩，老娘陪着，可是你得先打发了那两个雏儿。”

疯士先把那个瘦瘦的女孩子扯过来，说道：“不到秋天，便结了好果子，我得好好尝一尝，看酸不酸。”

那女孩子挑着两只大乳，对他说道：“疯子，你看酸不酸？”

疯士说道：“怎么能看得出来，你来，你替我摸一摸。”

他叫的是那个胖女孩子，那胖丫头笑骂道：“她只有那果子大，一身都是排骨，你没看明白？”

那瘦女孩子说道：“愁死你，一身都是肉，只有那结果子的地方不长肉，一棵好树，

只他娘的不结果！”

两人笑骂，但那胖丫头不敢违忤疯士，便来摸那奶。她说道：“只长那么一块肉，就那么神气，你要是哪里都浑圆的，像足了杨贵妃，还不得眼眶子长到了天上去？”

那瘦丫头说道：“摸你的得了。”

说罢有些气喘。

那黄脸女人躺在床上，说道：“一气呵成，弄得她没着没落的，那才算本事。”

疯士真个疯了，他先是披散了头发，大叫道：“野兽来了！”他低头向床，作一声虎啸，还真像是虎啸。

那女人都失色，知道他真有本事。

待得他净身上来，那瘦丫头乐了，说道：“疯子，真是疯子！”

两个女人只看他玩奶，疯士真会疯，玩得神气，玩得邪性。他飞身而起，人在那女孩子身前身后飞绕一圈，叫道：“好，好！”

只见他飞来飞去，都不离那奶，手捂在那奶上，竟是揉得美滋滋的。

黄脸女人道：“玩得美，自小便玩惯了的，是不是？”

疯士大笑，说道：“自小便玩疯了，长大也改不过来。”

× × ×

唐逸此时来到了艳姿楼，他易容成了一个很卑琐的中年客，他对老鸨白艳姿说道：“有没有，有没有……”

他比比划划，比划奶子很大的那样儿，一走还一跷脚。老鸨笑了，说道：“有一个，要炸了呢。只不过给疯子玩着。给你换一人，好不好？”

唐逸摇头，他说道：“我等，我等。”

他真个蹲在地上，等着那女孩子。

老鸨看他那样子，怪他呆，说道：“哪一个不是玩，你非等她？真呆。”

唐逸忽地笑了，他说道：“我去，我去看看，看他玩，好不好？”

老鸨也笑，真有那种客人，他只是看，看比做更过瘾，那客人在这里也是常见。她笑说道：“吃着不香看着香，你去看吧。”

一个丫头把唐逸领去了一间房，在这间房里，有间壁，能听得见那疯士的疯话与那个丫头的咯咯笑声，看来他们玩得还真够快活。

那丫头说道：“赏几个钱，你自几个看吧。”唐逸给她一吊钱，那丫头走了。

唐逸就在间壁墙上捅一下，那里有一个小小窟窿，他一捅，便看到了疯士！

他日夜仇恨的疯士，如今正在那里玩呢。

怎么杀他？

唐逸想毒死他，但也不想让他一下子便死。他想到了大悲禅宗，想到了他浑身的伤痕。他要疯士也死得够劲儿，要他死时也浑身伤痕，要他慢慢死。

× × ×

疯士玩够了，说道：“只玩奶，不够劲儿，来，宝贝，抓着她的奶！”

那个胖丫头来抓着瘦丫头的奶，黄脸女人冷冷道：“还有什么新鲜彩儿，姐儿也学一招。”

疯士乐了，说道：“你来好了。”

让那个黄脸女人躺下，用嘴咬着奶，再复与那黄脸女人作乐。

正在热闹，忽听得有人咚咚敲门，那是一个送水的，他叫道：“到点儿了，到点儿了！”

他拿水来，放在桌上，看着疯士，吃吃笑。

疯士叫道：“滚出去！”

那人出去了，还嘟哝道：“有什么了不得，只是会玩点呗。”

疯士说道：“拿酒来。”

就拿来了酒，疯士说道：“倒啊，凡能倒的地方，都倒上酒。倒得好，大爷给银子！”

黄脸女人霍地起来，说道：“我来倒！”

她把酒倒在女人的奶窝，倒在女人的怀里，甚至倒在女人的隐处，令那疯士大喜，说道：“好疯，好疯！”

那胖女人用腿夹住疯士的脖子，说道：“拿出银子来，不然把你的脖子夹断。”

疯士大笑，说道：“银子没有，要棍子打你，还是有的。”

他正欲再打那个胖丫头，忽听得有人冷笑，那冷笑声有无限的愤懑：“疯士，你的疯劲到头了！”

疯士一跳下地，怒叱道：“是谁？是谁敢说我？”

× × ×

唐逸走出来了，他看着那三个女人，说道：“快走，你们都中毒了，出门去，闭住嘴，一直到厨房，有粥就喝，一直吃到肚子胀得满满的，再抠你的喉咙，吐出来，才能得救。”

三个女人急急逃走，顾自己的性命要紧。

唐逸对着疯士说道：“你快死了，毒气已进五脏，你死在当头，还有什么话说？”

疯士大笑，吼道：“我要杀你！”

他扑来，手提一只酒杯，正砸在唐逸的头上。

唐逸掐住了他的脖子，疯士大疯狂，身体急急扭动，叫道：“你能杀死一个傻子，但你杀不死个疯子！”

他身体一扭，竟从唐逸的手中扭出，再一翻手，掌击唐逸！

唐逸一抓，正抓在他的手上。他再拿出一枚铁蒺藜，摁在疯士的手上，说道：“你疯了，你真疯了！”

疯士狂叫，声音惨烈，在那屋内狂呼，屋外有人叫道：“怎么了，弄得快活，也不

至于像死人的声音吧？”

唐逸再抓起疯士，狠狠掐他的脖子！

疯士要昏死过去了，他骂一声：“狗男女！”

再不吐声了。

唐逸抓起疯士的尸体，把他带出屋去。迎面碰上了老鸨白艳姿，她认不出易容的唐逸，只是对着他笑，说道：“疯士不玩了？”

唐逸说道：“他喝得吐了，要醒醒酒。”

他扯着疯士，到了门前，叫了辆车子，把疯士拉至街头，再令那拉车人放下车，自去歇息。他坐在车上，一直等到了天黑，把那疯士吊在角楼上。

这是成都府的角楼，疯士挂在那里，天一亮会有许多人看见，他们会看到一具尸体，有人知道那是疯士，但大多人不认得他。

× × ×

忘世道人带着人住在“艳姿楼”，艳姿楼后院有一间新房，那是贵客居处，忘世道人知道疯士在前面疯，但他一向不喜欢疯士，就由他去疯好了。

只听得有人叫道：“不好了，我吐出来了，我吐了，我中毒了！”

忘世道人一听，忙赶出院来，只见三个女人正弯腰在那里吐，没命地吐。

他问道：“你们怎么了？”

那黄脸女人说道：“中毒，中毒，一个中年人给我们下毒了。”

忘世道人忙问道：“是谁，在哪一间房里？”

那黄脸女人说道：“是那个疯子，在那一间大屋。”

忘世道人扑向那屋，他一边扑去，一边呼哨，使那些居住后院的人都能听得见。那个高大汉子一听，第一个冲出来，喊道：“忘世，他在哪里？”

进了屋，没有人。疯士不在。

忘世道人吼道：“是唐逸，是他杀了疯士！”

众人再扑出来，在街角寻找，却哪里找得见？

待得天明，听得有人吊在角楼上，去看，正是疯士。

忘世道人说道：“把他解下来，不然等成都府来了，就麻烦了。”

几个人忙解下来那人，再听得有人叫道：“闪开！”

来的正是成都府的都监左明。他看着高大汉子，问道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死了一个人，你不等官府来验，便擅自解下来，该当何罪？”

那高大汉子拿出一块牌来，对着他晃了晃，说道：“我是宫内的禁卫，借一步说话。”

左明一见那牌，不敢怠慢，真的与他去一边说话。

高大汉子说道：“我是圣上派来的，只要做一件事，便是消灭唐门。你是成都府的人，得听我的号令，派人去寻找那个唐逸，如果找到了，告诉我一声。”

左明只能唯唯答应。他问道：“只知道大人姓什么？”

那高大汉子一笑，说道：“我姓高，叫高深，你只称我高大人便是了。”

左明唯唯，急忙派人去寻找唐逸。

× × ×

唐逸正在睡，他能杀得了疯士，也一定能杀得了忘世，只是忘世比疯士心机要深些，杀他颇不易。他要寻找机会。

有人敲门，是唐十二，他慢慢进来了，看着唐逸，唐逸手里扣着一枚暗器。

唐十二非常佩服逸哥儿的胆量，他说道：“那个疯子死了，他们乱成团，看样子官府的人不敢得罪那些人，那些跟着忘世道人的家伙像是极有来头。”

唐逸心一动：莫非官府也对我追查，要小心些为好。他对唐十二说：“十二叔，能不能查得出忘世道人的行踪？”

唐十二说道：“我去查查看。”

×

×

×

唐逸再睡，待得他醒来时，看到了唐十二正静静地坐在眼前。

唐十二说道：“忘世道人在艳姿楼睡，他们一共有十几个人，都在艳姿楼的后院里住，他们很少出来。只是那个高大汉子的手下有两个人，他们总出来买菜买酒。”

唐逸沉吟道：“他们不去前楼吃吗？”

唐十二说道：“本来有时还去前楼玩的，但后来不敢了。忘世道人告诉他们，任何一人单独碰上你，都是一个死。他们不敢出来了，只等着活佛的人来杀你。”

唐逸正沉吟，忽地门响，进来了三个人。

他们是唐门在外最好的杀手，一个是胖胖的唐胖儿，一个小丫头唐绳，一个是唐拴。

三人跪在唐逸面前，说道：“逸哥，逸哥！”

他们抱头而哭。

三人都有亲人死在唐门。他们出来，千辛万苦，就是要保唐门，却不料得唐门的人还保不住自己的性命。

唐逸也跪下了，他也流泪，说道：“我也对不住你们。”

唐绳大声道：“逸哥，你说，是哪一个王八蛋害死了我娘？我宰了他！”

唐拴说道：“吊死他个王八蛋！”

唐胖儿说道：“喂他麻筋散，把他零剐了！”

唐逸说道：“忘世道人，我们要杀的就是他！”

唐绳说道：“他在哪里，我去毒死他！”

唐逸说道：“这一次不行了，他身旁有十几个高手，据十二叔看，那些人像是吃公门饭的。”

唐拴说道：“逸哥，你说怎么办？我们杀了他。”

唐逸说道：“本来我没法子杀他，但你们三人来了，我能杀了他。”



唐十二说道：“我们那里也有三个人。”

总共是七个人，去杀他们十几个人，他们得算计周密。

唐逸说道：“这两天唐绳去看艳姿楼，看他后院有什么名堂。你看看，他们那些大男人夜里都做什么，我们再做道理。”

唐绳说道：“好啊，我明天便去。”

唐逸郑重说道：“你要小心，我不想唐门再损失一个兄弟姐妹了。”

唐绳应诺，她明天扮一个傻丫头，去探一探艳姿楼。

## 第七章 练魔淫舞

思思与卓书在一起时，忘了昏天白夜。

他们试着那魔宗所示的舞蹈，他们尝试着，种种饮鸩止渴的心意，每逢做过了，便累得如虚脱一般，躺在那河床上，便能鼾睡。待得天亮，他们两人再欢娱。

每逢天亮时他们总是对面不识，那注视的目光中有几分清醒。

她心道：你根本不是我要的男人，你是我看不起的男人。我不是心志昏迷，根本就不会看中你。只是你与我都中魔了，我才会跟你。如果哥哥知道了我与你在一起，他会气歪了鼻子！

他心道：思思，我从前知道你，哪里曾想着要娶你？只要占有你，那是我身体的欲望，它像是喜欢所有的美艳一样，喜欢上了你那算什么？我总会喜欢一个美丽的女人，不是乌苏，就是乌雅，再不就是青青、倩倩还有你思思。哪一个不是我喜欢的女人？但说到我心里真正喜欢的女人，只有那个阎惜情，就是那个活佛。

他说道：“我们在这里呆的时候太久了。”

她也笑笑，说道：“衣服呢？”

她与他才恍悟，他们忘了人必须穿衣服，他们把衣服丢到哪里去了？

卓书说道：“人其无衣，方才不那么郑重，一个妙相端庄的思思姑娘才与卓书苟合……”

思思叫道：“别胡说！”

虽说卓书说的都是实话，但一说苟合，思思不愿。她斜眼看着卓书，只有这个男人给她无尽的快乐，那快乐远非语言可能形容。当她与他在河水旁曼曼起舞时，一切都化成了一种有声有形的舞姿，那姿势使得人心净化，使得一切都简化成真实。

从河水上方，漂来了一只船，船上有十几个人，近前一看，原来是吐蕃的银喇嘛带着十二神僧。

银喇嘛说道：“吐蕃远地，不宜来中原久留，大王还是回去吧，为节日所做的酥油花，还得大王点蕊呢。”

卓书笑说道：“如果大王不在，当由大喇嘛亲自动手。大喇嘛来中原，这事儿就麻烦了。”

银喇嘛似听不出卓书的讥讽之意，说道：“大王久不在吐蕃，恐民生变。”

卓书大笑，说道：“神宫如无异心，民众更无异心。如是神宫有心变异，我卓书只好应劫了。”

银喇嘛自从答应莫奴生走出神山以来，便对卓书再无好感。他一心想再求一位吐蕃王，好替换卓书。刚才他使十二神僧来逼卓书，逼他在与思思交媾时使出参欢喜佛的本事，便是知道他本来不擅此功，可不料得他与思思两人颖悟，竟在瞬间领悟了那参欢喜佛的秘法，得大宜处，这令他又惊又恼。

银喇嘛道：“大王真不回去？”

卓书搂定思思，说道：“我有美人在怀，惬意非常，绝不思蜀。”

那银喇嘛不像卓书，对中原文化有极深造诣，听不懂他这话，他既是在成都，怎么

还说他绝不思蜀？他不想在蜀地，那便是愿意回去了？

他喜出望外，说道：“那好，既是大王愿意回去，我们也不会逼大王的。”

银喇嘛一说，思思便银铃似地咯咯而笑，她听出银喇嘛是没听懂卓书的话意，便觉得好笑。

银喇嘛问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卓书正色道：“她是笑我。”

银喇嘛哼一声，分明思思是笑他，卓书不说，他更不满。他怒道：“大王，如果你不回去，便不再做大王，此事可议。”

卓书大笑，说道：“你想杀我，早就张目。十二神僧好险没杀死我，你力主其事，何必不认？”

银喇嘛说道：“你主事间，吐蕃死人已过十几万，我看你也得死了。”

卓书说道：“大喇嘛如何处置我？”

银喇嘛说道：“你死后，我带你灵柩回吐蕃，受万民瞻仰。”

卓书笑笑，说道：“还是不死的好。”

十二神僧渐渐围上来，卓书叫道：“思思，你走，你走！”

原来卓书一见银喇嘛执意要杀自己，怕思思在此处受累，先吼叫她离开。

银喇嘛说道：“她也是你的人，必得与你一起死。我能令大王满意，便得她陪葬大王，大王灵魂，必定欢乐。”

× × ×

十二神僧扑向卓书！

卓书一招使出“佛手印”，直点向一神僧。那神僧也知厉害，便躲向一旁，另两个神僧一齐扑至，左手来拿卓书的肩井穴，右手便抓他面门！一个更是无忌，左手抓他小腹，右手便掐命门！

卓书心恨，恨他们狠毒，大叫道：“我是吐蕃王，神宫僧也不能杀吐蕃王！”

十二神僧与银喇嘛十三人围住了卓书。由十二神僧斗卓书，而那个银喇嘛只看着思思，盯牢了她。

卓书的武功不凡，但处在十二神僧中间，渐渐落了下风。

忽地有人叫道：“莫杀人！”

× × ×

远远赶来了人，那是段驻带着他的老童少童三人赶到，他看到思思，叫道：“思思，你在这里，你在这里！”

段驻好似很久不见思思，此时一见，便更添柔情，他看着思思，说道：“你原来是好的，只是那一天有些异常，你走后我看了那杯子，你一定是喝了什么东西。我那一天也不对劲儿，你看，如今我是不是又像从前一样了？”

他看着思思，根本不顾那十二神僧围打卓书。卓书一边与那十二神僧打斗，一边说道：“段王子，你的思思跟我在一起，你不吃醋吧？”

段驻冷冷一笑，说道：“思思知道你是什么人物，她怎么会与你这种人搅在一起？”

思思突地大哭，她叫道：“段驻，我不愿理你，我不愿理你！”

卓书出神，被一神僧打在胸前，一掌击得吐血，他大笑，说道：“人家思思姑娘不愿意理你，你走开好了，何必像癞狗一样缠着思思姑娘？”

段驻想凑上前去，对卓书说理，但看他左支右绌，便笑一笑，说道：“卓书大王，你的功夫不差，但再过三五十招，必会败在十二神僧的手下，你何苦妄自逞强？”

思思看着段驻，他赶来此处，不问卓书为什么与十二神僧动手，不问思思究竟怎样，也不问他二人怎么与神僧怄气，只是来与思思喋喋不休地说话，一味地说他的情意，真令思思心烦。思思一边同段驻说话，一边注目卓书，只见卓书很是吃力，更是盼着段驻出手。

段譽说道：“思思，我再三思忖过了，都是来中原的坏处，你与我再去大理，我们活得自在轻松，何苦那么东奔西走？”

思思说道：“我不会与你去大理，我要回蜀中。”

段譽说道：“蜀中唐门正在危殆，你何必回去？你要去大理，我早晚会与你在一起，而且也会时时派人关照蜀中情形，你看如何？”

思思看着卓书，看他嘴角拗着，与那十二神僧拼命苦战。要是他说上一句软话，或许银喇嘛会放过他，要是他答应回吐蕃去，银喇嘛也不好太过为难。但卓书是一个倔脾气，他宁死不回去，就是死在十二神僧的手下，也不会随银喇嘛回吐蕃。

银喇嘛说道：“卓书大王，你是中原人，不是吐蕃人，这我也知道。”

卓书大笑，说道：“不独你知道，就是吐蕃也有许多人知道，知道又能怎么样？莫非你能在中原杀死我不成？”

思思看卓书身上有伤，还有拼命苦战，她忍不住了，大声叫道：“段譽，你就眼看他们杀死卓书不成？”

段譽呆呆看思思，此时越看，思思越艳，那神色分明是一个绝娇绝美的丽人。他不知道，一旦女孩子与男人真正亲近，那一分神采绝不是清丽俗人所有的。而且正当此时，她的艳丽美好都是为一个人而发的，她眼中心里只有一个人。思思盯着卓书，看他的身体，看他的举动，竟是心神一荡。

段譽看着思思那眼神，心如针扎，心道：也不知她与卓书一起走，有什么事儿发生，看去思思的心神全都在卓书身上，这不很妙。这也正如人之心态，如是无人与你争一件物什，你平时看它，怎么看也是平凡，待得真有人与你争夺，那东西就变得光彩夺目，美不胜收了。他盯着思思，看思思的目光尽在卓书身上，情不自禁，说道：“他是屠杀你大宋人的刽子手，你何必对他那么在意？”

思思愣愣地看段譽一眼，段譽不知趣，再说道：“他还几次要杀你哥哥。”

他心里认定那几条说得有力，但听在思思耳中，却是大不顺耳，她想道：平时看段譽彬彬有礼，谁知他心胸竟是那么狭窄，他只一心爱惜他自己，爱惜他段王子的羽毛，全不想他人的心情，这种人我思思不爱。

卓书大声叫道：“思思，你走好了，与段王子走吧，我不行了，看来他们必得带我的尸体回吐蕃去。”

段譽也柔声道：“思思，我们走吧。”

思思忽地一笑，大声对段譽说道：“我为什么跟你走？”

段譽说道：“你是我的未过门的妻子。”

思思大声道：“现在不是了，你自己走好了。”

段譽傻了，他看着思思，说道：“我怎么得罪了你，还望明说。”

思思大声说道：“我不愿意嫁与你，嫁与你像是嫁一块木头！我在大理几年，根本就得不到什么乐趣，你这人没什么乐趣可说！”

正说着，卓书忽地大笑，叫道：“好啊，骂得好，我也不喜欢这种混蛋！”

那段譽再也忍不住了，他怒吼道：“卓书，你想夺我妻，我要杀你！”

段譽不顾那十二神僧，反是扑过去，直对着卓书出掌。那十二神僧看他两人变成情仇，不由嗟叹，十二人渐渐让开，让他两人单打独斗。

段譽心里怒火极炽，他恨卓书，像他这种人，早就该被弃尸荒郊了，怎么至今还好好地活在世上？一定要杀了卓书，他要拼尽全力，杀死卓书！

老童少童在一旁也嗟叹，也暗暗惊讶，一向文雅的王子如今怎么火气大炽，他一心要与卓书拼命，这值得吗？

老童叫道：“公子，我们走吧？”

少童说道：“我看得杀了那个思思姑娘，不然公子决不会走。”

两人直扑向思思！

两人挟着思思而去。

段驻一见两童夺了思思，心内大喜。要知道他心里是想着要两童夺走思思的，但他不想说出来，两童一做，正中下怀。他笑微微说道：“卓书，我不与你再缠，我要去找思思姑娘了。”

卓书一见他要走，喝道：“哪里走！”正要追赶，十二神僧再喝道：“卓书大王，你回不回吐蕃？”

正在紧急关头，反再问此事，令卓书火冒三丈，他怒喝道：“我不回去，你们把我的尸体抬回去吧！”

× × ×

耶律重恩喝叫道：“是谁，是谁干的？进来！”

进帐来的是耶律苦奴与那十八皇族的十七人。

他们都跪在帐内，一齐对着倩倩行礼，说道：“王妃恕罪！”

倩倩早就穿好了衣服，此时脸皮再厚，也羞得通红，全军都知道她是耶律重恩用了迷药才弄到手的，也大都知道她是成都艳姿楼的名妓，此时对她如此，有什么可说？在他的心中，大概以为他们如此羞辱倩倩，没什么了不得的吧？

倩倩突然流泪，哭得泪如泉涌。她心里委屈，两次与耶律重恩交媾，第一次在震惊中，第二次在震怒前。

她怎么对这些莽汉子说？

耶律重恩站起来了，他扶着剑，冷冷说道：“是谁的主意？”

耶律苦奴站出来了：“是我。”

李泯也站出来：“不是他，是我！”

另有萧雷也站出来：“是我！”

头一次三姓如此团结，令耶律重恩一振。

耶律苦奴说道：“倩倩姑娘，我们不是羞辱你，我宁可死在你面前，只要你能令大王振作起来，使他能带领我们二十万大军走出困境，我死在眼前，有什么了不得？”

他忽地拔刀，立时要自刎！

倩倩惊呼了一声：“不可！”

所有的男人都跪在尘埃：“愿王妃降罪！”

耶律重恩也呆了，他们竟想出了这等主意来振作他的精神，他百感交集，木讷无言。

倩倩问道：“你们不是为大王寻一个快乐？”

耶律苦奴说道：“自红妃去世的消息传来，大王便再没有沐浴，再没有更衣，只是呆坐，只是饮酒。大军也只是停在这里，不再出发。”

倩倩看着耶律重恩，她才看出，耶律重恩形销骨立，他已是很瘦了，再看看那十八个皇族，忽地笑了，她说道：“我可以免你们的死罪。”

十八皇族一声欢呼，本来他们这一次是宁可冒死也要做这事儿的，但得倩倩免罪，他们十分快乐。

但倩倩说了一句，他们的心又沉了：“可你们犯了罪，得你们的大王发落你们！”

众人看着耶律重恩，耶律重恩一时不知怎么才好。如果他要发落那个出此主意的人，那他也得发落自己。要知道，他那一日酒醉进了洞房，就奸了倩倩一回。如今营中的人隐隐也知，要他发落别人，他是不是得先发落自己？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我自有罪，干弟兄们何事？”

他走过去，很艰难地跪下了，对着倩倩，说道：“倩倩，你是一个好姑娘，我对你多有冒犯，请你发落！”

他双手呈上剑去，静等着倩倩发落。

十八人也在等，他们在等倩倩发话。

倩倩忽地笑了，说道：“西辽王，当他们呼叫西辽王时，你心里怎么想？”

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心里火热，想哭。”

倩倩扶起他来，问道：“我能为你们做什么？”

耶律苦奴跪禀道：“王妃，二十万人的性命、前程交与王妃了，望王妃能与大王一齐带我们走。”

倩倩看看十八皇族，她也深知西辽军的内幕，答罕在帐内与她窃窃私语的，正是西辽军的过失。就连红顶天必不久于耶律重恩，这件事也说得明白，他说道：“红顶天太刚，而耶律重恩是外柔内刚，只能耶律重恩操持西辽军的大业，红顶天的焦急，必然是适得其反。”

倩倩笑了，说道：“你们是十八皇族，你们都是西辽军的支柱，你们说，我能做西辽王妃吗？”

众人一听她这口气，是她并不反对做西辽王妃啊，全都跪下，一齐声称：“王妃在上，受臣等一拜！”

耶律重恩的脸上有光彩了，如果倩倩真的能与他风雨同舟，他是不是还能大大振作起来？

倩倩说道：“要我做西辽王妃，要帮我做几件事，这当然不能越俎代庖，还得西辽王下令才作数。不知你们听不听？”

耶律苦奴说道：“王妃请讲。”

倩倩说道：“我要你们先去杀忘世道人，替我唐门报仇，再找出我哥哥唐逸来，与他结成联盟。再与那个卓书议谈，要他也助威，灭中原十大门派的威风！你们肯是不肯？”

耶律苦奴等人面面相觑，他们没想到倩倩会一开始便提出要西辽大军替她报仇，替她哥哥唐逸做事。

他们看着耶律重恩，耶律重恩说道：“倩倩，为什么要那么做？”

倩倩笑微微：“全当替我报仇，你们做不做？”

## 第八章 艳窟凶险

艳姿楼自唐逸与白艳姿做成那一笔交易后，便渐渐成为蜀中大富，老鸨白艳姿是整个川蜀、江浙的老鸨，在三省六路竟有二十几家艳姿楼。如今唐门冷落，老鸨再靠一些权贵，更是鱼登龙门，身价百倍了，这会儿来了忘世道人和那一些京城官员，自然分外巴结。

后院才是艳姿楼的淫窟。有的妓女知道，那些红妓都懒懒地问：“你是后院的？”要你答是，她才高看你一眼，你要不是，她理也不理你。

白艳姿把所有的红妓都调去后院，侍候这些大爷。

一间房里有一个贵客，每一间房里也有一两个红妓陪酒。

老鸨坐在后院的第一间房里，她躺在床上，眼睛瞪得很圆。不知道在想什么？

× × ×

狎浪之声不绝于耳。

忘世道人坐在一个大屁股的妓女怀里，那女人臀很肥，坐在怀里，竟丝毫不使得她难受，她笑嘻嘻道：“道人既是忘世，怎么还来混女人？”

忘世道人得意地大笑：“这你一个女人家便不明白了，能忘的事儿全都忘了，不该忘的事儿全都不忘，那才叫忘世道人。”

一旁的红妓也笑，说道：“他是忘了好事，至于做坏事，他哪里会忘？”

忘世道人挑起她的下颏，说道：“乖乖，我要忘了你，活在这世上有什么乐子？”

那妓女摸着他的身子直抖，他说道：“骚货，别弄得我有兴致，你陪不起。”

那红妓也轻轻窃笑，说道：“昨夜里，我以为是怎么回事，听得像是老鼠响，谁料

得你再爬起来，与她偷油。你两人弄得不明不白，那么大声，像是宰羊。”说罢她咯咯而笑。

那肥胖红妓大乐，说道：“他说我肉软，不乐意与我好好亲近，你这个贱货肉硬，硬得像石头，你让他好好领教，看到底是肉软些好，还是肉硬些好。”

忘世道人笑说道：“肉硬也好，肉软也好，你们两个今晚都来陪大爷，莫非大爷没有消遣你们的本事？”

正说着，忽听得有人叫喊，忘世道人听着，说道：“是不是前楼有人闹事儿，怎么那么吵？”

那肥胖妓女笑说道：“没有人闹事儿，有人敢来这里闹事，他活腻了吗？”

听得吵声越来越大，竟再传来，有人扑至院门，敲门叫道：“来人，开门，有大爷找三窝儿！”

三窝儿是指艳姿楼的三个红妓，她们是“软窝儿”、“嫩窝儿”与“骚窝儿”！

那个正抱着忘世道人的就是红妓“骚窝儿”，她撇撇嘴说道：“他要找老娘，不知道我这里正忙吗？”

忽地门开了，冲来的竟是一个小小丫头，她嘻嘻地笑，说道：“你是道人？”

忘世道人是道人打扮，但他早就忘了他是什么打扮，听得她说，一愣：“你怎么知道我是道人？”

那小丫头咯咯笑：“问一声，莫杀错了人！”

唰地飞来十六枚暗器，那小丫头再不分说，直对忘世道人下手！

忘世道人正被抱在那红妓的怀里，一见不妙，忙紧紧抱住那红妓，叫道：“我的儿，怎么不说话便动手？”

他一抱紧，那红妓也觉出不妙，正把身子一低，两人咕咚倒地，在地上再滚了一圈儿。

那“骚窝儿”叫道：“我的娘，你拿老娘挡暗器？”

她用牙一咬，正咬在忘世道人的肩头，忘世如杀猪一般嗷嗷叫起来。

× × ×

高个汉子正躺在床上，要两个妓女弄他，忽听得有人叫喊，他唬地站起来，把两个妓女向门外一推！

正中暗器，两个妓女都应声倒在门旁。

冲来的是唐胖子，他吼道：“哪来的王八蛋，让你死在当场！”

高个汉子冷冷道：“看谁会死？！”他一冲而起，如鹤飞翔，一飞而至唐胖子身旁，叫道：“这么差的暗器，来对付我？”他掐住了唐胖子的头，掐得唐胖子的喉咙咯咯响，唐胖子叫道：“你要死了，何……必那么跟我……过……不……去？！”

那高个子忽地看到了唐胖子的得意，但他知道，他一双手足以裂碑开石，就是唐胖子再有本事，也决不会躲得过这一掐。可唐胖子只是手在他后背上抓了一下，轻轻地划了一下。

高个汉子倒下了，他大叫道：“我是御前……”

高个子死了，唐胖子坐地上，看着那汉子的死尸，一口口地大喘气。

× × ×

另一个高手正在与女人扯毛发玩，你一根，我一根，正在数着，听得那吵声，太过专心，便不当一回事儿。

门推开了，那高手吼一声：“滚！”

那进来的人不动，高手觉出不对来了，他昂头一看，看到了一个很平常的人，那人叫唐拴，他笑嘻嘻地说道：“我叫唐拴。”

汉子一跳，身子在空中，便跌在地上，他的脸上钉了三枚暗器。

× × ×

忘世道人决不再给那个小丫头机会，他正要出手，突地身子一震，他看到了唐逸。

唐逸来了！

他正盯着忘世道人。

他笑一笑，说道：“你死定了！”

忘世道人大笑，说道：“你错了，你错了！”

忘世道人一笑，唐逸便冷冷一声道：“忘世，你死在此处，已是必然。你带的那十几人都会一死！”

院子里乱成一团，那些高手都是丢盔卸甲，不料得有此一变。唐逸的手下冲来，乘乱杀了他许多人！唐逸吼道：“杀光他们，为我师父报仇！”

忘世道人冷笑：“谁是你师父？我也是你师父。”

唐逸冷冷道：“过去是，如今不是了。”

正要杀了忘世道人，忽听得有人叫道：“里面的人听着，我是成都府都监左明，你们被包围了，都走出来，我不杀你们！不然，我冲入去，所有的人都得乱箭射杀！”

看那墙上，真是府丁林立，人人挽弓搭箭，欲向下射。

唐逸恨恨不已，心道：要我早一些出手，忘世道人必死在我手里。可府兵一到，我再也杀不得他了。

唐逸叫道：“走！”

唐门人都走出院子，在院外，站着成都府都监左明，他看着唐逸，一声喟叹：“唐逸，圣上有旨，要拿下你，说不得了，你只好跟我走一次！”

身后的忘世道人大叫道：“他是一个无亲无师的恶魔，杀了他也不为过，何必跟他多说？要众兵乱箭射死他就省事了。”

唐逸昂然道：“好啊，你要杀我，放了我的人，我跟你去。”

忘世道人吼道：“一个都不许放，他们杀了圣上的禁卫，罪过非轻！”

左明陪笑：“唐公子，你也不会让我与哥哥太过为难，是不是？你还是叫你的人跟我走一次，好不好？”

唐逸无奈，对身后的唐绳等人说道：“好，我们走！”

× × ×

魔刀站在风中，他在等一个人，他不知道那个人会不会来，但他要等，要耐心地一直等到天亮。

他告诉一个女人，说他会等，在夜里等她。

人终于来了，那是一个幽幽而行的女人。

她站在魔刀的面前。

魔刀道：“你终于来了，你肯来，就算是有心。”

那女人不语，她只是默默站在魔刀对面。

魔刀说道：“他很难，本来他只是一个孩子，你是一个百岁的老人，可你戏弄一个孩子，就有些不该了。”

忽地那女人说道：“不知道魔刀有没有登过泰山之巅？”

魔刀一愣，为什么问这话？

女人叹息道：“如果魔刀登过泰山之巅，一定会看过那阡陌纵横的奇观，人生如梦，一个小小人物，只是那阡陌里的一微尘一粒土，有什么了不得？唐逸自被选中，一生便是悲哀。魔刀难道不解此意吗？”

魔刀笑一笑，说道：“你是活佛，当你被选中做这个活佛，也是你的悲哀。”

她狷傲地狂笑：“我是武林至尊，有什么悲哀？”

魔刀喟叹道：“你先以色诱人，就不是活佛所为！”

她说道：“佛也以色动人，人未动心，色不在，人要动心，色自更妍。唐逸看我时是色心，他动了色心。”

魔刀咆哮道：“他是凡夫俗子，自要成亲，要娶妻，你以活佛一身，去度他劫难，是佛心。你以活佛之身，去诱他以色，你是色心。活佛有色心，天理不容。”

她笑一笑，说道：“我帮他许多。”

魔刀说道：“佛有光芒，遍六大部洲。你是活佛，怎么能诱人以利，示人以色，你坠入地狱了，你不是活佛，只是恶魔！”

她盯住了魔刀看，说道：“世人皆说我是活佛，没有人说我是恶魔的。只有人说唐逸是恶魔，你是魔刀！”

魔刀说道：“唐逸与你有过肌肤之亲，你也动情，你敢说你不动情？”

她身子颤了一下，说道：“色心一动，佛便入劫。我不能入劫。”

魔刀说道：“我要与你的苍山十隐一争高下，我从唐门闭关走出，从今你活佛手下的人，都是我的敌手。”

她幽幽道：“你与活佛争，不智。你与武林争，不诡。你无智无诡，势必一败。”

魔刀大笑，说道：“我败了怕什么？至多让你再称一回霸。但你有什么让人佩服的？你夺了自己丈夫的性命，拿他当武林祭品，你杀了唐门那么多人！”

“唐门的人不是我杀的。”

魔刀一喝道：“你不护他们，便是杀他们。你眼睁睁看着他们死去不管，同杀人无异！”

魔刀走了，他再不听活佛的话，一直走开了。

她也纳闷，从前的活佛一旦吐出佛旨，世上人谁敢不从？就是武林中的十大门派，也视她如神圣。可一接纳了唐门，一追杀唐逸，整个天下竟有再无视她权威的人了，大欢喜佛、魔刀便是她的对手。

× × ×

青青让乌雅看着，她与莫奴生作乐，她太能做了，从夜里一直到清晨，乐此不疲。

莫奴生虽说是好身体，但他的反应也变得迟钝了。

青青抱着他，勒得很紧。她媚笑道：“莫奴生，你愿意不愿意跟我玩？”

莫奴生当着乌雅的面儿，从来不说话。

青青恨恨道：“你当着乌雅的面儿，怎么不愿意对我说话？你就说你爱我，你说啊！”

她恨恨地咬着莫奴生的软肉。

莫奴生疼，疼出了汗，但他还是不吱声。

他不能当着乌雅的面儿对青青说爱，他如今最愿意的是对着乌雅说那些绵绵无尽的情话。但对着青青，他说不出口。

他的心已是变了。

乌雅也知道，她的身体很沉，坐在那椅子上。

她看了一天一夜了，她出一次汗，再出一次汗。

当她出汗太多时，曾对青青说过，她要去洗一洗。

青青看着她，说道：“对啊，洗一洗是对。”

她刚要起身，青青再叫道：“不行，不行！”一听得她再叫，乌雅只好站住。青青皮笑：“乌雅，你要走了，谁来看我与莫奴生的快乐？”

她跳起来，去摸乌雅。

乌雅的泪水哗地流出来了，青青笑说道：“别生气，别生气，我只想摸一摸你，知道你是不是动了情。一个好女人，看别人做爱，她怎么会不动情？”

她摸到了乌雅，但乌雅的身体一直在扭动着，她不愿意让青青看，她用哀求的目光看着莫奴生。

莫奴生实在看不过去了，他说道：“青青，你放过她吧。”

青青停住了手，说道：“莫奴生，她是你妻子，还是我是你妻子？”

莫奴生说道：“你们两人谁也不是我的妻子。”



他说此话时，不看两人。

青青抱着乌雅的肩头，说道：“乌雅，你看男人多没良心，你对他那么好，他说你不是他的妻子。他只是看中女人的身体，根本不看你的心.....”

乌雅说道：“我要走了，我要出去，好不好？”

青青说道：“不好，你坐。”

她再扭扭地到了莫奴生的面前，说道：“莫奴生，我刚才要你与我做爱，让乌雅看。如今我要你与她做爱，我要看，你说好不好？”

莫奴生忽地叫道：“不，不！”

他一声怒吼，人便扑到了乌雅前，他抱着乌雅，泪水长流。

这一下子乌雅再也受不住了，她呜咽着哭，说道：“我怎么对不起你了.....青青.....你何苦那么对我？”

莫奴生心如刀绞，他对青青说道：“青青，你从前不是这样子的，你从前不是这样子的，我对乌雅说，你是一个好女人。”

青青浪笑，说道：“对啊，我从前是一个好女人，如今我还是一个好女人，你说不是吗？”

莫奴生说道：“我从前在你的屋里睡，那时是为了逼你的父亲卖粮与我。那时我看你，你怕我，你是那么好的一个女人。当我在黑汗没了家时，我第一个便想到了你，我带着两个孩子千里迢迢来找你，我知道你会帮我。”

青青媚笑，说道：“我躺在自己的床上，我想着你。奇怪，莫奴生，我长得那么漂亮，你那时为什么不来奸污我？如果你真来了，你还是一个恶汉子，我说不定就不必再被卓书玷污，不必用他的臭手下把我的身体解开，再缝上。我一想到了他缝过我的身体，他用我的血来缝我的身体，我就心抖。乌雅，你爱过莫奴生，为他死过几次？你为他被人奸污过吗？你为他被人缝过吗？你为他被人当成狗一样放在床头吗？当那个臭男人

和两个女人玩时，你也是一个女人，你在床头上看着，看着他们玩腻了，看他们搂着抱着睡着了。你什么心情？你是一个女人，也尝一尝我尝过的滋味儿，你再说你爱不爱莫奴生。”

莫奴生狠狠叫道：“青青，我知道你受过苦，可那都过去了！”

青青挺立起来，她的身体在两人面前兀立，那么自然，那么不知羞耻，她轻声说道：“莫奴生，一切都没有过去。除非你死了，不然一切都是眼前发生过的，一切都不会过去！”

莫奴生不看乌鸦，他知道乌鸦的心里不好受。但他也真的欠青青的恩情，欠她的恩情一生都还不上。

青青说道：“如果你东奔西跑时，记着你会欠人许多情，那就好了，你就不会那么自得了。”

她慢慢说道：“乌鸦，你记着，你在人家的床头做狗的时候，切记不能动情，不然那是最受罪的！”

## 佛心难度

### 第一章 恶魔炼狱

成都府的监牢内，左光远面对着唐逸。

“你只是一个小小棋子，大宋是一盘棋。”

唐逸冷笑：“大宋算什么一盘棋，它也只是一粒棋子。”

左光远大笑，说道：“说得好！”

他再问：“唐逸，你要死了，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”

唐逸说道：“你杀不死我，除非你放了我所有的兄弟姐妹，不然你成都府也得夷为平地！”

左光远说道：“我是佩服你，可我的兵丁得听圣上的，我也得听圣上的。”左光远命虞候斟酒，说道：“他事不便再说，只请唐公子饮一杯上路酒。”

唐逸哼一声，不再理他，走出监牢来，左光远怕他生事，用七条浑铁链子锁他，他咣咣带链而出，与唐绳、唐拴、唐胖儿等人一齐来到刑场。

× × ×

左光远的府后有一座小山，他怕行刑时唐门人生事，便令在后山杀死唐逸一行。

唐逸看着唐胖、唐拴等人。唐绳流泪，唐胖儿喝道：“绳儿，莫哭，让人笑话！”

唐绳说：“我不怕，我不怕死，我只想没人替我们报仇了，唐门就这样完了吗？”

他们全都被押解到后山坡上，对面站成十数排的刽子手。

左光远说道：“左明，行刑！”

左明喝一声：“先杀唐门徒众，再杀唐逸！”

唐逸喝道：“左光远，你先来杀我！”

行刑的兵士一排排先走向唐门弟子，一排唐门十几人都挺立那里，等人宰杀。

忽地唐逸啸哨，叫道：“敢杀我唐门一人，要你全府都死！”

兵丁都吓住，不敢再向前。

左明喝道：“圣上有令杀人，谁敢不遵？！违令者斩！”

兵丁一听便向前再走两步，忽地最先走近的一个兵丁倒下，口吐白沫，叫喊也喊不出声。后面的兵丁一见，都呐喊一声，不敢再向前走一步。

左光远叫道：“他们要再毒人，放箭杀他！”

后排的兵丁张弓欲射，但听得门外有马蹄声响，那马啼声急骤，如千军万马一般，有人高叫道：“西辽王，西辽王！”

是西辽人马赶来了，左光远喝道：“分兵去抵挡！”

左明喝令虞候去挡，但冲出去几队人马被西辽兵像掷雪尘一样卷回，连死带伤，都倒在坡上。

左光远叫道：“圣上严旨，着杀了唐逸，先杀唐逸！”

冲上来三个虞候，欺他身戴七条浑铁索，大吼道：“杀了恶魔！”他们用刀用棍直打向唐逸，唐逸忽地身子一振，铁索飞起，缠住那棍，叭地直射出去。

那棍劲道极大，一射出去，直插在一虞候的体内，把他插透，再射进另一人体内，两人一齐毙命。

人一声哄，转身便走。

左光远喝道：“杀了恶魔，杀了恶魔！”

唐逸走来，用铁索绞在他的脖子上，左明吼道：“唐逸，你疯了！你敢杀府尹大人？！”

唐逸大笑，说道：“左明，你说过你要做成都府的，杀了他，你岂不就是成都府尹？！”

左明大叫道：“胡说！胡说！莫杀我哥哥！”

唐逸恨恨道：“我不去找你，你来找我。我必杀你，杀而后快！”

他一用力，左光远一生英名，便付流水，眼看着他的脖子绞在那铁索下，人登时毙命，连尿尿都流出来。

唐逸再叫道：“兄弟们，西辽人来了，赶快冲出去！”

唐绳大叫，唐拴拿起一柄剑，连杀官兵。那些官兵看着左光远一时毙命，心里害怕，忙都逃走。

只有左明吼着：“还我哥哥命来！”扑来鞭打唐逸！唐逸抓住了他，用手一扭，把他右手扭折，说道：“你再使不得鞭打人，那是最好！”他丢左明在地，说道：“成都府自得你去理，我不必再管你！”

唐逸领人冲出府门，远远看到耶律重恩正带人冲击，那成都府兵听得大人左光远也

死了，不由溃退，耶律重恩正命人追杀。远远看唐逸出来，便叫道：“唐公子，这里来！”唐逸带人冲去，与耶律重恩合兵一处，冲出成都府。

左明见他们远去，再收拾残军，却也十不剩三，令人抬起左光远的尸体，再回府去，写奏章，报说蜀中叛乱，罪人唐逸杀府尹，叛出成都，请圣上严令着人剿灭。

× × ×

唐逸看着耶律重恩，他想到会有人救他，想到了段譽，想到了魔刀，却没想到会是耶律重恩来。他轻声说道：“谢谢你。”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不必谢我，你谢车里的人好了。”

唐逸看着车，车帘垂下来了，但他一眼便看到了倩倩，那个坐在车内，笑微微美滋滋的，不是倩倩是谁？

他大叫道：“倩倩，原来是你！？ ”

倩倩挑开车帘，跳下车来，抱着唐逸大哭。

耶律重恩的万人队伍都围在他们周围，对着倩倩笑。

他们都知道，她是他们的王妃了，也许她不如红顶天能干，但她能帮耶律重恩，令他振作，再复成为他们的西辽王。

倩倩说道：哥哥，你跟我们走吧？ ”

耶律重恩也笑看着他，唐逸笑笑，说道：“我有我的事儿，谢谢你救了我。”

耶律重恩笑说道：“你言重了，没有我，你也样走得 outcomes 成都府。”

唐逸一笑，是啊，但有人救你，有人关心你，令你心里好生温暖。

× × ×

卓书去追老童少童，他恨那个段譽满口仁义，竟是抢走了思思，他叫道：“我要杀了你，段譽！”

忽地银喇嘛说道：“卓书大王，你勘不破情关，早晚必生大患！”

卓书心内正苦，他此时最愿意追上思思，但眼看着思思远去，不能再亲近，不由心内悲苦，他说道：“银喇嘛，如你帮我追回思思姑娘，我愿意跟你回吐蕃，你愿意怎么做，听你的好了。”

银喇嘛说道：“大王此话当真？”

卓书道：“怎么不真？你快去追那思思姑娘。”

银喇嘛道：“十二神僧，快去赶那思思姑娘，务把她夺回来。”

十二神僧果然分出十个人去追思思，银喇嘛说道：“好教大玉得知，我把你那个布那儿姑娘放走了。”

卓书一怔，但看看银喇嘛，说道：“为什么要放了她？”

银喇嘛说道：“她不是吐蕃人，怕大王再生异心。”

卓书愤懑道：“你既是不信我，一回去便当废黜我，何必再用我做什么吐蕃王？”

银喇嘛说道：“大王执政时，吐蕃不曾得到什么好处，如果大王再不下野，怕吐蕃会乱。”

卓书说道：“那好，我不做吐蕃王就是了。”

× × ×

十大神僧看看赶近，看到段骞正对着思思姑娘说话，他两人骑乘在一匹马上，段骞又对思思说起软绵绵的情话了。

十大神僧远远喝道：“站住！”

段骞一见是他们，心下一沉，与老童少童勒住匹马，段骞说道：“十二神僧一向与大理毫无过节，不知赶拦我做什么？”

一神僧狞笑，说道：“大理有什么了不得，得罪不得吗？你留下这位姑娘，我吐蕃王要她去吐蕃！”

段骞对着那神僧说道：“她不愿意去什么吐蕃，她只是我的妻子。”

思思说道：“还不是呢。”

段璿装作听不见她说，便对那神僧道：“请让开，我要回大理！”

那十神僧围住他，只说道：“你放了这姑娘，我们不敢得罪大理王子。”

段璿厉声道：“莫非我得放了我妻子，让她跟你们走才行吗？”

卓书与银喇嘛恰在此时赶来，卓书笑说道：“思思，你愿意跟他走？”

思思摇头。

卓书说道：“你愿意跟我走吗？”

思思也摇头。

卓书大笑，说道：“段璿，你用尽了那水磨功夫，与我也是半斤八两，思思姑娘不愿意跟你，也不愿意跟我。”

段璿看着那十二神僧，忖量要与他们动手，自是讨不得好处，便说道：“思思，你愿意回蜀中唐门，那也好。”

思思说道：“我不回唐门，我要去救我哥哥。”

卓书拍手道：“好啊，我们就去救唐公子，好不好？”

银喇嘛说道：“大王可是答应我，要回吐蕃的！”

卓书说道：“银喇嘛，我这一生，可是很少救人的，我好不容易愿意救一个人，你就让我去好了。”

银喇嘛看他那神色，像是很愿意去救唐逸。心道：如果说卓书为救谁专心去做，那令人难以相信。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心思，我就猜不到了。只是要他早早回吐蕃，还不能激他心变，如是他变了心思，真就不与我走，我也强拗他不得。他说道：“大王要去救唐公子，对吐蕃有什么好处？”

卓书大笑：“我也不知有什么好处，只知道高宗皇帝要杀他，成都府要杀他，我不救他，谁会救他？莫如我们去救，救了他，要他去吐蕃住好了。”

思思一听得卓书要去救哥哥，心里巴不得他去，她笑说道：“好啊，我们去救哥哥，救了哥哥，我去吐蕃。”

只是这一句，便惹恼了段誉，他冷冷说道：“好啊，思思姑娘，既然你愿意去吐蕃，我们便告辞了。”

段誉当下也不再说什么，只是对着卓书一揖，说道：“好，保重！”

思思看着段誉，心里知道他是怒了，但她也笑笑，不便对卓书说。

卓书说道：“我真的把段誉的媳妇儿也抢来了，好，吐蕃王毕竟比什么大理王子棋高一招！”

× × ×

一行人赶至成都府去救唐逸，忽地听得有人救了唐逸，且所有人都撤离了成都府。思思说道：“莫如你们都在这里呆着，我去看一看，是不是哥哥已离开了成都。”

卓书说道：“我跟你去。”

银喇嘛说道：“我派两个神僧跟你们去。”

思思知道，银喇嘛不放心她与卓书，便不再吭声。卓书说道：“好啊，好啊，有你们来两个人，我与思思至少不便偷情。”

× × ×

四个人进了成都，听得说成都府尹左光远被唐逸杀了，此时成都府只有都监左明，他临时代了府尹的职位，正给朝廷上奏，说唐逸谋反大事呢。

思思说道：“不知道那奏折怎么写？”

卓书说道：“他愿意怎么写便怎么写，怕他么？反正唐逸也走了，他再怎么写，也只是马后炮。”

两人赶至成都府，果然见到了左光远的棺材，正摆在大堂上。思思说道：“看来不假了，只是我们如何能联系上唐门的人，哥哥他们再怎么打算，也得知道。”



卓书说道：“我们赶去唐门，去看看，唐逸或许不会走。”

×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×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×

待得他们赶至唐门，正看到唐逸他们在收拾，要离开蜀中。

卓书说道：“唐逸，你好！”

唐逸不料得会看到他与思思一齐赶至，大是惊讶，看着思思，有些不放心的。只见思思抿嘴一笑，他猜不出头脑来，便也傻傻一笑。

卓书说道：“唐逸公子，我怕要叫你哥哥了。”

唐逸心道：我可是没你这门子亲戚。但着看思思，猛地心跳，莫非思思跟他在一起了？

卓书果然说道：“我要娶思思做我的妻子！”

唐逸惊叫道：“什么？思思，你真的要嫁他？”

思思笑说道：“美坏了他！我还没决定嫁与谁呢。”

唐逸心道：我的三个妹妹也都是奇人，倩倩不知怎么竟与那个耶律重恩在一起了，连那大军的首领一个个看到了她，也是毕恭毕敬。这个思思，原先是看好了段誉那个大理王子的，不知怎么竟与我的仇敌卓书弄到一起了。她要嫁他，我再怎么杀他？

卓书看出他的心意来，便笑说道：“你可是早早劝一劝你妹妹，如是她真的嫁了我，你还真就杀不了我了！”

唐逸说道：“思思，你回来了，就好。我想你不必再跟着卓书大王了。”

思思瞪圆了眼睛，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唐逸说道：“他是恶魔，杀了我的妻子，再害了你的姐姐青青，还害得我们大宋不知死了多少人，你跟他在一起，有什么好？”

思思闷声说道：“我不管，我与他在一起，就是快乐。”

卓书大笑，拍拍胸说道：“哥哥，你听听，人家思思说的，多像是那个上古时的女

孩子，旱天打雷冬雨雪，乃敢与君绝！说得真好！看来不管你愿意不愿意，你只能做我的哥哥了。哥哥还不是什么正经哥哥，只是我的大舅子！”

思思喝道：“卓书，你休胡说！”

卓书说道：“我不胡说，你这个哥哥有些脑筋不大好使，他被人家害得惨了，反而一口一个大宋。大宋拿你做什么？你什么都不是，如果不是倩倩带人救你，你只是条落水狗，死都不知死在哪里，还逞什么英雄？一个活佛把你弄得迷迷糊糊，一个武林大会差一点儿宰了你！当初要不是我攻入那饶风岭，你至今只是一堆枯骨！”

唐逸无话可说。

卓书越说越是激动：“人家都叫你是恶魔，依我看是抬举你了。你恶在哪里，魔在何处？你上不能保父母家眷，下不能救亲友属下，你算什么恶魔？你要真有本事，便与那个忘世道人一拼，把他们全都杀光，令他梦里也胆寒。你要真是恶魔，便杀了那个活佛，是她杀了你的父亲，是她杀了你的妻子，害了你的妹妹，你敢吗？”

× × ×

唐逸看着他，不待答话，忽地有人拍手，说道：“说得痛快，说得好！”

原来是魔刀与大欢喜佛两人来了，魔刀说道：“唐逸，你有十个师父，一个个都死了。只剩下我与大欢喜佛两人，你要听师父一句话，他们叫你是恶魔，你非得有魔性不可！你又不得已杀了一个人，这人是成都府尹，杀了官员，便是谋反。你反与不反，都得反了。只要再过几日，官府必来缉你，你不反，也是无用。还有那个忘世道人，你杀的那些人多是从京都来的官员，他们也奉了皇上圣旨，要杀你的。”

大欢喜佛说道：“你没听说，岳飞一家再起复了，本来这也是你的功劳。但他们再起复时，对岳家说你是谋反的人，恐怕早晚会来一个岳家的后代替左光远，那时要杀你的就是忠良之后了。你能与他对抗不能？”

唐逸看着魔刀，好久才问道：“师父，我怎么办？”

大欢喜佛笑眯眯道：“有什么法子？人家要杀你，你想不被杀，只有去杀他。你去杀了那个活佛，便得解脱了。”

魔刀说道：“苍山十隐要出手，我自去对付他们。你自对付那个女人。你得记着，她自称是佛，每一出事，想是要救世济民。你便是魔了，你能魔心大发，魔力大增，方才能斗得过她。”

思思看着哥哥，说道：“哥哥，你要保住唐门，武林、官府都得对付。”

唐逸看看身后的唐门弟子，他们只剩下很少的人了，但他们都静静看他，只要他下一声令，就是去死，也在所不惜。

唐逸说道：“思思，我有时对自己说，这值得吗？与一群疯子对垒，他们是疯子，我怎么能与他们一样？”

思思说道：“他们是疯子，你只能比他们更疯。你能对武林中人说清楚，你杀没杀那么多的人？你能对皇上说清楚，你为什么要杀左光远？你说不清楚，说不清楚了，还说什么呢？什么都不说，只有杀了那个活佛，你才有出路！”

## 第二章 女心难猜

正说着话，忽听得唐绳边跑边叫道：“逸哥，逸哥！来人了，来人了！”

唐逸惊讶，问道：“来什么人了？”

唐绳看这人，再看那人，最后方才喘息平定，说道：“逸哥，你的那几个老婆又来了。”

× × ×

果然来了四人，她们是须眉、侍剑、笑靥、俏生。

她们站在唐逸面前，说道：“我们对不起公子，但不会再对不起公子了，我们从活

佛那里逃出来，便是要来帮公子的。”

唐逸声音僵硬：“你们能帮我做什么？”

须眉不说话了，她看出唐逸对她们不信任。侍剑忽地流泪，她扯住了唐逸，叫道：“公子，我们都是你的人，我们那一次帮活佛，也是迫不得已的。你千万要信我们！”

唐逸说道：“我记着，你们说过，你们先是活佛的人，后来才是我的人，你们一定得帮活佛的，是不是？”

笑靥说道：“是。”

她想再说，但说不出来了。俏生说道：“公子，我们与你有夫妻之实，虽说没有夫妻之名，那有什么要紧？如今你在难时，我们应在你身边，就是死，也应死在你身边。”

唐逸笑一笑，说道：“只怕不待我死，你们便把我捆送与人，那还是不必你们帮忙的好！”

几个女人脸色苍白，唐门的人都仇视地看着她们，对她们再也不信了。

须眉忽地垂头丧气，说道：“好了，我们走吧。”

正走到了门口，唐逸忽地问道：“须眉，你一向最能骂人，这一次怎么不骂了？”

须眉回头，张了张口，再一摇头，说道：“不骂了，我没资格骂你。”

唐逸不再理会她们，她们也无话可说，要知道她们曾害过唐逸，如今人家再不信你，你有甚话说？

她们慢慢走到门口，忽地侍剑哭了，她叫道：“我受不了，我受不了！”她忽地扬手，一柄剑抹向脖颈！

魔刀手快，叭地一弹，正弹在她的腕上，剑一抖，也割破了她的脖颈，她流泪道：“唐逸，我们后悔了，你不要我们，我们再有什么生趣？不如一死！”

她再拣起剑来，要再自尽。须眉扯住她道：“你傻什么？人家不理你，你要自尽，也出得唐门，莫污了人家的地盘儿！”说罢抱住侍剑，大哭。

唐逸以为她们不会怎么样，殊不知竟如此悲伤，看那四女抱头而哭，心里也不好受。

俏生说道：“唐逸，人活在世，有可为，有不可为，我们几个女人做你的妻妾，就是敬你能有一片爱心，肯为他人想。你不愿要我们也罢，我们反正是你的妻子了，死也是你唐门的人！”

四人再欲走出去，唐逸呼道：“站住，我就算是再受你们一次骗，我也要你们留下！”

须眉忽地回头抱住唐逸，没头没脑地亲起来。

唐门的人都笑了，他们再复树起了信心，连逸哥的女人都回来了，不会是所有的人都反对唐门。

× × ×

仍是鸳鸯帐，仍是美人娇。

须眉看着唐逸，她再与俏生等三人侍候唐逸了。她们累得不行，须眉一叹说道：“我告诉你们，刚离了虎口，何必再回，你们不听，再来侍候他，看他如狼似虎的样子，多是可怕？”

俏生说道：“公子一人幸我四人，还不倦怠，看来我们是不行了。”

俏生说道：“他是老于此道，谁能比他？莫如我们小心些。”

唐逸笑看着她们，她们都是他的亲人，从前她们离开他，那时真是凄风苦雨，但她们再回来了。

他抚摩着须眉的臂，那是很丰腴的手臂，说道：“你们再也不会走么？”

须眉跪在床上，很认真地说道：“唐逸，我们好歹算是嫁与你了，再去哪里？这一次，就是死也与你死在起。”

唐逸说道：“我是怕你们为难，万一我再与那个活佛对阵，你们一想她的恩情，便有些割舍不下，岂不是令我为难？”

笑靥扯着他的手说道：“不会了，我们告诉过活佛，我们要跟你走。她不问为什么，

只是一叹，说道，你们去好了，不必再问我。我们就来了。”

唐逸也没料到会是那样，心道：原来阎惜情也是无法，她看着她们在她那里，一心向着我，怎么会心安？她让她们走出来，看来是为我，但实在是为她。

正思忖间，须眉说道：“依我看，活佛对公子还有情。”唐逸大喝道：“不必再说了！”

他对着四女说道：“她对我有情？她要对我有情，怎么能害得我那么苦？怎么能害死了我那么多的亲人？她恨我，我也恨她！”

四女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知道他与活佛的仇恨已不能缩。

俏生柔声说道：“不管怎么说，我还是感激活佛，是她把我送与公子的。我们‘忘忧屋’有那么多多的姐妹，她能把我送与公子，我很感激。”

须眉说道：“我也是。”

唐逸大怒，说道：“你们是我的妻子不是？”

四女说是，唐逸说道：“你们回来了，我只有一句话，你们再也不许提她，谁提她，便是与我有仇。”

四女柔柔看他，都知道活佛阎惜情是他的一块心病，谁一提起，他心里好不痛快，但焉知那仇恨不是一种爱？

唐逸搂着须眉说道：“人有害我心，我有害人意。自从她仇视我起，我与她就誓不两立。我一生仇敌，就当是她！”

俏生轻声说道：“公子，依我看，活佛她活得并不快活。那苍山十隐跟着她，什么事都干预，她怎么不心烦？”

唐逸说道：“苍山十隐与我有什么干系？他们不曾害过我，我要找的就是阎惜情，也就是那个阎可怜！”

她们再不应声。

须眉呸一声道：“何苦再说，反正我们都与公子聚齐，我们的生命也有了依托，你

莫再负我们，我们一生也不负公子！”四女都依在他身上，真个是绮梦连连，唐逸说道：“我自毒发后，就蒙你们照应，我真是很感激你们！”

四女轻轻抚摩他，须眉呸一声骂道：“侍剑，你个骚货，又忍不住了，你愿意，就弄他好了，莫要让我们看你的那浪劲儿！”

侍剑真的与唐逸再狂欢，看得须眉咯咯笑，说道：“怪不得，一离开了公子，便天天挤猫尿，原来有这么浪，怎么舍得公子？”

俏生说道：“有一个人不挤猫尿，只天天骂人，一见了唐公子，人也不骂了，满脸都挤成了一条缝儿，你说那人是谁？”

三人赶忙问道：“是谁？”

那须眉大笑，说道：“是我！是我啊！你们三个骚货能怎么样？”

洞房里，小别胜似新婚，何况又许久不聚？唐逸小心陪着，令四女都是欢快，也确实让他再松弛了一下。他看着四女，轻声说道：“我要与那个活佛苦战，她有十隐，胜我多多。也许我与你们再无许多的欢聚日子。”

须眉说道：“公子不如离开大宋，就去那吐蕃过日子，成一部族，有什么不好？”

唐逸说道：“我决不忍下这一口鸟气，我要杀了她，至多杀不死她，她杀死了我，反正是一样的。”

俏生幽幽道：“公子不许我们提此事，你反是总提。”

唐逸大笑，说道：“不提了，不提了！”

笑靥说道：“听说那个乌雅会一种按摩术，能令男人的三十六块大骨松懈，我要会那个，一定会令公子放松，能使得公子功力大增。那就好了。”

唐逸说道：“你们的身体便是最好的按摩物，何必在意那按摩术，我要功力大增，不在你们，而在我自己。”

他与活佛交过手，知道自己再是增大功力，也不是她的对手，只有到时与她拼命。

他大声道：“我愿不夜天，莫非你们几个就有这一点儿本事么？”

四女推出须眉来，说道：“还是须眉骂你，你才老实。”

须眉脸红，说道：“我上一次对公子发誓，再不骂你了，只是不能自己，望公子原谅。”

唐逸笑说道：“要你改了本性，那是不易，就像要唐逸不再近女人，怎么能行？”

须眉本来愁眉苦脸，一听得他如此说，大喜过望，扯住了他，说道：“公子，你真的这么想？多谢多谢！”她亲吻唐逸，大是动情。

三女笑她：“真是没了面皮，看她那样子，恨不能把唐公子吞吃进她肚里，好生淫荡，原来又泼又辣的家伙才吃香哪！”

几个女人又笑又闹，唐逸心里的阴霾一扫而光，他心道：我何必那么苦自己？再说至多我死在那个可恨的女人手下，也算是了此一生。

笑靥说道：“公子，我来好好侍候你。”

笑靥坐在唐逸身上，弄出一些新花彩，三女惊讶道：“原来臭妮子有这等本事，哪里学来的？”

笑靥不作声，着实令唐逸快乐，须眉说道：“我们能令公子快乐，便是好处。我想早晚是去杀人，或是被杀，公子如去了，我们焉能独活？谁能令公子快乐，便做好了，我们姐妹不得嫉妒。”

几人答应，唐逸心内感动，搂着她们，说道：“过去的时日，没有你们，我不知如何过。如今有了你们，我更是其乐融融。”

暖帐生春，女心柔柔。四女全当唐逸是一个将死之人，对他情意绵绵。唐逸也着意亲近她们，一会儿对此一个暖暖话事，一会儿对另一个柔情款款，哄得四女心花怒放。四女此时也忘了嫉妒，一个个或是依或是偎，或是抱或是躲，都在唐逸身旁。

唐逸心道：原来那“忘忧屋”有三十姐妹，就是为我而死的也有那么几人了，说起



来这些美人对我，真是有情。我就是死了，也欠她们一份情意。

× × ×

唐绳气得不行，在帐内来来回回地走，唐胖儿笑了：“绳儿，你走什么？莫累坏了脚杆儿！”

唐绳气哼哼地说道：“我不累！”

唐拴说道：“你不累，我看着累，能不能不走动？”

唐绳气哼哼，说道：“吃一百粒豆子不嫌腥啊，有那么个人子！”

唐胖儿说道：“不要紧的，逸哥有分寸。”

唐绳说道：“他迷在那几个妖精身上，我们有什么好？”

唐拴说道：“魔刀师父出关了。”

魔刀看着唐绳忽地笑了，说道：“绳儿，你看到了师父，也不出声，莫非是嫌师父了吗？”

唐绳说道：“他是一个扶不直的人。”

魔刀说道：“我想来想去，我只有一些刀法，但对付得了十隐中的一些人，对付不了活佛，她的掌法已是无懈可击。”

唐拴说道：“那怎么办？莫非我们只有败阵了？”

魔刀说道：“不错，只有一个法子，就是让唐逸再习得魔法，得魔心，成为真正的魔头。那样或许应了一句话，佛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”

唐绳惊讶道：“莫非就得让他与那些妖女胡扯，让他再成一个大魔头吗？”

魔刀说道：“没有别的法子，只有这一法，不知道能行不能！依我看，只有他才能制得住那个活佛。”

唐绳气哼哼道：“让他开心好了，开心完了我们再找他算账！”

唐拴、唐胖儿都郑重地对魔刀说道：“魔刀师父，我们的师父都死了，我们听你的。”

×

×

×

帐内，唐逸仍是有些懒懒的，忽听得有人叫他，那声音是魔刀的：“唐逸，唐逸！你听得见我说话么？”

唐逸倾听，魔刀说道：“自古以来，便称魔界不在佛界内。三界之外，方才有魔界。那是佛所不能达处。佛法无边，但不达魔界。你要胜得她，只能做一个魔人，做一个真正的恶魔！”

唐逸也聚功力，对魔刀说道：师父，我不明白，望再指迷。”

魔刀说道：“只有魔道能胜得了佛心，你要魔力大张，便能胜得了她。如保得魔力，你有四女，有妖心，有花心，魔心出力，再成魔道。我告诉唐绳几人为你护法，你与她们再逞淫心，看你是否能入魔。”

唐逸喃喃而语，那四女讶然看他，看他沉思许久，方才说道：“方才是师父，他告诉我一个法子，能胜得了活佛，只是不知你们愿不愿帮我？”

固女齐声说道：“愿意。”

唐逸说道：“我习得法术，得十大门派的精髓，我要胜活佛，只能入魔。”

须眉突地脸红，说道：“你又要玩弄我们了，不行不行！”

笑靥正色道：“公子，你要能胜得了活佛，就不必死。你不死，就是要笑靥死，也是甘心！”

须眉嘟嘴道：“人都甘心，独我不甘心。要是他活着，我死了，他又去幸别的女孩子，我还有什么好好？”

俏生正色道：“我们做一日公子的妻妾，便是为公子死也甘心，须眉你不愿意？”

须眉说道：“愿意是愿意，只是便宜了他！”

此时四女都是看他，要看他如何入魔。

唐逸想想，说道：“我与你们交媾，从未体味到那种无我的欲望，从未体味到那种

无我的境界。这一次我们试一试，看能行不能。”

须眉说道：“怎么样才是无我？”

俏生说道：“玩得疯啊，你不懂他的那鬼心思，他愿意怎么玩便怎么玩，我们得全听他的。”

须眉说道：“那还不玩死我们？”

俏生说道：“就是死了，也认了，谁叫我们做了他的女人呢？”

四女看着唐逸，她们说道：“公子，我们听你的，你说怎么做好？”

唐逸说道：“如要入魔道，怕是很难。我的师父中，有三个人都是半魔，一个是忘世道人，他似忘非忘，是半魔；一个是疯士，他似疯非疯，也是半魔；再一个是我的师父大悲禅宗，他似悲非悲，也是一个半魔。我有三个半魔师父，入魔似乎不难。但能不能入得魔道，就得看你们了，多多拜托。”

× × ×

四女都去准备了，她们走出去，对唐绳说知此事，唐绳虽说是嘟着嘴，但说是能胜得活佛，便也去办。

他们在外守夜，要守十五昼夜，看唐逸能否得成大魔。魔刀说道：“我看你要成功，非得拜四女所赐不可，此一次非四女不能成功，得她们大助，唐逸，你对她们得再拜而谢。”

唐逸真个当着众兄弟的面儿，对着四女跪下，叩了几个响头。

四女去扶他，唐绳在那里嘟哝：“谢什么谢，她们巴不得地乐呢。好好玩一番，有什么不乐？”

× × ×

唐逸再复坐下，对着四女一揖，说道：“疯，就是忘我，再不复是唐逸公子，而是一头野兽，一头野性十足的野兽！”

须眉说道：“你要弄成什么野兽？我们怎么做？”

唐逸大笑，说道：“我要是公牛，你们便是母牛，我要是一头野狼，你们都是母狼，这还有错吗？”

侍剑嗫嚅道：“怎么是一头母狼？我可弄不成一头母狼啊。”

俏生说道：“你听他的，就是跟他一样，再不就比他还疯就是了。”

### 第三章 不能忘世

艳姿楼上，忘世道人再与左明欢宴，左明悲声不胜，说起哥哥分外动情。

忘世道人说道：“死者长已矣，生者勿凄戚。左大人如今是成都府尹，也是可喜可贺啊。”

左明说道：“总不如兄长在世时好。”

忘世道人一笑，说道：“我有一事要与大人相商。唐逸留下的财产有许多，大人何不没收它，以为己有啊？”

左明沉吟道：“不可，不可！唐逸虽说是衰败，但他未死。你总不能收未死之人的财产吧？”

忘世道人说道：“保四堂是他的财产，大人不收，异日有人会收的，只怕到了那时，你会后悔莫及啊。”

左明沉吟，他自来贪财，对哥哥做事颇有微辞，此时得自己做了府尹，忘世道人一来便提起保四堂，不禁令他垂涎。他知道那保四堂底细，当初他与唐逸一齐做那保四堂的生意，保四堂保住了，而他也未得多少好处。如今他当了府尹，第一件事莫非就是要发财？

忘世道人说道：“如今孝宗皇帝登基，你要保成都府尹，先就得送一笔大礼。你得

送娄寅亮一笔大礼，他是丞相，会保举你做成都府尹。再送一笔大礼给皇上，皇上便乐得让你做成都府尹了。只是你哪里来那笔银子？”

左明说道：“你也知道，我只是跟着哥哥做官，一个都监，有多少俸银？”

忘世道人说道：“你得保四堂，乘唐逸要逃，你得了保四堂，先封存那里的银两，再趁机侵吞，那有多妙？”

正议说着，忽听得有人咯咯艳笑上来，原来是老鸨带着几个红妓上了楼。

白艳姿说道：“姑娘们，你们看着，这可是新任的府尹大人，这位是皇上的红人，你们小心侍候着，别打了我的家什！”

几个姑娘一哄笑着，抱着忘世道人，再抱着左明，说道：“忘世道人可是一个老花货了，只是左大人不常来玩，以后左大人常来啊。”

姑娘一挤一挨，两人对视几眼，知道不能再说。

× × ×

耶律重恩对着倩倩说道：“此事不可，你再想想。”

倩倩说道：“我知道你的心意，但你抢了我哥哥的财产，你也得替他分忧。你要杀了那个忘世道人，我便答应你，可以从我哥哥那里得来一些银两，足够养你二十万大军的。”

耶律重恩仍是犹豫，他怕唐逸。但听得倩倩一说，也还动心。倩倩告诉他，此时人人想占唐门财产，他要得保四堂的银两，会养得大军。但他怕唐逸生气，怕惹怒了唐逸。

倩倩说道：“保四堂早晚不保，你得了哥哥的银两，只须帮他做大事，把蜀中这一块地盘打下来，让他成为哥哥的天下，这就是代价。”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我作不了主，我要召集十八皇族一议。”

倩倩说道：“好啊，就议好了。”

× × ×

她出去了，她在外面望天。

想起来耶律重恩来奸污她，往事历历在目，那像是昨天的事儿，可她如今好吗？她失声而笑了，她好不好有什么要紧？要紧的是蜀中唐门的生存，哥哥能活下去，那很重要。

如果耶律重恩帮她打成都府，哥哥在成都府会扎下根，唐门会再兴旺起来。

就是思思来了，青青来了，也没有再好的主意了。

她看到了一个人，那是十八皇族的李泯，他对倩倩一揖，说道：“大王有请娘娘。”

× × ×

耶律重恩看她进了帐，对她说道：“十八皇族一致同意，要帮你哥哥唐逸打下蜀中，当然我们的报酬就是保四堂的所有银两。我们要先拿那里的银两，然后再去帮你哥哥，先是杀了那个忘世道人，再杀了那个狗官，后来的江湖恩怨，我们能帮就帮，你看如何？”

倩倩对着周围的人一揖，说道：“我是唐门的半个主人，但我哥哥不会心内释然，如果你们夺了他的银两，夺了他的保四堂，他会恨你们。但你们只能这么做了，因为西辽军缺银两，这些银子对你们很有用处。”

× × ×

左明忘世道人出来了，他们带着兵马来取保四堂。

如果得了保四堂，他便会得到唐门的一切。

到了保四堂，忘世道人高声叫道：“开门，开门！”

看门的是唐门的一个弟子，他叫道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”

忘世道人猛喝道：“没看到府尹大人也亲自来了吗？快开门，不然把你下到大牢，你再不开门，送你去大牢坐坐！”

那唐门弟子看看，确是左明，说道：“府尹大人有什么事来保四堂？”

左明醉醺醺地说道：“有什么事儿？有事儿，没事儿能大老远的来这里吗？开门！”

那唐门弟子不敢不开门，一打开门，他急忙向后跑去，看样子是报与家人得知。

忘世道人大笑，指着那跑去的弟子，笑道：“难道去藏银子去了，能藏得多少？藏好了。”

两人正笑，忽听得大门吱吱关上了，猛回头，便听得有人吼道：“杀贼！杀贼！有贼入了保四堂！”

四外冲出了一群群勇士，都是身着青衣臂带白带。左明认得那是西辽兵的记号，叫道：“怎么来了西辽兵，快撤！”

但人都被围上，哪里能撤得出去？

左明叫道：“我是成都府尹大人左明，前来保四堂公干，谁敢动我？”

西辽兵根本就不听他叫，一个个张弓搭箭，挽弓就射。控弦声响，一会儿便倒下数十人。

左明酒也醒了，叫道：“杀啊，杀！”

但那些府兵哪里抵得西辽大军，一当抵对，便即溃退。左明叫道：“顶住，顶住！”

当先的李泯，看左明在那里指手划脚，一箭射来，正中前胸。左明来保四堂，是兴冲冲来拿银子的，也不曾着盔甲，也不曾拿大枪，一箭正射在心窝，倒地便死。

忘世道人大叫道：“杀了朝廷命官了，杀了朝廷命官了！”

但人不听他，人吼声疾，西辽军勇士久经战阵，一阵阵冲来，便杀得府兵溃散，再复追杀，见一个杀一个，见两个杀一双。

那些散兵冲出门去，以为离了保四堂，便可逃命，但一出了保四堂，竟见门前站了许多的西辽兵，挽弓便射！

控弦声响，当即死在大门前，所有侥幸逃出的府兵都被杀死在大门前。

唐门弟子看着，都无声响。待得所有的府兵都死在院内门前，只剩下了忘世道人。

他面对的是耶律重恩与李泯等人。再身后有几个唐门的弟子。他知道，那几个唐门的弟子是看着他，防他逃走的，他们等在远处，等他一走，使即出手。他们的暗器会打在他的身上。耶律重恩会扑向他来。

他大笑，说道：“耶律重恩，你什么时候做了唐门的走狗？”

耶律重恩看着他，不怒而威。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忘世，你的末日到了！”

忘世道人怒吼一声，扑向耶律重恩！

两人战在一起，再复分开，只见忘世道人的袖子破了，而耶律重恩的嘴角有血。

李泯一见，知是西辽王吃亏，他叫道：“强弓射他！”

一阵破风箭声。

忘世道人向上而飞，他身子一旋一纵，便带起一阵旋风。他身子提纵，到了最高处，只听得倩倩的笑声，笑说道：“忘世道人，你好！”

他听见了唐门暗器的破风声。

他不在乎倩倩，要说他怕唐门的暗器，可怕的当然还是唐逸。除了唐逸也只有那么几个唐门的高手，能令他惧怕。但眼前的唐门弟子虽说有十几个，但他们的暗器功力不高，他怕什么？

但倩倩怒喝道：“打他！”

一时间，唐门弟子都向空出手。

忘世道人想落下来，但他看到了耶律重恩，耶律重恩正挽弓搭箭，要射他。他心内一惊，如是被耶律重恩射中，可是非同小可。

但他的身体一转，气也一滞，他的身子慢了一慢。

只是那么慢了一慢。

他看到了唐门的暗器，嗡嗡莹莹直飞过来！



他大袖一挥，身子再一提，让过了许多铁蒺藜、暗青子、铁相思刺！

但他忽地觉出后背上有一些痒，知道坏了，他中了暗器。

忘世道人跌下来。

他看到了唐倩倩。

倩倩说道：“我只射出了十几针，是唐门的毫针。你得死了，你害我的哥哥，你得死在这里。”

忘世道人看着她，忽地泪水长流，他道：“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是铁拳……”

他瞪圆了眼，没说完话，人便气咽。再想吐字，更是难了。

耶律重恩与他的部下看着忘世道人，忘世道人看他，咧嘴而笑，但他那笑渐渐僵在脸上。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不服解药，他马上就会死的。”

倩倩说道：“他死不了，他是十大门派的一个名人呢。”

正说着，倩倩忽地出剑，在忘世道人的后背上刺入，一剑刺死了他。

耶律重恩叫道：“慢一点儿！”

不待得他叫完，倩倩就笑对他说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耶律重恩一叹，他再说什么也无用了，忘世道人一世英名，就叫她一剑了账。

×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×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×

唐门弟子看着倩倩，倩倩面对着他们，说道：“我答应了他们，如果他们帮我哥哥，我就把保四堂的银两让与他们。”

唐门弟子当头的是唐树，他说道：“不行！得逸哥说了才算！”

倩倩说道：“树弟，如果我们不来，你们必会死在成都府兵的残杀下。”

唐树说道：“不错，但我不能给你保四堂的银两。”

倩倩说道：“那好。”她假装回身，忽地耶律重恩一扑，抓住了唐树。唐倩倩叫道：

“抓住他们，不许伤害他们！”

西辽勇士尽抓住了唐门弟子，把他们带到倩倩面前。

倩倩叹气道：“你们只知道银两，不知道如何保命，真是可惜啊。”

她喝令把唐门弟子都送至唐门，拿出一封信来交与唐树，说道：“你拿我的信交与我哥哥，告诉他，我很好，让他放心。”

唐门弟子看着西辽兵把银两装上了车，载着银两扬长而去，唐树哭了，说道：“倩倩，你不是唐门的人，你不是唐门的人！你是一个叛徒，你是叛徒！”

× × ×

耶律重恩坐在帐内，他换了新衣，心内蓦地一念：原来红顶天与我在一起，我们两人总是无粮草，无银两，莫非我有了倩倩，便有了新的起色？我能再复西辽？

倩倩进了帐，十八皇族都跪下，口称：“娘娘！”

倩倩不理他们，耶律重恩起身，请她坐下，说道：“请娘娘说，再做什么？既是我们得了唐门的银子，便得替唐门出力。”

倩倩笑说道：“那个阎惜情有一个老巢，叫做‘忘忧屋’，如果我们出动几千人，先去烧了她的老巢，她必恼怒，那时我们再对付她也不迟。”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我们要对付的是那些江湖人，要小心，每一出征，都得千人结队，而且箭要涂毒，遇上敌人，不等他发话，便射他。”

众人领命。

倩倩说道：“如今只剩下了苍山十隐与那个活佛，她手下还有二十几个女人，如果得了那些女人，便送去唐家堡好了。”

李泯说道：“大王，我先领人去，如是遇上了那些人，我再报与大王。”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好，我也会一路增援，让你不至落单。”

此时西辽军大是振奋，因为他们知道，如今他们有了银两，不愁军饷，一路去替唐

门出力，也是应该的。军情振奋，全都愿意去帮唐门。

李泯带兵出发了，后面再跟着几万人，他们每五千人为一队，一队再分三队，渐向梓州而去。

× × ×

活佛仍在梓州，仍住在那寺庙里。

正在打坐，忽地见到十隐一齐而来，左边五人，右边五人，都站齐在那里。

铁拳开山说道：“禀活佛得知，忘世道人与疯士都死在人手，唐逸退回唐门。但耶律重恩插手此事，他们派兵前来，要与活佛一较。”

她哦了一声，不料得会有大兵来犯，难道耶律重恩以为能用大兵打败她吗？

铁拳开山说道：“活佛，莫如我们去，杀了耶律重恩，那样西辽兵不战而乱，岂不更好？”

剑圣说道：“依我看，西辽兵不足虑，他们助唐，只是因为有一个唐倩倩，就算她是倾国倾城的美色，西辽兵也未必会全肯为她而战，我们只要杀了那个唐倩倩，不必惹那个耶律重恩。”

活佛看看他们，听他们说话，只不出声。

剑圣一揖道：“活佛示下，我等是不是去杀败西辽兵？”

活佛笑笑，说道：“我有佛心，他来便来，何必惧他？再说了，我等是大宋人，可用大宋兵力。何不告知梓州府，要他严加防备？再提一支兵去守城。看他来时，能攻得下我梓州城不成？再说，活佛誓约，十隐不得无故出手杀人，插手江湖事，此誓不能破。”

剑圣说道：“依老朽看，还得派人去看看那耶律重恩的军营，看他想如何做，双管齐下，也有备无患。”

活佛说道：“好，做就是了。”

待得十人退下，只剩下了她一人，仍坐在蒲团上，闭上了眼睛，她眼前是不是仍闪着人影，那个成都府在她眼前时时闪现的唐逸？她天天静坐在唐逸的书房里，是不是心染凡尘？

剑圣悄悄再来了，他说道：“活佛，我看你有心事。”

活佛一笑，说道：“心事归心事，但无心之事，何必说是心事？”

剑圣说道：“人凡有心，心窄，则可过事稀。你只有那么几件心事，便天天理弄，也理它不清。反不如那些无心事者，或有许多的心事者，便理弄得多了，心也宽畅。如条渠道道，有水流则畅，水流畅则通，就是此理了。”

剑圣看着她，活佛一叹，说道：“我知道。”

不便再说了，因她是活佛，在十隐面前，她毕竟是活佛。活佛只能劝谕世人，哪见过世人劝谕活佛的？

剑圣想悄悄而退，但活佛叫住了他，说道：“剑圣，你派人去一次成都府看唐门近来动静，不必惊扰他，只报知我便是。”

剑圣点头，他要派一人去唐门，看看唐门近来做什么，他也不放心唐门，如是有谁能与活佛抗衡，那只有蜀中唐门的那几个人物了。

× × ×

活佛忽地眼前再闪出那几个女孩子来，她们此时必是满面是笑容，很是惬意的笑，她们活在唐逸的身旁，必是很好，她呻吟道：“唐逸，唐逸，我真是……唐逸啊。”

她稳稳坐在那里，像是一块石头，只有走近了，才可以看得出，她的眼里有泪水。

## 第四章 兽欲沉沦

屋内温暖如春，四女都眼巴巴地看着唐逸，不知道他要玩什么把戏。她们也知道，

唐逸是十大掌门的弟子，要说玩戏，天下恐没有一人能胜得过他。他能疯，是疯士的弟子；他能悲哀，经得起任何大愁苦，因他是大悲禅宗的弟子；他能忘却，世事如烟，人有偏不能忘者，便多了烦恼，多了烦扰，偏他能忘，一切不快，过目能忘，也是本事。他还会玩，论起人欲，谁能玩过太欢喜佛？论起物欲，谁能玩过快乐门主？唐逸就是他们的亲淑弟子，他会玩，能玩得天下第一。

只是这一次至关重要，他得玩出兽欲来，成为一个魔道至尊，能再与活佛抵敌。

她们得使他成为天下第一的魔尊。

就是玩到了死，她们也得陪着他。

唐逸坐在那里，凝定如梦。四女都坐在他的对面，待他沉沦。

一生一世，怕也难得此一回。但世人有几人能浸入魔道，复为魔尊？

唐逸坐在那里已经很久了。

他正在回顾他的女人，他第一次碰女人是哪一个？是阎惜情，还是荷叶？阎惜情不算他的女人？

荷叶是他的女人，是他占有的第一个女人。

但阎惜情不算。

他想着阎惜情，想着那个初夜，他与阎惜情在洞房里，他与她喝交杯酒的经过。他忽地失声叫道：“酒，拿酒来！”

须眉拿来了酒，她斟酒与他。他轻声叫道：“不是，不是，要喝交杯酒。”

须眉有些怕，但一想他不知还能出什么事儿来呢，这一点儿事便怕，那还能行？她拿来那酒，斟下一杯，喃喃说道：“唐郎，喝啊。”

一说还噗噗地笑，那笑是笑话他此时心境好玩。不料得唐逸一把抓住她手，喝道：“你又要骗我了，你说你要嫁与我，还说天地同心，一齐看着你我，你怎么还骗我？”

须眉也不料得他会动怒，一恍知道他是心里耿耿，想着阎惜情，想着那一次婚姻，

心里不欢。她柔声说道：“我是笑你紧张，你有了我，便有了妻子，何必紧张呢。”

唐逸大声道：“我不紧张，我只是想问你，你真的一点儿也不爱我？”

须眉说道：“爱，怎么不爱？”

唐逸扯住了她的手，扯得她手都疼，她咧一咧嘴，唐逸冷笑了：“原来你真的不爱我，不然你为什么要冷笑？”

须眉说道：“我不是冷笑，我是.....欢喜。”

唐逸道：“那好，那好！”他再扯过须眉，说道：“你当着人面，总是做出那活佛慈悲为怀的样儿来，哪里像是一个女人，更不像是一个有了男人的女人！你看着我！”

唐逸忽地像是火山一般爆发，他叫道：“你在我的书房里呆着，听着我与那些美妾的欢笑声，想不想我？你的身体是不是总是湿润？”

她轻声说道：“是，我是。”

唐逸硬扯过来她，狠命地吻她，说道：“男人是女人的主宰，你懂不懂？”

须眉叫道：“我懂，我懂了！”

唐逸再说道：“懂了就好，你就知道该做什么了。我去与我的妻妾们快乐，你该做什么？”

唐逸起身，扯起俏生与笑靥，说道：“进我的房里去。”

两人不敢违他，便随他进了房里。

此时唐逸的心思都在外屋的须眉身上，当她是那个阎惜情，他与笑靥、俏生做爱，那疯狂劲令她们两人吃惊，心道：要是他再如此，只怕须眉得让她给弄死了。但她两人不敢吱声，只是听他。俏生伏在他的身下，看他肆虐；笑靥咬牙忍受他的疯狂。两人看他，此时一心在外屋的须眉，竟想像着须眉就是他久久不能与之成婚的阎惜情。

忽地，须眉飘飘摇摇地走进来了，她面对着唐逸与两个女人，轻声说道：“唐逸，你能不能放下她们，只喜欢我？”

唐逸看着她，说道：“不能！我是恶魔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是活佛，你可是一个活佛，能度众生过难关的活佛，你怎么能与一个恶魔在一起？”

须眉笑笑，说道：“我只喜欢你，我不喜欢做什么活佛，你也知道的，我只喜欢你！”

唐逸忽地从俏生身上跳起，扑向须眉，扑倒了她，叫道：“你何必装作那么神圣，何必做什么活佛？”

须眉轻声说道：“我是活佛，但我喜欢你。”

唐逸扑倒了她，恨恨道：“你喜欢我么？你喜欢我，你在新婚的那一夜里扔下了我，你一个人逃走了？你后来是良心发现，才回来救我的，对不对？”

须眉热烈地说：“不是，不是，我是喜欢你，不能扔下你，才来救你的。”

唐逸说道：“那你为什么不与我成亲，为什么不跟我在一起？做活佛有什么好？”

唐逸已是渐渐昏迷，他的眼睛是红的，恨恨地看着须眉，当她就是一个忘情负义的阎惜情，恨不能吃下去。

须眉也是胆大，此时还在与他对语：“喜欢你，就是喜欢。但我不能嫁与你，我是活佛，你听说活佛嫁人的吗？”

唐逸已是疯狂，他扯着须眉的衣服，扯得衣服都零碎了，他吼道：“我不管你有什么活佛，你只是我的妻子，你嫁与我，也不是什么活佛！你要是活佛，何必以身相许？你要真是活佛，怎么能以身相许一个男人？你不是，你不是活佛，你只是一个肉身凡胎而已！”

唐逸扑倒了须眉，他看着须眉高耸的乳峰，说道：“活佛也是肉身，看你这乳，令男人生出肉欲，对你大不敬。你就是有罪！”

两个女人轻轻地去了一旁，她们与唐逸在一起也久了，只知道他凡做那种事时，都是很有闷劲，闷闷地做着，一直不歇。哪里见过他如此疯狂？看来他大有把一个须眉弄得死活来的劲头儿。须眉还怕他不魔，只是顶着，怕也是怕，但那恰恰给了唐逸一种恶

性，以为就是阎惜情也是怕他，他就更有凶劲儿了。

他咬着须眉，说道：“不咬死你，你不知道我！”

须眉被他咬得心尖都疼，身子也战战兢兢，但不敢大声叫，怕叫醒了他。心里恨恨：狗屁王八蛋，弄出什么魔道来，要你不能再胜得活佛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

两个女人触目惊心，远远躲着，看唐逸逞肆。唐逸如今再也不复是一个可爱温柔的公子了，他只像是一个野兽，扑着他身下的猎物，他在施暴，他知道那猎物只会呻吟，只会求饶，不会对他施什么威风。他心里大大畅意，啸吼起来，也像是一头兽。

他能使出多大的威风？

忽地，他再回头，嘴角有鲜血，他咬在须眉的肩头上，把须眉咬得鲜血淋漓。他回头怒喝道：“女人是我的，你们都是我的，过来，过来！”

两人不敢不去，但看他那样子，心里又惊又怕。她们两人过来了，笑靥说道：“公子，公子，你轻一点儿！”

唐逸扯倒了她，说道：“轻什么轻，要是有一个厉害的男人，你知道什么叫轻？”

他扯倒了笑靥，他命两个女人来侍候他与须眉。他喃喃道：“她们都是你的手下，但她们也是我的女人，你看她们，她们听你的，还是听我的？”

他叫道：“过来，你！”

俏生不敢不来，看他拍拍屁股，说：“她是我的女人，我叫她爬，她便会爬，你信不信？”

他叫道：“爬啊，爬！”

俏生看着两人，她不愿意爬，她真不愿意再参与那闹剧，但看看须眉，她的身上被唐逸咬得血淋淋的，他真的变成了一头兽，他真的入了魔？俏生只好爬着。真是可笑，一个人一旦要倒下了，身体直着爬，哪里还有什么站着的尊严？她爬着，听着唐逸叫，不由得也兴奋起来，呜呜叫着，像一头野兽。她恍惚也成了一头野兽，真个入境，与唐



逸凑到了一起，她去与唐逸耳鬓厮磨，像是一双有情有义的兽。

笑靥此时看俏生，忽地没了那羞涩，心道：原来这样，只要没脸皮，就什么事儿也做得。我就与他一起闹便了。我也没脸，四个人一样，岂不是大好？她也嘶吼一声，再看着唐逸，猛地扑到了他的身上，把他扑倒。这恰恰像足了野兽，令唐逸大是开怀，他笑道：“好啊，好啊，你敢扑倒了我，你反了吗？”

侍剑看她们几人，知道她们都是疯了，她叫道：“公子，不要啊，不要啊！”

唐逸看她不从，扯过来，在身下压着，叫吼道：“你不成魔，你不服魔吗？”

看他似醉非醒的样子，侍剑心里害怕，忽地听得俏生说道：“侍剑，你不听他，他不成魔道，怎么能存活，你与我们一样，都没了自己的男人。”

侍剑忽地领悟道：她们都是一心听他，才能入魔的。如果他要入魔，她们也得入魔。她轻声一叹，说道：“我知道。”忽地侍剑扑在唐逸身上，狠狠地咬他，叫道：“你不喜欢我，你不喜欢我？”

她咬下了唐逸身上的皮，惊讶，她怎么那么狠。但一惊间看唐逸，他真是疯狂，而对她的疯狂那么乐，那么快活。她心里一惊，心道：是了，我只能做一个魔女，做他的魔女，不然他一定成不了恶魔，他怎么能胜得了活佛？

唐逸也没了衣服，他的身上不着一缕，他吼叫，蹭她们，用牙咬她们，像一只真正的野兽。她们也推他，蹭他，用牙咬他。回应令他快感，身上的皮肉受了伤，他的苦处再也没了，像是从那伤处一点点儿流去，他再复成为一个狂魔。

如果有人看见她们此时的情景，一定会惊讶莫名，一个男人与四个女人都是疯狂，她们不再是人，都像野兽一般在地上爬来爬去，爬行使得他们更改了自己的心意，他们再也没了羞涩，再也没了廉耻心，再也没了与人斤斤计较的小心眼儿，他们进入了一种大境界。

此时的唐逸再复流泪，他大悲伤，流出的泪水使得他更舒服。他看着四女，轻轻舔

她们的身上，从那雪白的肌肤中得到一种渴望，得到一种慰藉。

他再吼叫道：“顺成一排，走！”

她们像一群野兽，在树林里觅食，跟在他的身后，如果有哪一个走出排，他便使用他的牙咬，把她咬入排队里。他领着四只母兽，步入他自己的领地，步入他自己的王国。

她们都是他的禁脔，如果有谁要攻击她们，占有她们，他一定会拼死而战。

他雄视四方，他就是魔国的魔王，他是恶魔唐逸。

嗜血，他有些嗜血，而且有些迫不及待，他看着四女，嘶吼着，跳着，她们不解他意，也跟着嘶吼，跳。

他再命所有的野兽都咬着身前的那一头兽的屁股，那样不会掉队。她们咬几下，咬不住，因为她们没有野兽那尾巴。他笑道：“没有尾巴，真麻烦。”

他忽地咬住她的腹上，说道：“便向前窜好了。”

几个人都咬住腹上的皮肉，那里的肉软，好咬，她们一个跟着一个，相跟着爬。

他们此时真正入境了，再有人来看到了她们，她们会咬得那人立毙。

× × ×

唐绳与她的师父在外面看守，忽地听到了嘶吼声，那嘶吼声不类正常人。她急问道：“师父，他们是不是出事了？”

魔刀说道：“不会。”

就是大悲禅宗在，他也不会如此平静，他们都不如魔刀，只有他才知道人入魔时那情景。你要入魔真个容易，但要走出魔境，再走进去，就不那么容易了。

但愿唐逸能过得了这一关。

唐绳问道：“师父，他为什么要像野兽一样吼叫？”

“他必得如此，入魔道，必得真正成魔。”。

“魔能胜得了佛吗？”

魔刀笑一笑，说道：“大悲禅宗胜不了活佛，因为他与活佛同源。他与活佛动手，修为必不如她，只能一死。大欢喜佛也与活佛同源，他去与活佛一斗，也是凶多吉少。只有我能斗活佛，我是魔道，她是佛宗，我与她誓不两立。”

唐绳说道：“怪不得我要杀人时，心里隐隐总有些快乐，原来我与师父是一样的，愿意做坏事啊。”

魔刀正色道：“人说，邪魔歪道，说的就是这样的人。他们没得魔心，不是大魔，便只能做小恶做坏事以肥己，这种人不是魔，只是邪魔而已。像唐逸，他要成了，便是天下恶魔，能胜得了佛，方才是魔之大者。”

唐绳问：“逸哥会不会出事，他会不会控制不住内息，走火入魔？”

魔刀说道：“全看他自己，看他的福缘厚不厚了。”

× × ×

唐逸像是一头兽，他看到了自己的身体，多漂亮的身体啊，一头雄健的狮子，一头凶猛的老虎，奇怪的是，他看自己像什么，就是什么。他看着身后的四个女人，她们都是他的雌兽。雌伏在他的身下，受他的保护，就是他的猎物。

他想象着，在他眼前，有一片广阔的原野，那里有无数的生灵，但他们都怕他，他是大王，他一威吼，所有的野兽都雌伏，在他的威风下瑟瑟发抖，不敢吐出一声来。

他作威作福，命她们做什么，她们不敢不从。

魔欲更大，他觉得他心里涨满了欲望。他要做的事儿太多了，要扩张疆土，要多得奴仆，要广得财物，要大量食物。他要的东西太多了……

他叫道：“随我吼叫，随我吼叫，要他们听听，我有多么可怕！”

她们真的随着他吼叫。

第一次有些不成功，她们的吼叫不类野兽，他恶狠狠地瞪她们，如果她们再不听他，他就咬她们，直至把她们咬死！

他再嘶声说道：“你们听着，随我吼叫，哪一个的嘶声不怕人，我便咬死她！”

四人怕他，再说都是野兽了，怎么能嘶吼声不怕人？她们再嘶吼，那吼声真的与他一唱一和，令人生疑。

他是大王了，他是恶魔，他心里再无一丝惧怕，无一丝胆战，他再也不想着哪一个女人如何，哪一个人与他有什么瓜葛了，他是一个恶魔，恶魔怕什么，只要横行天下就行了。

## 第五章 铁拳开山

唐家堡很静。

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。

远远走来了一个老人，他青衣短褐，堡前对着唐门大喝道：“活佛有令，派我来与唐公子说话。打开门来！”

唐家堡的人一听得是活佛的人，更不敢开门，一边急派人去请魔刀，一边盘问。

那老人不耐烦，叫道：“再不开门，我就要砸门了！”

唐家堡的人哪怕他砸门，取笑他道：“你有什么本事，你砸好了。”

老人闷哼一声：“那我就砸了！”

只听得他当一拳砸在那门上，叫道：“开门！”

再当一拳砸在门上，再叫道：“开门！”

只是两拳，便把那逾尺厚的门打得欲碎。

唐家堡的人吓得叫道：“别砸了，知道你有本事，一会儿请你进来！”

魔刀来了，他喝令叫人开门。

老人进来了，说道：“我是苍山十隐的老十铁拳开山。”

魔刀一揖道：“久仰！”

铁拳开山说道：“唐逸最好是自尽，不然还得劳我们十隐动手，你也知道，六十年前的铁血令，是活佛令我们不得干涉江湖事的，但那时活佛誓令，有约在先，如没有人犯到活佛，我们就不得出手。但如今有人要犯活佛了，我们便百无禁忌了。”

魔刀淡然道：“你们苍山十隐虽说名气大，但也强不过一个理字。你们用唐逸做杀手，便不得再杀他，你们要杀他，我会同你动手的。”

铁拳开山说道：“魔刀，我与你动手，你有什么能为，让我看看好了。”

铁拳开山大笑，说道：“魔刀，你不是我的对手。叫唐逸过来。”

魔刀知道此时唐逸不能出来，他笑说道：“铁拳开山，你如能胜得了我，便算是胜了一场，莫非你看不起我？”

铁拳开山笑笑，说道：“你是魔刀，也算有斤两了。”

两人对面而立，忽听得有人叫道：“魔刀，切勿造次！”

冲来的是大欢喜佛，他怕魔刀会输与铁拳开山，死在他手下，那样唐家堡更是势单力薄。他对铁拳开山道：“你是下战书来的，还是来动手的？”

铁拳开山在十隐里是最末一位，他一向不服气十隐里的几人，但苍山十隐有誓约在先，不能造次动手，这一回早就憋足了劲儿，要拿下唐家堡，给那九位看一看，他铁拳开山有过人的本事。他冷笑道：“我就是下书，也要拿下你唐家堡。你能怎么样？”

看他那气势，不与魔刀一战，也得找到唐逸，逼唐逸与他一战了。

魔刀忽地笑说道：“好啊，我便与你一战。”

大欢喜佛心里有些不托底，怕魔刀会输与那铁拳开山，他扯魔刀到一旁去，说道：“你能胜得了他不能？你要不行，趁早别与他动手，免得受辱啊。”

魔刀笑道：“我不动手，你不动手，莫非要唐门的弟子动手？”

唐绳在一旁看着，叫道：“师父，我与他动手，莫非他一拳就能打死我不成？”

魔刀笑，拍拍唐绳的头说：“不行，你不知道，他们十人，六十年前就是江湖上的大人物了，他们能隐着六十年不出事，可不容易。你莫小瞧了他们。就是这个铁拳开山，他成名时，你师父也只是一个小人物！”

唐绳吐一吐舌头，原来他们竟是这样的老怪物，怪不得这么狂！

× × ×

魔刀也屹立如山，他拿那一柄刀，竟是一柄很小很小的刀，刀像是徐夫人匕首，像是鱼肠剑。他对着铁拳开山，亮开一势，便静等他进招。

铁拳开山看他用这刀，不由得赞了一声：“好刀！”

魔刀看他大展双翅，一招而飞，竟是一拳打来，气吞山河之势，叫道：“看拳！”

六十年前，铁拳开山是一代宗师，无论用什么兵器，他都是一双铁拳，打得天下人丧胆。如今他一拳甫出，令唐绳也胆寒：妈啊，这一拳有多大的力道，一拳冲出，魔刀师父也身子直颤。

魔刀心里知道这一拳的力量，真个不啻千斤重担，一下子挤压在头上！他身子一抖，再复挺直，吼道：“开！”一刀劈去，斜斜的一刀，正劈在铁拳的势头上！那铁拳开山顿觉一滞，再也施不开铁拳。

这一刀正劈在他使拳的势头上，一刀劈断了他的拳势，他再出一拳，气势便慢许多。铁拳开山的气势得刀一阻，便再渐慢，一拳一拳再打出来，便越来越慢，越来越缓。魔刀的刀也划出去，一刀虚虚，再划一刀，更是空虚。再见他出刀，一刀比一刀更慢，一刀比一刀更虚。

要是外行看来，他两人正在自练自势，一拳一拳打给自己看的，一刀刀也是劈给自己看。可唐绳几个看了，心里更惊，她们眼也是不眨，瞪圆了眼看。

魔刀的脸上有汗了，他一刀再劈，竟是向空而劈，似是而非的一刀，不是劈人，也不是劈拳，更不是遥劈，只是乱划。

铁拳开山也是有力一拳，打在空中，只听得闷闷如夏日雷声。

两拳后，魔刀退了两步，他喝一声：“好拳！”

那铁拳开山也忽地笑了，他说道：“不如你的刀！”

再细一看，原来铁拳开山的胸前划出一丝破痕，衣服破了，流出血来。原来是刀气伤了他。

铁拳开山说道：“我斗不过你，看来只有十隐的九位老兄才能杀了你。只怕他们没有老汉这样的心肠了。”

魔刀从容说道：“我知道，十隐在从前未埋名时就不是良善之辈。”

铁拳开山想再说什么，但他未说，只是说道：“这一张帖子交与唐逸，告辞了。”

× × ×

铁拳开山走了，他一走出堡门，唐绳等弟子都是欢呼，他们欢呼魔刀师父的胜利。

只有大欢喜佛与魔刀不笑，他们心有忧虑：如果那九位隐老出世，谁能对付得了他们？

× × ×

铁拳开山走进了院子，他看到了九位隐老，他一句话也不说，但他胸前的伤痕令他们吃惊，他们一眼便看出他是与人动手，且输与了那人。

铁拳开山未与他们说话，直接进去禀报活佛：“我去送了战书与唐逸，但未见唐逸，是魔刀与大欢喜佛两人接的帖子。”

活佛问道：“唐逸在哪里？”

铁拳开山道：“未见唐逸，只见到了他们两人。”

活佛看着其他九人，问一句：“你与谁动手了？”

铁拳开山沉声道：“我与魔刀动了手，我输与他了。”

剑圣道：“十弟真的输与了他？”

铁拳开山大声道：“输就是输了，依我们的誓言，我只能一死。”

剑圣看着他，再问道：“你怎么输了？”

铁拳开山道：“他劈了我十刀，我还了他十一拳，不是输了？”

众人都走出屋来，到了院子，院中有十只鼎，每一只都锈色斑斑，活佛抚摸每一只鼎，说道：“当初十隐与活佛所誓，便是不得出手过问江湖事，十隐全当是死者，但活佛每一过问江湖事，都得为天下苍生计。只有活佛浴血，或伤或被人杀死，你们才可再出江湖。违者自死。我们所约，已有六十年。”

看她说话，不像是一个二三十岁的女人，而像是一个饱经风霜的老者。她对十人说话，俨然霸主。

剑圣忽地说道：“活佛出世，尊师也去，当你身为活佛时，我十人当遵约束。但如真的有人能出手杀了你或是战败了你，我们的约束便再无效。如今唐逸已向你挑战，你有什么话说？”

活佛笑一笑，说道：“唐逸能胜得了我吗？依我看，十隐还是不要向江湖人动手才是。”

铁拳开山说道：“我败了，恐怕我们十人大多不是魔刀的对手。”

活佛对铁拳开山一揖，说道：“败者敢于言败，我这里向铁拳老前辈行礼了。”

铁拳开山扬头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败就是败了，我自尽在此，活佛也明证我是一个信人。”

当下九人都跪下来，对着铁拳开山。

他一跃跳至一鼎中，那鼎虽大，但只能腿插进去，身子在外还是长过鼎身。铁拳开山说道：“我走了。”他啊一声，顿时腿折，听得叭叭两声脆响，人便矮下去，蹲在鼎内。铁拳开山说道：“兄弟们，但愿后会有期！”

他再一声哼，身体更是叭叭脆响，只听得他怒吼声声，再过一会儿，便一切都归平



复了。

九位隐老都跪在尘埃，他们隐忍的时间太长了，他们要出去活动筋骨，凭什么活佛能限制住他们？凭什么他们要隐忍不发，只能这么老死居室？只要这个活佛限不得他们，世上再有什么人能管得住他们十人？

剑圣起身，他对着活佛一揖，说道：“弟兄们，把身上的药撒在老十身上，令他不朽。”

他先上去，把一袋药物拿出，捏一粒药封住铁拳开山的百会穴，用手一摁，只是一炷香功夫，那粒药不见了，满院都是药香气。顺次上去了老二，老三，每一人或是在铁拳开山的耳旁，或是在他的鼻孔，或是在他的嘴边，放上药，直到药化尽。得九老的药助，他便是铁化金刚，再成不坏之身。

最后剑圣从地上拣起一袋，那是铁拳开山的药物，他也拿出一粒，放在铁拳开山的 eyes 上，只是一会儿，那药也化了。

活佛站在风中，看着铁开山，她喟叹声声，在十老中，铁拳开山是一个最开朗的人，他嫉恶如仇，并不想总出去报复世人，他不像剑圣那样狡黯，不像另外几人那样高深莫测，他是一个直性子人。

他先死了，他不愿看武林骚乱，杀气泛滥。

剑圣说道：“十隐不再是十隐了，可活佛也不会再是原先的活佛。”

活佛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活佛与誓，是六十年前的事儿，就是我师父在世，也是得守此誓约，除非有人将活佛杀死，见了血腥，你们九人不动手，天下还有人能杀得死我吗？”

剑圣忿忿：“会有人的，那个唐逸就会杀死你，你等着瞧好了！”

× × ×

九人愤愤而出。

一位老者满面黧黑，一拍桌案道：“恨死我了，恨死我了！”

他拍，竟将那桌拍折，一张桌子，碎成了几片儿。

老三渔翁笑嘻嘻：“四弟又恨了，莫不如我们帮她一把，要她死在那唐逸的手上！”

剑圣神色不变，说道：“三弟，有何主意，你说说看。”

老三笑道：“唐逸有人，但也七死八伤，如今我们送去那些美女与他，他自是会很滋润。但要他能胜得了活佛，还是不能。我们莫如把那些‘忘忧屋’的美人全都送与他，那样岂不是更好？一来没了活佛的羽翼，二来也打击了她的情绪，让她成为孤家寡人，那样她再也没了精神，唐逸要胜，就大有把握了。

八人拍手称妙。

剑圣道：“也好，就派三弟去送那些女人，把她们都送到地方，然后再对她们说活佛的不是，她们愿意去侍候唐逸，那是最好，如果她们不愿意，再处置她们不迟，但切记不能违约，不必亲自动手。”

几人应声而去。

剑圣与老三渔翁、老五铜笛站在那里，他们互相看着，忽地老五说道：“十弟是不愿意跟随我们，他才自尽的。”

剑圣一叹道：“不错，他不愿意再入江湖了，但他还念着我们兄弟的情份，便自尽了。他不愿意手沾血腥。”

渔翁说道：“我不会，我六十年来，每一日都手沾血腥。我每一日把湖里的鱼都钓上来，把它们的嘴都弄豁。再丢下去，我每天都弄得手沾满了血。”

他恨活佛，活佛拘束他们太久了，如果能快意恩仇，到江湖上走走，六十年前的人物再复出江湖，人会怎么呆看他们？

铜笛说道：“我们会赢吗？”

剑圣说道：“会，从前她有许多人，像素女心心、少林寺的方丈澄净，都是她的人，

如今他们都死了，她只剩下了孤家寡人，不死在唐逸手里才怪。”

× × ×

琴音清清，她一个人在抚琴。

她是活佛，是继师父后的再一个活佛。

既是活佛，便得自承苦难，便得生人无数。

她得心如止水，就是嫁与了男人，她也得有修为，不然天下武林必遭劫难，苍生必受祸殃。

她不愿意把身旁的女孩子一个个送与唐逸。她从嫁与唐逸的那一天，就真心爱上了唐逸，但你听说过活佛爱上了凡夫俗子的故事吗？她不能爱，她也不会爱。

她只要喜欢唐逸，就会坏了大事。

为了大事，她只能惹得唐逸恨她，唐逸咬牙要杀她。

她为此有时愁怅，有时高兴。

高兴的是，如果唐逸真的杀了她，她可以再做这个青灯古佛的活佛了。愁怅的是，唐逸不知道她的心事，一心以为是活佛害他。

天下事有可为有不可为者，唐逸不懂得。

素女心心没告诉过别人，她无法说出这一个大秘密。

方丈澄净更是以性命换来了缄默，他们的在天之灵默默护佑着她。

她不能败，不能败给唐逸。

但唐逸必杀她，她怎么办？

有时她很苦恼，有时她也犯愁，不知道如何是好。如果她对唐逸无情，便不会有这一次次的愁苦了。

她必须装作很不在意，每一天的日子都过得平平淡淡，她必须让那些老人们懂得，平淡的日子是必然的，你活下去，就得平淡。

她抚一曲风入松。

×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×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×

剑圣来了，他站在活佛的身旁，听她抚曲。

剑圣说道：“活佛有心，便曲子平淡；活佛无心，便曲子也平淡。”

她笑说道：“平淡曲子，便是活佛有心；平淡了曲子，便是活佛无心。”

老人看不出破绽，说道：“活佛，我要打发老四与老五去找那些‘忘忧屋’的姐妹们了，要她们小心在意。”

她知道，剑圣一说，便是要对那些姐妹们再下功夫了，她们的命运会如何，她也顾不上了。她们只知道一切都是活佛说了算，不知道苍山十隐自有主张，她们的命运如何，得看苍山十隐了。

她笑笑，说道：“剑圣为什么不抚一曲？”

剑圣大笑，说道：“活佛哪里见我抚过琴？”

活佛笑笑，说道：“我知道你善抚琴，我每一抚琴，你的表情随琴曲而动，你于此甚有心得。”

剑圣大笑，说道：“难得今天好心境，我就抚一曲，请活佛一正。”

剑圣大马金刀地坐下了，他两手苍白，抚琴弦上，眼睛闭一闭，再一抚，叮叮琮琮响起琴来。

几老都在屋内，忽地听到了与往不同的琴声。

不是活佛的琴声，是大哥抚琴。

铜笛流泪了，他坐在椅上，只是流泪。

另外几人有的默不作声地抚往，回忆往昔。有的在擦剑，有的在看书，他们神情都是那么激动，好久没有什么激动的事儿可想了。

琴声如千军万马，琴声如泣如诉，说一个人的野心，说一将功成万骨枯的道理。

×

×

×

活佛久立，她知道这琴声的心意，她也知道暴风不久即至，但她的脸上仍是沐浴着佛光，平平静静。她不怕死，为天下人而死，虽千军万马，吾往矣。

她一脸坚毅神色。

## 第六章 侍剑之死

唐逸不知道他在暗夜昏黑呆了几天，也不知道他是一头兽还是一个人，他有时爬行，有时倒立，有时威风地吼叫，有时昏天黑地地折腾，他把那几个女人当成他的猎物，当成他的禁脔，一再侵犯，一再受用。他不知道她们的心境如何，既是兽，有什么心境？只要他需求，她们只能响应。像他是一只雄虎，母虎只能听他、就是为生殖一头幼兽，被折磨得鲜血淋淋，她也无法怨尤。

她们也不知昏曙。

是黎明了，他昏然而倦，只在那吼叫声中得到欢乐的他昏然而睡。

但侍剑不行了，她一直在流血，她不许三个女人告诉他，如果他醒来了，不再成兽，或许会坏了他的大事。

侍剑说道：“他睡着了，是不是？”

四个女人身如水洗，她们不料得人会那样，不知一切羞耻，不知一切规矩，人才成了真正的野兽。

侍剑流泪，她说道：“我更爱他了，我知道他是一个好人，是一个好恶魔……”

说到一个好恶魔，她笑了，噗哧一声笑了。她像三个女人一样，经过这一场兽欲的爱，更肯把自己的一切都献与唐逸。

她轻声说道：“我不行了，你们三个人，谁杀了我吧。”

三人谁也不愿意动手。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她们不愿意杀死自己的姐妹。

侍剑是她们中最柔弱的，她轻声笑说道：“我受的苦最多，也享有他最多，他最爱我，你们也知道的。”

是的，只有对最爱的人，他才不顾一切，毫无理性地去做爱。

在他毫无理性时，他最爱的人真的是侍剑。

可惜的是，她最柔弱，她只能一死了。

她轻声说道：“我让你们劝他，不要恨活佛。我也是，我不恨她，她一定有些心事。可惜，她不能对我们说。”

她们都知道她沉默寡言。但她性格如此，还是她确有满腹心事，无法向人诉说？

她是活佛，在她们的眼里仍是一个活人。

侍剑说道：“听我说，须眉，要帮活佛，也要帮公子。”

她是说胡话吗？公子与活佛势不两立，如是帮了活佛，自是不能帮公子。要是帮了公子，哪里能帮得活佛？

可她们听得懂她话，她们都流泪，点头。

侍剑说道：“我们有二十几个姐妹，死了我一个，有什么了不得？你告诉姐妹们，要她们帮公子，帮活佛。”

须眉恨声道：“这个王八蛋，专拣弱的欺负，他不来对付我，不来对付俏生，专门去对付你。你就告饶得了，偏你还那么淫荡，臭丫头！”

她说竟哭，她恨侍剑听唐逸的，竟在那最快乐时不顾自己，最后就如灯无油，干涸了自己。

俏生说道：“别说她了！”

侍剑说道：“她是嫉妒我.....公子喜欢我，我怎么能不曲意奉迎？”

她们三人都不出声，如果不是侍剑，她们三人不会如此，她们三个也得受尽了苦楚。

唐逸像是一头雄鹿，那雄劲令人吃惊，他是把做雄兽的那能为都释放出来了，再无复有一丝顾忌，他真是一个恶魔。

可他盯住了侍剑，她们不懂，不知道在兽欲中，欺凌弱小是雄兽的本能，根本不是爱欲。她们如今还不能把爱欲与本能区分开来。

须眉说道：“侍剑，你别死，你别死，我们一齐来对付他这头驴！”

侍剑眼里放光：“他不是驴，他是虎，他是雄狮，你们有他，一生有幸。”

侍剑笑一笑，说道：“我不能再侍候公子了，你们代我侍候他，别忘了我。”

她说话时声音渐弱，那目光还有深深的情意，对唐逸仍是不舍：“我能抱着公子，死去……多好。”

须眉哭，为侍剑而哭，她说：“侍剑，我们待他那么好，值得吗？”

侍剑使出最后一丝力气，扯住须眉：“须眉，你不能叛他，你不能做对不起他的事儿，他很可怜……”

× × ×

侍剑死了，俏生说道：“我们抬她出去，我们抬她出去！”

她们三人都知道，万一唐逸苏醒，就是在夜里，他也一样能看得透一切，他会看出侍剑死了，他会突地醒来，不再复为恶魔了，那样她们的一切心血都将白流。

正在忙碌，突地听得有人大叫道：“放下她，放下她！你们不能带她走！”

原来是唐逸醒了，他看着死去的侍剑，一时悲伤，大声叫道：“不许碰她，她是我的心上人，我要她陪着我！”

他扑来，抱住侍剑，叫道：“侍剑，你总是默不作声，是谁委屈了你？你是我的，你陪我时，总是轻声问我，我好不好？你好，我在你身旁时最好。”

他哭起来，忽地再悲声大起，叫道：“你们那么狠，你们怎么杀了她？就是我对她再好，也不必杀她啊，你们来杀我，那最好！”

他扑过去，打那三个女人！

三女躲他，但她们不敢叫，她们知道，他是魔性大发，只要魔性大发，他才能胜得了活佛。

唐逸疯狂，扑来打在俏生的脸上，俏生的脸破了，出血。

笑靥叫道：“他失心疯了，我们会被他打死的！”

须眉骂道：“臭王八蛋，你敢打我们？你真的没良心，你个没良心的臭狗！”

唐逸掐住了她的咽喉，叫道：“你骂我什么？你再骂一遍！”

看他两眼红红的，真是一个野兽，须眉哪敢再骂一声？她只是嘟哝道：“骂就骂，你没良心！”

唐逸盯着她看，问道：“什么是良心？”

三女看他昏悖，竟不知说什么才好。

须眉眼看要没气儿了，他兀自不肯放手，俏生忽地说道：“唐逸，你的敌人是谁？是我们三个女人吗？不是，我们是你的人！”

笑靥流泪说道：“我们还跟着你玩，做狗做野兽，在地上爬，你怎么不记得了？你放了须眉，你不放她，便没了一个老婆了。”

唐逸大声道：“没老婆有什么要紧？我不是有许多的老婆吗？你们‘忘忧屋’那么多的女人，拿来做我的老婆，我一没了老婆，活佛便送我几个，真好，真好！哈哈！”

他放下了须眉。须眉只剩下了大喘气，再晚一会儿，只能被他掐死。

须眉流泪，看来男人成了恶魔，她们三人更有罪受了。看他抱着侍剑不放，俏生劝他道：“公子，你放了侍剑吧。”

唐逸恨声道：“我爱侍剑，你们心妒，我不会放开她。”他紧紧搂着已死的侍剑，怕她们来抢，他厉声道：“别过来，谁过来，我就杀了她！”

×

×

×



满面黧黑的老四大力金刚与老九风妖站在众女面前。她们怕十隐，十隐中，只有老十铁拳开山那人正直，对她们有说有笑。而这个老九总是笑眯眯的，那样子像是吃鸡的狐狸。这个大力金刚更冤鬼一般，眼珠子瞪得球大，直看她们，恶意在心。

大力金刚说道：“有一件事，活佛着我来说明。”

人皆静默，等他吐话。

大力金刚道：“那个唐逸的功夫，不可小觑。活佛从前曾几次可与他对面交锋，但活佛皆避。有人说，活佛是爱唐逸，情心不已，这话错了，只是活佛以目今功力，也难说与唐逸会谁胜谁负。我们苍山十隐从前立过誓言，不能过问江湖闲事，有活佛在，我们只听她的。你们都是活佛的人，有一件事做了，会对活佛有好处，你们做不做？”

二十几人都视活佛如亲人，哪肯不做？紫衣笑笑，说道：“我们只剩下了二十人，但活佛有事，我们当之。”

大力金刚拍手说道：“对啊，你们该做的。”

老九风妖笑说道：“事儿嘛，也不算难。就是要你们做女人的去做，才最好办。你们的姐妹们都给了那个唐逸，只剩下你们二十人，你们也去，用尽媚女手段，缠住他，要他做女人的裙下之臣，那时他定会胜不过活佛了。”

紫衣犹豫道：“这个……”

大力金刚说道：“有什么犹豫的？莫非你们怕他？”

紫衣心道：怕是不怕，说他是活佛的敌人，怕姐妹不愿跟他。再说，前几天已有铁拳开山带来活佛的旨意，要俏生四人再去唐逸那里，她们都去了。有必要她们都去，侍候那个唐逸公子吗？她微喟道：“不知道有什么孽缘，难道我们姐妹都成了他一人的妻妾？有俏生四人去了，还不够吗？”

大力金刚说道：“有一件事，你们不知，如是你们所有人真的去了，都缠住他，他便会魔性大发。到了那时，他与活佛一战，便会再无能为，才能死在活佛手下。你们愿

意不愿意为活佛做这件事？”

紫衣昂然道：“活佛生我，活佛救我，我愿意去！”

二十个女孩子都愿意去。

老九风妖邪笑道：“你们去，就是要缠住他，要他成为一个狂魔，他越是疯狂，越是贪恋女色，他离死亡越是不远。到了他与活佛交手那一日，就会痛痛快快死在活佛手里。你们肯为了活佛，不顾自己吗？”

一个青衣女愤然道：“我恨不能手刃了他，如我能杀了他，就不必劳活佛操心了。”

风妖变色，说道：“你休胡做，如果你做错了，会毁了武林一脉！”

紫衣说道：“我不知道别的姐妹，我是要杀他的。”

风妖正色道：“如果你要去杀他，我们便不能让你去了，活佛名声，比什么都要紧。人都知道，‘忘忧屋’原来就是活佛的姐妹，你们杀了他，武林不平。”

紫衣轻声道：“好，我便委身于他。”

二十姐妹不料会有如此结局，她们心里盼着的情郎是唐逸吗？

× × ×

天晚了，只有三女在，她们能再受得住他的疯狂吗？来人端来了肉，那是一只羊，一只烧全羊。唐逸把那羊放在桌上，撕掳肉吃，他叫道：“来啊，来啊，吃过了有劲儿。”

三女自知道他说有劲儿是什么意思，都胆突突地看他。

唐逸扯下一块肉，塞向俏生，说道：“嚼啊嚼啊，你大口大口地嚼，才能觉得香。”

俏生被他塞得嘴都张大，但也吞不下那一块肉去，笑靥怕他塞死了俏生，说道：“公子，我来喂她，好不好？”

唐逸大吼道：“什么好不好？像那个狗屁活佛，天天对我说，这样可好？这样可好？有什么好，我再遇见了她，拿她就奸了，再问她一句，这样可好？”

须眉不敢再对他凶了，他那样子是真凶，须眉反变得最怕他，不敢向他眼前凑。

唐逸看着她，说道：“你过来，我给你一块肉。”

他看着须眉低头敛眉，乖乖地过来，吃那一块肉。他大笑，说道：“好，好，你们都是我的，我要你们做什么，你们就做。”

× × ×

夜又来了，他像一头野兽，有些躁动不安，蹲在屋角，看她们三人。

她们三人也不敢再着衣服，只怕他还像前一夜那样猛虎一般扑食女人。如是那样，她们会不会像侍剑一样，因身体太弱而死在这间屋子里？

交媾成了一个大负担，他的疯狂会弄死她们三人！

忽地有人轻声说道：“屋里的人听着，我是紫衣，你们怎么样？”

须眉突地流泪了，叫道：“什么怎么样？他是一个疯子，我们受不住了，快来救我！”

门真的开了，进来了三个女人。

须眉看到了姐妹们，她们是紫衣、水袖、暖食儿。

须眉向她们三人说了唐逸的魔状，说到他一扑四人时，那凶恶根本就不类世人，就是发情的雄兽公鹿方才有那情状。

俏生说道：“我们受不住了，几天昏夜，也不知昏曙。”

紫衣说道：“既是那样，你们出去，我们三人陪他。”

须眉说道：“你们三人不行，得四个人方可。”

紫衣说道：“好啊，你们出去，再叫一位姐妹来，就让胖可儿来好了。”

进来了一个胖可儿，她满面通红，看紫衣，说道：“紫衣姐姐，我们四个人跟他打斗吗？”

紫衣哭笑不得，说道：“不是打斗，是让他变成野兽。”

胖可儿说道：“让他变成野兽，怎么变？”

紫衣说：“你自己先变成野兽。”

唐逸早就盯着她们四人了，他那眼光纯是兽欲的。

如果在街上，任何一个女人看到了他这血红的目光，看他那野兽欲吞噬猎物的目光，也会吓得逃走、尖叫。但在这里，她们怕是怕，但不敢有什么动作，她们也记着，只有他变成疯子，成一个真正的恶魔，活佛才会胜他！

× × ×

夜里的野兽最不安，他们寻求安定。

当他的目光落在四个女人身上时，他找到了需要的东西。

渴欲，渴欲！

他焦躁起来。

紫衣轻声说：“俏生说，要脱尽了衣服.....”

她们脱衣服，她们脱衣的时候很慢很慢。其实快与慢都不要紧，唐逸的目光早就看透了她们。

她们真的脱尽了。

多美的身材，多好的肌肤！她们看看姐妹，再看看自己，突地有一种暴殄天物的感觉。就这么给那个恶魔夺去了么？

唐逸扑向紫衣，几个人中，紫衣最诱人！

紫衣恨他，但她的恨没有用，他扑倒了她，叫道：“来啊，来啊！”

他像是野兽一样，顿时就嗅到了紫衣的反应，她有女人的反应，她动情了！屋内飘着一股女人的体香.....

× × ×

唐绳恨恨道：“他要多久才行？这样下去，所有的.....都给他弄坏了！”

魔刀说道：“世事难料，我想唐逸只有胜得了活佛，我们才有说话的机会。”

唐绳不语，她很小时便知道这个唐逸，他是一个没多大精神头的公子哥儿，在唐门

也没听说他会什么，他只是唐六老爷子的儿子，才惹人注目的。如今他要成一个名闻天下的大魔头了，他能胜得了活佛么？蓦地，一阵子寒栗颤过她全身，她问道：“师父，如是他真的成了一个大恶魔，谁能治得了他？”

魔刀说道：“没有人，除非他自己幡然悔悟，不然他会害人一生的。”

唐绳看着师父，轻声说：“那还要他做恶魔么？”

魔刀闷闷说道：“你有什么更好的法子？”

唐绳好久不语，最后她轻声但很坚决地说：“如果他真的成了一个恶魔，六亲不认，只干坏事，我就亲手杀了他！”

魔刀看着这个徒弟，笑了。他没入魔，他只魔一柄刀，最后他连那一柄刀也毁了，看来入魔不易，出魔更难。但他魔刀没走火入魔，唐逸也该不会。

魔刀看着唐绳，她来握住他的手，说道：“师父，你不要做魔刀，要做一个好人。我真喜欢！”

魔刀笑一笑，说道：“我教你，要教你做一个小魔女，可惜教不出来。”

唐绳乐一乐，说道：“我真的像一个魔女，那一天杀人时，我心里扑腾腾地好生快活。我愿意杀人，杀坏人。”

魔刀说道：“如果紫衣她们四人不能助他练成魔功，他再也练不成了。”

唐绳瞪眼看他，魔刀说道：“在这世上，只有侍剑她们四人才是最爱他的。”

唐绳说道：“你看紫衣姐姐她们四人不喜欢逸哥吗？”

魔刀笑笑：“除非我看错了，她们对他有恨。”

## 第七章 妒心杀人

赫叶雅抱着吉利吉思，她与吉利吉思已狂欢了三天了。这三天，她只是嚼着床头的

肉干，喝了一碗奶茶。

吉利吉思却只是咬肉干，他不渴，他只是咬赫叶雅的奶，把她的乳头都咬肿了。

她窃笑：“你只会咬女人吗？”

吉利吉思说：“怒狂的马儿只会咬，咬就是爱。”

他的身体像是钢铁，抱紧了赫叶雅，一抱紧她，她就开始心跳，就开始发狂。

像春天的母马，那哐哐的叫声，只能引来公马的狂暴。

赫叶雅说道：“我给你唱一段曲子，好不好？”

吉利吉思说道：“好啊，你骑在我的身上唱，像骑马时一样。”

赫叶雅就笑：“骑着光腚马呢。”

吉利吉思大笑，说道：“好啊，唱吧，唱吧。”他一拍赫叶雅的屁股，那肉很坚实。

赫叶雅在唱：

“马儿找的是情侣，

草缠在身上。

血流的是痛苦，

因为放纵过了。

人儿在帐里不出来，

她得的是爱抚，

天亮了才去打水，

哪像是一个勤快的女人？”

吉利吉思再笑道：“你就是一个不勤快的女人，只有你这样的女人，才配得上吉利吉思。”

他把她狂暴了一回，说道：“你记着，再不要那个狗屁忽儿毕管你，我要杀了他，自己做蒙古的大汗！”

赫叶雅一惊，她失色地看着吉利吉思。

吉利吉思拿出一条马鞭，说道：“赫叶雅，草原上的马得抽打，我看你是欠揍了！”

他叭地一抽赫叶雅，她尖声叫，像芦哨。

吉利吉思笑了，说道：“狗娘养的女人，你叫什么？”

赫叶雅扑过去抱住了吉利吉思，她叫道：“不能动他，你斗不过他！”

吉利吉思冷笑：“狗娘养的，你当我不知道，你与那个忽儿毕有一腿子？你当我吉利吉思是一个笨蛋？你说你说，你与那个忽儿毕有没有一腿子？”

忽地响起了一声响亮的回答：“这件事你该问我，怎么去问她？”

女人在男人面前最是害羞，但忽儿毕忽地出现在他们的帐里。赫叶雅不害羞，她慢慢抓衣服，她愿意让忽儿毕看一看，她是什么样子的女人。

一匹漂亮的光溜溜的马，一匹能跑能生能玩的母马，她恨不能在忽儿毕的眼前晃晃她的尾巴。

忽儿毕说道：“吉利吉思，你派去杀我的五十个人都让我给宰了！”

吉利吉思大笑，说道：“你宰不了我吉利吉思部，你杀了我，杀不了我十万人！”

忽儿毕说道：“我不杀他们，只杀了你，装作是阿鲁忽杀的，你看可好？”

吉利吉思知道他说的是真话，要站起来，还得防着忽儿毕的刀。忽儿毕人老，宝刀可不老。

吉利吉思大叫道：“忽儿毕，你一匹老马，还扒你儿子粘拔恩的灰，你不是人！”

忽儿毕的脖筋在跳，他知道赫叶雅不会出声，她会默认，就是当着多少人的面儿，她也不会出声。但吉利吉思要做什么，莫非只想激怒忽儿毕，早早来一个完结吗？

忽儿毕说道：“吉利吉思，你完了，你算计蒙古大汗的位置，得不到，只能一死。”

吉利吉思笑，说道：“狗屁，你的母马要为我生驹子了，我要她生一串子小吉利吉思，生得你忽儿毕喘粗气。”

忽儿毕笑，说道：“你看好了，你只能一死！”

忽儿毕一刀砍来！

吉利吉思再也顾不得羞耻了，他跳下来，光着身子去抓弓箭。

他抓到了弓，但那箭在远处，他叫道：“赫叶雅，我不打你了，把那箭扔过来！”

赫叶雅没动，她不想动。

她不想吉利吉思杀死忽儿毕？难道吉利吉思的诅咒都是真的？

刀未砍到吉利吉思，他抓住了刀，笑道：“你个老王八蛋，你当吉利吉思开玩笑吗？”

他扯着忽儿毕，叫道：“我杀了你，我先把你的刀弄弯，看你怎么砍我？”

他抓直了那刀，手一用劲儿，刀咯咯直响，真的拗弯。他大笑道：“你再砍我，砍你自己好了。”

赫叶雅突地咯咯笑一笑，忽儿毕那神情真令她好笑，她就笑了。

她一笑得罪了忽儿毕，忽儿毕大叫道：“来人哪！”他在帐外布下了三五十好手，他们冲进来，会乱刀剁死吉利吉思。对这个骚货赫叶雅，也剁了她才解恨！

没人进来，咚咚脚步声只是一个人的。

进来了一个人。

吓了三人一跳。他哪里像是一个人，浑身都是泥土，脸都是灰黑的。他看着赫叶雅，咧嘴一笑：“老婆，是我！”

原来是埋在土里的阿鲁忽，是那个怎么也杀不死的阿鲁忽。

阿鲁忽说道：“我杀了那些人，他们在你的帐外拿刀，要砍你。”

他要保护赫叶雅，决不放过任何一个要砍杀赫叶雅的男人。

吉利吉思大叫道：“快啊，阿鲁忽，你杀了他，杀了那个老家伙，他是赫叶雅的仇人！”

忽儿毕笑说道：“阿鲁忽，我要封你做蒙古的第一勇士，你能打败他，你与他动手，



杀了他，你就仍是蒙古一勇士了！”

女人缄默，她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

阿鲁忽突地想到了他败给过吉利吉思，他这会儿的脑筋比较清醒，便恨吉利吉思，他说道：“我与你再比过。”

他抓起了吉利吉思，把吉利吉思的臂拗过来，说道：“你有我的手劲儿大吗？”

吉利吉思噉一声叫，臂膀咯咯一响，被阿鲁忽掰折了。他再举直了吉利吉思的腿，说道：“这样的腿多难看，太粗了！”他用手一扭，那腿上的肉爆裂开，血流一地。

吉利吉思眼看着要死，他叫道：“赫叶雅，救我！”

赫叶雅突地吼道：“吉利吉思，女人不是马，不能打！你总打我，我受够了，我受够你了！”

阿鲁忽很认真地问：“他打你？他怎么打你？”

赫叶雅流泪水：“他用鞭子抽我！”

阿鲁忽说道：“也好，你再用鞭子抽他。”

赫叶雅当着两个男人的面儿，抽吉利吉思，她吼叫道：“抽死你，抽死你！”

吉利吉思也真是条汉子，他的腿肉被拧得没了形，筋与肉都扭坏了，那一条腿再也不能动。但他硬气不改，骂道：“你个骚货，难道这跛腿子老马能弄舒服你？”

赫叶雅骂道：“我抽死你，你就舒服了！”

吉利吉思笑对忽儿毕说道：“忽儿毕，你弄她，没本事时，你只能多流鼻涕，多流汗，不能再有别的了！”

突地他仰头大笑：“哈哈哈哈！只有鼻涕，只有臭鼻涕！”

忽儿毕怒极，他一吼扑去，要掐死吉利吉思。

他掐住了吉利吉思的脖子，直嗷嗷叫。

吉利吉思说道：“忽儿毕，你的那臭手没劲儿，吃摠不住那骚货，她会玩死你！”

阿鲁忽看着忽儿毕，忽地说道：“他们两人都不是好人，你要不要也杀了他？”

赫叶雅看着忽儿毕，忽儿毕笑了，说道：“你嫌老人没本事，我真做个你看？”

赫叶雅说道：“杀了吉利吉思！”

吉利吉思部是一个大部落，他自诩没有他，蒙古部族便没法儿强大，没法儿战胜金人。但忽儿毕与赫叶雅分明不把他看在眼里，他们不怕吉利吉思部族的人向她要人吗？

赫叶雅拿起了刀，走近吉利吉思，对着他多毛的胸膛，说道：“你只是一匹马，草原上有的是没脑子的马，跑得都快。”

她要下手杀吉利吉思了，但忽地改了主意，说道：“阿鲁忽，你怕不怕他？”

阿鲁忽说道：“我不怕。”

赫叶雅说：“那你与他打啊，着谁能打死谁？”

阿鲁忽大笑，说道：“好啊，打啊，打啊！”

阿鲁忽不待吉利吉思站起来，一拳打在他的胸前，吉利吉思吐了一口血，吼一声。

阿鲁忽再不歇息，一拳接着一拳，一阵子把吉利吉思打倒，他叫道：“我要杀了你，我要杀了你！”

吉利吉思没气儿了，只一双大眼瞪着他。

阿鲁忽突地大笑，说道：“我要告诉人去，我要告诉人去，我赢了吉利吉思，我赢了吉利吉思！”

赫叶雅说道：“你得告诉人，你杀了他，你要说你自己杀死他的，在场没人，你知道为什么这么说？”

阿鲁忽看着她：“不知道。”

赫叶雅说道：“我要等一阵子，嫁你，做你的老婆。他们吉利吉思部不会同意的，他们会要我嫁给他们的第一勇士，你说你胜了吉利吉思，我才能嫁给你！”

阿鲁忽大声道：“好啊，我去告诉他们，我一个人打死了吉利吉思，我一个人打死

了吉利吉思，旁边没人看见，旁边没人看见！我要赫叶雅嫁给我！”

阿鲁忽扑出去了，忽儿毕说道：“我走，我等着你。”

他说话时，恍惚他并不是一个老人，只是一个在草原上偷情的青年。

忽儿毕也走了，吉利吉思躺在地上，赫叶雅伏地笑话他：“吉利吉思，你起来呀。你不知道为什么赫叶雅不说话吧？你不能让赫叶雅主事儿，赫叶雅报不了父母的仇，她怎么做人？看来还得去找那个忽儿毕，他算是一个男人，但愿他拿鞭子时手软，不抽女人。”

她呜呜地哭，把吉利吉思的尸体扯出来，拽过一匹马，命它趴下，把吉利吉思的尸体放在那马上，她再骑上马，直奔吉利吉思部去了。

× × ×

阿鲁忽并不傻，他知道要告诉谁，他杀死了吉利吉思，他一阵风般扑向吉利吉部。

从这里去吉利吉思部，足有一百里。但阿鲁忽一个时辰便跑到了，他站在那帐外，大呼道：“谁是蒙古第一勇士？谁是蒙古第一大英雄？是我，是我阿鲁忽！不是吉利吉思，我个人打败了他，我杀了他！”

帐内熟睡的男人醒了，女人推醒了他们。他们斜着身子，依在女人的怀里听阿鲁忽在狂吼，手捏揉着女人的乳在听，他们听明白了。

所有的男人都去拿刀，女人都不敢吐声。她们知道谁也打不过阿鲁忽，但她们不敢劝男人。吉利吉思的女人都是贴在男人身上的肉，只能给他咬，给他饥饿了时吃，不能拿肉扯缠他，他会杀了你的。

男人拿刀走出了帐外，他们要杀了阿鲁忽！

围上了阿鲁忽，他忽地扯住了一个孩子，叫道：“我杀了吉利吉思，他是一个大笨蛋，你明白不明白？”

那孩子哪肯听他，说道：“吉利吉思是蒙古第一大英雄，他打败了你！”

阿鲁忽大叫：“不，不，他没打败我，我打败了他，杀了他！”

他大吼一声，把那孩子一掷，正掷在一个男人的刀尖上！孩子死了，嘴角流出了血，他没来得及再说一句，便死在刀尖上。

吉利吉思部的男人们怒吼了，他们如排刀，直扑向阿鲁忽！

阿鲁忽大叫道：“你们不信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一个人杀了吉利吉思，我一个人杀了他！”

他豕奔狼突，边杀边吼，只是一会儿，便杀了无数男人。

地上倒一片尸体。

吉利吉思部的男人更怒，他们吼叫着，扑向阿鲁忽！

阿鲁忽大笑，一会儿一抓，一抓便抓住一个男人，那男人恨得砍他几刀。但阿鲁忽不怕刀砍，只是吼叫，把那男人一掷，便扔在刀尖上。他大叫道：“我又杀了一个男人，又杀了一个！”

阿鲁忽累了，他直喘粗气，说道：“我要去找我老婆去，我要去找我老婆去！”

×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×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×

突地，他看到了赫叶雅。赫叶雅站在远处，她手里牵着两匹马。一匹马上驮着吉利吉思的尸体，一匹空鞍。

阿鲁忽叫道：“老婆，他们不信，不信我杀了吉利吉思，他们不信我杀了吉利吉思！”

赫叶雅不语，只是看着他。

阿鲁忽说道：“我杀了他们那么多人，我要走了，我要走了。你是我老婆，你跟不跟我走？”

帐房都凸现出来了，夜走了，正是清晨。

赫叶雅说道：“阿鲁忽，你杀了我的丈夫，你又杀了这么多人？”

阿鲁忽说道：“是啊，他们不信，我只好杀他们了。杀了他们，他们就信了。”

赫叶雅冷冷说道：“阿鲁忽，你不能随便杀人。”

她慢慢走近阿鲁忽，说道：“你杀人太多，凶性不改，我不喜欢。”

阿鲁忽说道：“你是我的老婆，我要带你走。”

正说着话，赫叶雅就到了阿鲁忽的面前

有人叫道：“赫叶雅，你丢尽了我们的吉利吉思部族的脸！”

赫叶雅嫣然一笑，说道：“是吗？我丢了你的脸？”她忽地扯住了阿鲁忽，说道：“阿鲁忽，我要同你亲一个嘴，气气他们！”

阿鲁忽又急又喜：“真的，我要亲你，我嘴臭啊。”

赫叶雅说：“不要紧，我不怕，要他们看看，我要做你的老婆。你闭上眼，张大嘴。”

阿鲁忽当真，真的闭眼，张大嘴。

赫叶雅在男人女人的恨毒与咒骂声中，把一粒火弹塞在阿鲁忽的嘴里，叫道：“你死吧！”

她再疾忙在阿鲁忽身上扔了几个火弹，把那火弹塞在他的腰间。

阿鲁忽身上着火了，他叫道：“啊——啊——”跳着叫着，但躲不过那火去。

赫叶雅叫道：“拿火来，烧死他！烧死他！”

女人们身子很敏捷，像兔子一样跑，拿来了火种。

阿鲁忽叫吼：“我是蒙古第一勇士，我是蒙古第一大英雄！”但那叫声在烈火中渐微，他声息渐弱，人也倒下，再跳起来。

吉利吉思的部族人，足足上万人站在那里，看他在烈火中扑腾，边叫边逃。

赫叶雅大叫道：他是阿鲁忽，他杀死我的丈夫，没有人能杀死他，但我烧死了他！是吉利吉思的在天之灵保佑我的，我烧死了他！替我们的人报了仇！我要你们都听我的，你们愿意不愿意？”

几个吉利吉思部族的人走到一旁，他们商量了一下，再回来，说道：“我们有十个

人，是部族的首领，吉利吉思死了，他们就是首领。你是女人，要你率领吉利吉思部，那不容易。你每做一事，都得与我们商量，我们就让你做首领！”

赫叶雅吐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好，我答应你们！”

## 第八章 大心失情

唐逸走出屋来，脸上都是惶惑，他不明白，这几天他做了什么？

看到了魔刀师父，也看到了卓书与思思，看到了唐绳等兄弟姐妹，他有些迷忽，他在夜里睡了多久，足有几年，或是十几年？

卓书大声道：“依你说，他是做成了恶魔？”

魔刀笑，说道：“他会成功的。”

紫衣几个女人悄悄随他走出，一个个虽说是修修整整，但那狼狈一眼便看得出，众女又是笑又是惊，不知道唐逸在屋内如何动作，竟把她们一个个弄成如此狼狈，不由得心跳脸红，悠然神往。

卓书说道：“唐逸，你要再修成恶魔，我送你一幅画，那是修罗神祇降魔反被魔劫的故事，你把它挂到你的墙上，才能入魔。”

唐逸突地恶狠狠道：“卓书，我要杀了你，我要杀了你！”

原来他一出来，魔心不褪，一看到卓书，眼前自是闪出荷叶之死，闪出死去的唐六老爷子，对活佛的一腔仇恨化成了对卓书的恨意，当场便要格杀卓书。

魔刀见他身形如鬼魅，一闪便对卓书出手，叫道：“吐蕃王，小心！”

卓书笑说道：“我知他本事，我不是他的对手。”

说着两人递了几招，唐逸风驰电掣，一闪念间对卓书出了七招，招招欲杀卓书。卓书左支右绌，十分吃力。

他大叫道：“思思，你再不出手，我就死在你哥哥手下了！”

思思闪过来，叫道：“哥哥！”

唐逸一出手，便欲杀死卓书，但一见思思出手，他一愣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他这几日看女人看得多了，便眼前都是美妙形体，十分诱人。看思思时那眼光中也满是邪欲。思思也明白，大叫道：“哥哥，我是思思，我是你妹妹！”

唐逸正欲扯下思思的衣服，她的胴体那么美妙，扯下衣服来，扯下衣服来！但忽地看到了思思的眼泪，他蓦地一惊：她为什么要哭？她是一个美女，美女在我身旁都是很快乐的，她为什么要哭？

他一失神的当儿，竟手脚慢下来了。

卓书失声而叹道：“如果他面对的是活佛，只这一个失神，便得一死！”

紫衣等人互看一眼：要的就是他死！而那俏生四人竟是神色凄惶：他怎么能死，我们那么劳心泣血，岂不是要白费气力？

思思道：“哥哥，我是思思，我是思思！”

唐逸忽地明白过来，他住手了，说道：“是思思，好。”

他走了，复回到他的静室。

魔刀看着卓书，说道：“不知道怎样才能令他修成魔功，欲速则不达，令人着急。”

卓书说道：“要他修成魔功，只要他每一天在静室里，你来来去去的都变成魔相，成魔鬼状。我带有十二神僧，他们再为他跳那修罗舞，谅他必会进入魔途。”

魔刀说道：“如此便有劳吐蕃王了。”

鹰刀道：“活佛不会给他许多时间的，如他再不修成魔功，后果不堪。”

× × ×

天很黑了，屋内点着若明若暗的灯火。十二神祇在跳舞，他们脸着假面，人身如魅，一跳一跌地跳舞。在他们的身后，跟着十几个美妙可人的姑娘，她们的身上都不着布缕，

人跳得疯狂。鼓声咚咚，急急催人心弦；舞姿曼妙，令男人血热。唐逸只是呆呆看着，他的身子不动，但他的小腹是胀热的，能看得出急速地收一缩。

墙上有画，那是阿修罗的画幅，布满神奇的吐蕃画，看去有无限神秘。

那些跳舞的姑娘都受不住诱惑，一个个都跌在他的脚下。他伸手就可抚摸到她们年青的热血胴体。可他为什么不动呢？他只是呆呆看着那墙上的画，再看看跳舞的神祇，他想什么？

忽地紫衣跳起来，她扑到了唐逸的身上，她先失迷了，她要杀了唐逸，如果他能成为魔鬼，便得死在活佛的手下，那样她们的牺牲也就值得了。但他为什么不成为魔鬼，他还在等什么？紫衣跳到了他的身上，用腿盘住了他，口咬在他的肩头，他啊一声叫，叫得很狂，很长，这是野兽的叫声。

他真的入魔了。

他为什么要那么久地听活佛的？他为什么怕人家毒倒了他的肉体？他怕什么？怕什么？！

唐逸站起来了，他忽地旋转起来，像野兽一样地舞蹈，他跳得很快，像风一般快，他跳动时把紫衣抱起来，在空中与她交媾。紫衣也从未感受到这种刺激，她嗷嗷叫着，不知道自己正处于极度的兴奋中。

两人的舞姿引起了几个女人的嫉妒，她们扑上去，把唐逸与紫衣摁倒。

是野兽的群殴，是女人的殴打。

女人的尖叫像是野兽，勾起了唐逸内心的兽性，他吼一声，人立起来，抓住了紫衣，把她扔出去了。

屋内更静了。再无那舞蹈的吵声，也无人类的一切声响，像是在野地的自然中，唐逸体味着野性。他抱住了水袖，牵扯着暖食儿，再搂定了胖可儿，把她们向屋角引，向屋角引。在他兽性的思考中，她们是他的，他占有的美妙异性，要把她们引到巢穴中去，



他才得尝食美味。

他快乐无比，他一丝丝扯去女人的衣着，露出她们身体，他说道：“我都能看见，我都能看见！”

他当然能看见，就是她们不脱下衣服，他也看得一清二楚。

可他此时说的，不是看到了她们的胴体，而是看到了她们的肉欲！

他吼叫着，再也不耐烦了，他要大大发泄他野兽的欲望。

忽地传来了声音，那是卓书的声音：“只有你入了兽境，你才是一头好看的兽。你说，雄狮子好看还是雌狮子好看？”

唐逸说道：“雄狮子好看。”

卓书再传音来：“你说，是雄鸳鸯好看，还是雌鸳鸯好看？”

唐逸说道：“雄鸳鸯好看。”

卓书道：“对，你与几个女人比较，还是你好看。”

唐逸傲然昂头，将他那一身男人的根本露出，给那些女人看。

她们也有些入迷了。

要知道，此时的十来个女人不同于原来的俏生等人，那时她们是由人境渐入兽境，是人逼自己慢慢入境的，便不得要领。此时她们得了那舞蹈的引诱，便已渐渐入彀，哪知道自己再是一个羞涩女人？她们光着身子，与唐逸亲热，她们全忘了自己是何物，那亲昵是自如的，是不由自主的。

不知昼夜……

× × ×

剑圣抚琴，忽地失声了，再无一点儿声响在人境。

活佛看他，忽地一笑。

剑圣说道：“活佛，你犯了大忌，你嫁与唐逸，本来荒唐，但你真心爱上了他，更

是荒唐。你犯在情字，不解其迷，很可能由此便入万劫不复的境地。”

活佛淡淡道：“剑圣的剑超凡入圣了，但我从未见你的剑。”

剑圣傲然道：“我有剑，埋入深冢，你不会见，世人不会见。”

活佛说道：“但你仍是剑圣。”

两人默然不语。

八个人再慢慢到了她眼前。

她说道：“你们太过孤傲，把我的姐妹诱入计中，要她们都离开我，有什么用处？”

老九风妖笑笑，说道：“我与四哥告诉她们，只有引唐逸入魔，他才会败给你，她们便去了，用她们冰清玉洁的身体引诱唐逸了。如唐逸入魔，她们功不可没。”

剑圣道：“活佛也有错时，我们知道，你爱上了那个唐逸，你在唐门不曾把他毒死，便是心存仁心。到了你再化身可怜，你便入了世人的可怜心思了。从此你一错再错，一错就可，再错也行，三错四错，你会输了活佛的千年基业。”

活佛垂下眼帘，说道：“你们一心图世，六十年的淡泊都是无用，我为你们嗟叹。当初师父与你们的约誓都无法化去戾气，真是可惜可怜！”

剑圣大笑：“有谁知道，你说的可怜是我们十隐？有谁知道，你是为我们十隐可惜？你的一片苦心，只有在唐逸的鲜血里才可以化去，那时你便知道，善有恶报，那才是一定的！”

活佛笑笑，说道：“善有善报，那是佛家的谶语，不会有假的！”

剑圣大笑：“何为坐待以观？”

活佛看着眼前的九个人，一叹说道：“在十隐中，最得佛心的怕就是铁拳开山了，他以身殉佛，不再与闻你们的恋世，是能撒手尘寰的好人。像你们九人，人人恋着去俗世与人争斗，夺得那虚名，真是可叹！”

剑圣说道：“我有一招妙招，能令活佛一笑，做来看看。”剑圣竟是以右手手指直立，

以左手食指、拇指弹捏，一弹一弹，虚空的手指竟能做出金石之声，那声音清越，像真正以指弹在剑上。

剑圣清歌：

“我有剑圣空虚名，  
不能有车有鱼吃，  
出行茕茕一人影，  
居屋只闻凄雨声。  
但听一振飞湖潭，  
天下改观一念间！”

活佛笑笑，说道：“剑圣雄心，真是可敬。只是天下苍生，顾念得少些。如今天下宜静不宜动，雄心万丈，当使生灵涂炭。”

剑圣昂然道：“我是苍龙，人是鱼肉，天下大事，舍我其谁？”

活佛看着九人，叹气道：“天下苍生，因十隐而不安，其心何忍？”

她不再理十隐了。 、

老九风妖说道：“大哥那一招无风自弹，令人大开眼界，古今中外，无有来者。”

老三说道：“京都新皇大有新创之意，我去京都，见了那个娄丞相，他说，如果有人能除得唐逸，便要封他爵位。”

铜笛大笑，说道：“想不到隐居六十年，还要去求封一个爵位，真是可笑至极！我对他说，我们是苍山十隐，决不会要什么爵位的！”

剑圣冷冷道：“谁说我们不要爵位，一举成名天下闻，我们要的就是天下闻这几个字！如果他再问，就答应他。我们等活佛死后，第一个要杀掉的人就是唐逸，把他杀了，皇上便会封我们。”

忽地有人长啸，有人叫喊，剑圣问道：“什么人在叫？怎么在这清静山上，还有如

许吵杂？”

铜笛一闪身，人便飞身而去，只是须臾间，便回来了，他一揖道：“大哥，来了西辽军，要来杀活佛。”

剑圣大笑，说道：“好，好，我们当年与活佛约，如她身上染血，被人杀死或是轻伤，我们那丹书铁券便无效用了。看她如何对付那些西辽军？”

× × ×

阎惜情坐在庙内，听得外面一连声地呐喊，叫吼道：“活佛出来，与大辽军一战！”

足有五六万军围住庙宇，庙前庙后都是西辽勇士，人人嘶吼：“与他人无干，只求与活佛一战！”

剑圣等九人见了活佛，见她仍是坐在那里，剑圣笑道：“活佛，有人来攻，只求与活佛一战，不知道活佛要怎么做？”

她看看剑圣，心里愤恨，师父在世时，有足够能力制约得他们十人，令他们不敢妄生是非。到了自己这时，便再无能力了，看来只要自己一败阵，一经染血或是死在阵前，武林天下必是大乱。到那时，几世活佛的安定天下不复存在。

剑圣说道：“我们杀了他们一些人，把他们赶走？”

虽说表面上他们九人都是活佛的属下，但剑圣居心，她焉能不知。她轻声说道：“不必了，我去与他们一战。”

他们看着这年青的活佛，当活佛圆寂时，她竟小小年纪得承大统，真是不可思议。如今大兵压境，看她如何应付。

活佛走出来了，西辽勇士都静寂无声，有马儿嘶鸣，只有马蹄踢踏。

她轻声说道：“请西辽军统帅说话！”

在众人中推出耶律重恩。

耶律重恩看着她，说道：“大辽军为倩倩姑娘张目，如今倩倩姑娘已是大辽王妃，

你只有自束，方能免死。”

活佛一笑，说道：“不知道我有何罪？”

耶律重恩笑笑，说道：“以毒毒人，其罪一。再逼杀人，其罪二，挑唆武林不和，各派反目，其罪三。杀各派掌门，查不出凶手，以妄罪名加人，其罪四。有此四罪，已够一死！”

剑圣大笑，说道：“耶律重恩，你当你的西辽军是什么？你以为你是英雄？只要我十隐一动，你便兵败如山倒，你不如赶快逃走，省得费我气力。”

耶律重恩不知剑圣是煽他怒火，以为是轻视他，便冷冷道：“好，我便与你战！”

剑圣一笑，说道：“有活佛在，我何必出头？”

他一揖而退，让活佛再对耶律重恩。

活佛看着耶律重恩，说道：“你要动手，快动手好了。”

忽地有人叫道：“等一等！”

飞身而来的是倩倩，她不惯骑马，骑在马上有些歪歪扭扭，赶至面前，她对着活佛说道：“倩倩有礼！”

在倩倩心内，看她是高不可攀，就是哥哥再怎么练，也绝不是她的对手。她也怕西辽军与活佛一战有什么闪失，那样就既救不了她哥哥，也对不住耶律重恩，她说道：“活佛，能不能你我立一誓约，从此你不再与我哥哥动手？”

活佛一笑，说道：“不能，他叛十大掌门，我必得拿下他，交与武林中人处理，不然武林有什么约束？”

倩倩说道：“我想告诉活佛，我已与耶律重恩成婚，我要他帮我，救助我哥哥，他已然答应。如果你不能放过我哥哥，我必与你一拼。”

活佛仰头看天，轻声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多说何益？”

倩倩忽地大叫道：“阎惜情，你不是人，阎可怜，你不是人，你只是一个没人心的

猪狗！”

活佛苍白的脸上略现惊讶，她说道：“不料得倩倩姑娘会骂人。”

倩倩哼一声，骂道：“你哪里是人？你既要杀人，便不能与他成亲，你与他有洞房之夜，反担杀夫罪名！你再与他在一起，假作他人，与他有情有义，其实一心图他。做事如你，哪里有一点儿心地良正，哪里有一点儿襟怀坦荡？我看你真是猪狗不如！”

活佛怒了，脸上微现愠色，她冷冷道：“倩倩姑娘，你小心些！”

耶律重恩喝一声：“倩倩，让开！”

他闪身出来，对活佛道：“你要杀人，杀我便是！”

身后的耶律苦奴喝令道：“准备弓箭！”

上千勇士准备好弓箭，准备放箭。

活佛正色道：“耶律重恩，你要放箭，便得死成千上万人，这是何必？”

耶律重恩箭在弦上，怎愿意放弃？他怒声道：“你答应放过唐逸，我们便走！”

眼看一场血战不可避免，她一叹道：“佛心慈悲，不愿杀生。我也不愿意杀唐逸，只是不杀唐逸，天下何安？”

倩倩气极了，她一口一个不杀唐逸，天下不安，难道她杀了唐逸，武林就会是一个清静安宁的武林了吗？她怒喝道：“我们不怕你，天道自有公正，你要杀我哥哥，我与你拼了！”

耶律苦奴正在挥手，喊那弓箭手放箭。

（“鬼天下” 卷九完）